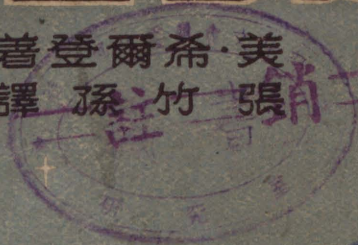




溫重夢鴛

着登爾希·美
譯 孫竹 張



社光國州神

— 銷 128 話 —

溫重夢鴛

美·希爾登著

張竹孫譯



神州國光社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13 89498

溫重夢鴛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定價

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初版

著者 美·希爾登

譯者 張竹孫

出版者 神州國光社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弄四號

第
一
部

第一章

這是一個初冬的早晨，那時準十一點，一個善意的「忙」人看了錶大聲的報告鐘點，這樣一來，便在餐車中的我們都覺得異樣，不其然的放下飲品和報紙，化費了兩分鐘光陰的靜默迷惘地互相注視着或瞧着窗外。在這急行的火車中，沒有人來干涉他人的行動。就在這一刻功夫，我注視到一位黑髮嚴肅，身段瘦長，約四十餘歲的紳士；他穿戴齊整又乾淨，配合着他一團拔俗的神氣。我不知道他從頭等還是三等車中遷移過來。英國人總是這樣平平凡凡的循規蹈矩，不使人注意。

當他向窗外瞧時，我注意到他眼光的變化——從注視到凝視，再從凝視到全神貫注的睜視，他的雙眼閃閃有光，集中了一處，好似在人羣中突然認識了一個人，同時，火車一側，杯中的咖啡濺在桌上，這使我們有談話的機會，我先向他打了個招呼，他回頭過來回答我，眼中的目的物已失去，滿臉狐疑不決的神氣。我隨口談到那塊曠野的美景（那天的晨景的確很美）山峯上蓋了昨夜的白雪，一個有雙峯的山頂似雙峯駱駝般的與火車比賽着，在山谷中前進。「那地

方是米葛爾(Mickle)山。」我說，一面用手指着。

然而他竟這樣的問我：「你可知道此雙峯間有一個小湖嗎？——很小的湖。」

走道那一邊桌上兩個人插口進來，我想他們也許受了他人的影響（餐車中已充滿了談話聲）而耐不住要發表幾句，其中一個說有這麼一個小湖（假使你稱它爲湖的話），但實際上它祇是一塊水沼；另一個說根本沒有什麼湖，雖則大雨後會有一塊濕地。第一個說話的人同意了這意見，接着他們又說雖則都是當地人，但都沒有爬過米葛爾山。

我彬彬有禮聽着他們的談話，對他們好意的道謝，使這事歡歡喜喜的擱起。直到他們在蘭開司地方(Leicester)下車後，我才斜靠過桌子對他說：「與本地人不值爭辯什麼，不然我自己早回答你的問題了，因爲我昨天還在米葛爾山上。」

他的眼光中又有了閃光「你在山上嗎？」

「不錯，我有爬山作消遣的怪癖。」

「那末你看見過那湖了？」

「並沒有什麼湖或像湖的水沼。」

「呀——」他失望似的嘆了一口氣。

「你很失望？」

「噢，不——大約我想到別地方了。我的記性很不行。」

「對於山脈而言？」

「對名字也記不起。它叫米葛爾嗎？」他唸米葛爾時，好像要從聲音中辨出些什麼來。

「那是本地的名稱。這山很小，地圖上也找不出來。」

他鄭重其事的點點頭，拿起一張報紙來。

車窗外面的一條公路上，經過一隊兵士，這使我們的談話換了中心——關於希特拉，歐洲現況，戰爭的可能性等類問題，這類話題使我問他可曾參加上次大戰。

「參加的。」

「那麼你一定有願意被你忘記的東西？」

「但我已把有些東西忘掉了一部份。」他又加了一句，好似引自己遠離話題：「我想你太年輕了。」

「上次大戰我太年輕，但下一次就不年輕了。」

「沒有人在下一次大戰覺得太年輕或太年老。」

同時車中人的談話聲在談及上次大戰中依普里斯和加里波里兩地的戰役；我對他說英

〔註〕加里波里 (Gallipoli) 爲土耳其的小島位在愛琴海和達達尼爾海峽之間。

國人這時候都回憶到他們戰時經驗了。「假使你已把往事忘記，你大約算很幸福的。」

「我沒有說已全部忘掉。」

於是他告訴我一個故事，縮短起來有如下述：

在法國地方苦經數月的壕溝戰時，一個英國軍官想到製造一個爲德人信仰得過的間諜來供給假情報，使敵人中計而失敗。這事的第一步要使這樣一個間諜先得德人的信任，要做到這一步須先要供給一些正確的情報。因此在實行這計劃前的數星期中，小股兵士在夜間越過無人地帶向德軍偷襲，而德軍機關槍手因事先早有情報把來襲的聯軍射死了許多。偷襲的英軍中有一小隊兵士由一個青年帶領着，這是他入伍後第一次上前綫。他領導了兵士作這個傳奇式的攻擊，不久他發現奇襲的失敗，他和幾個受傷的兵士躲在一個砲彈洞裏，這洞離德軍壕溝很近，德兵的談話聲清楚的傳送過來，他很懂得德文，從聽得的話和事前在司令部裏竊聽到的一些事接連起來，他發覺了這密謀的全部計劃。於是使他們更覺傷心。他的半身浸在泥漿中，腿部的瘡傷使他痛得發狂，痛苦的瞧着比他受傷更重的同伴。破曉前，一顆彈在幾碼路外爆發起來，殺死了他受傷的同伴，也使他的頭部受了重傷——他不能看，不能聽也不會思想了。

「以後怎樣呢？」

「噢，他好好的恢复了——除了失去了一部份記憶力……他還活着。當然當你合理的想

上一想，這種事在戰略上也很普通。這策略雖說很卑陋，但要破壞敵人，計較不到許多了。」

「你說得很消極，倒像自譬自解。」

「你的話大約不錯吧。」

「我想你就是那個死裏逃生的兵士。」

他遲疑了一會，狡猾的笑了笑，回答道：「即使我否認你也不會相信。」我不接口，等了一下，他繼續道：「回想起來很覺奇怪，一人的死亡出於雙方計策——這倒使人生增加了額外的意義，有如佩了某種勳章的心境。」

「那麼我應該猜度一下。」

我等他再作更詳細的註解，但他靜默了很久，然後叫茶房要了一杯威士忌沙達。「你也要一杯嗎？」

「不要，謝謝。」

「你不喝酒嗎？」

「早晨不常喝的。」

「我也不常在早晨喝酒，其實我平時也並不多喝。」

我覺得這些瑣碎的談話正想把他內在的情感壓制住。「回到你剛才說的話題吧。」最後

我這樣說，但他打斷話頭道：「不，不要回到原題——再談也沒有什麼用。大家都談着上次的大戰，同時又懼怕下次的戰爭，談戰爭幾乎成爲一種風氣了。」

「一年中除了一天——恰巧是今天。我們不能不受些顧忌。」

「那要感謝兩分鐘戲劇式的靜默了？」

「不錯，應當感謝，我們英國人也需要開開口說兩句話。」

他對茶房送上來的酒笑了笑。「這樣你以爲一年中放肆一次沒有害處嗎？」

「我以爲這倒很有益處的。」

又是一笑，「或許這樣——假使你相信那些心理分析學家的胡說。」

「那麼你不是心理分析學家了。」

「假使你是心理分析學家，恕我唐突了。」

「不，我祇是對那事有些興趣吧了。」

「下過功夫研究過嗎？」

我說我下過功夫，這是事實，因爲我曾爲哲學研究會寫過幾篇關於心理學的文章，他點點頭，又看了一會報。火車在郊區的花園中疾駛，他又抬起頭來，好像有話急於要說。突然間他回復到起初的熱誠說道：「好——聽着——不要譏笑我……你或許也會有同感……有時候我覺

得（假使不算荒謬的話）我的一半已屬了別人。幾種偶然的小事——聲音，香味或報上的名字，或看到了一件東西，或者有人會提醒我——但是還抓不住我失去的東西。這像鬼火一般的記憶，在我要捉住它前就躲得無影無蹤了……舉例來說，當我今晨看到那座山，我覺得我會到過那裏——我幾乎知道我到過那裏……我能看到雙峯間的小湖（爲什麼呢，我在湖水中洗過澡）湖邊還有一塊跳板一樣突出的石板。我在那裏的一天，在樹蔭下睡熟了，又在太陽下醒來……但我現在以爲從來沒有過這件事，那是因爲你說那裏沒有湖……你以爲我的思想毫無意義嗎？」

「不見得，這倒並不是一種異常的經驗。」

「噢，不是嗎？」他有些不知所措，這大約由於發現了他自己並不與人有所不同緣故。

「狄尼（Dunne）說：這是由於一種記憶着一半的夢幻，你應該讀他著的那本時間之實驗（An Experiment With Time）。他說（他的原理大概是這樣）夢幻能預知將來，平時我們把夢境中的事都忘記了，祇有脫逃的記憶能在事實來臨前給我們一些先兆。」

「那麼我曾在夢中看見過這山嗎？」

「大約如此，就是不能證明。這也是個很有趣的理論，無論如何，你的感覺很正常。」

「我不承認像我這樣的感覺算完全正常。」

「你說這種感覺使你煩惱嗎？」

「有時候使我煩惱。」他神經質的笑了笑：「但我沒有理由來煩惱你。好了，我們談些別的東西吧——板球戲——測驗比賽……英國要變成怎麼樣……」

「今天不像談板球的時光。」

「我曉得。靜默之後的聲音更大……其實我要證明的祇是我不是十足的瘋子吧了。」

「大多數人總有些瘋顛的地方。這是可原諒的。」

「假使他們不使旁人痛苦。」

「爲什麼不，假使你以爲要如此？」

「我並不要這樣——不是有意的。」

「那麼這是無意的了，這最不好。你的情形並不嚴重。」

「你作如是想嗎？你以爲……以爲這種記憶的特點不值得煩惱嗎？」

「因爲你問我，可讓我坦白的說幾句？」

「當然可以。」

「我不知道你做什麼工作，但可能你近來工作過度——休息不夠，睡眠不足。」

「我不要心理分析學家來告訴我這一點。每次我去看醫生，他總對我這樣說。」

「那麼你爲什麼不聽他的忠告？」

他從馬甲袋中抽出一本小冊子來：「這是有道理的。我的生活很忙，像踏磨車一樣直到磨車停下才能休息，然而它却不肯停。」他翻過幾頁，給你看看他每天生活的情形……在這裏，你能看看——這是打字機打的。」當我接他的小冊子時他又道：「我的祕書——很好。她不讓我忘記任何事。」

「但她連『攷古學的』一字也拚不出來。」

「爲什麼她一定要拚得出來？」他奪回了小冊子細細翻閱，一面看，一面說：「考爾杜卑萊歷史攷古研究所……噢，他們是我所代表的人——我要在議會中替他們說話——這是件可怕的麻煩……今天下午的事，今晚我要出席大使的招待會；明天有一個董事會，聚餐會；晚上我又得出席劍橋的晚餐作一番講演。」

「除掉明午的聚餐會，或許可不去外，別的宴會似乎都不能不出席的。」

「我希望我能都不出席，即使在我自己的家中。我家常有許多小說家，戲子和貴族來集會，他們以爲我很古怪，因爲我與他們講話不如與你講話時來得隨便。」

我相信他這話。我們的談話到此還沒有知道彼此的姓名，我猜他的隱名不但能使他多講話，還可以使他自耀一下。他的讓我幾秒鐘小冊子那件舉動像有點兒跟我開玩笑，他根本沒

有意思要給我看看裏面有些什麼。緘口如瓶的人也偶而會洩漏一二祕密。假使他不再說話，我們的談話也許就此中止了，但當火車在聖伯克拉斯車站（St. Pateras）停下時，他說：「今天的談話很使我愉快。下次（誰知道？）我們也許再會見面。」

他說這話的神氣好像着重於反面；我可不管，接口道：「假使明晚你出席的也是司橫秦的宴會，那麼我們不會在明天見面，因為我也要到那裏去，明天互相介紹還不如今天認識了好。我叫赫立生，是招待委員。」

「噢，真的嗎？」

「不知尊意如何，假使在宴會後到我臥室裏來吃杯咖啡？」

「謝謝。」他像生氣似喃喃的說，一面收拾起報紙和旅行包。這時候我認爲是請教他尊姓大名而他不好意思拒絕的時候。他直到跳下月台時，才吐出他的姓名來：「我叫雷尼……查利雷尼。」

第二章

第二天我遇見雷尼時，他祇冷冷的對我點點頭。他今天的夜禮服和許多觸目的裝飾把英國人的一股正經相全襯托出來。倒不一定是貴族相；我已查閱過（註）知道他的上代

都是企業家——沒有貴族的血液，沒有尊號，第二流中等學校的畢業生，保守黨的國會議員。我也曾與別人談到過他；知道他有錢又有勢，有機會跟我談話是我的幸福。他不是那種受人注目的人，也不是拒絕被人注目的人。一個記者告訴我他不易成爲報紙上的英雄，因爲他的人格是「內向」，而不是「外向」的；我不完全懂那位記者的話，但名人錄上約略的寫着他的嗜好是爬山和音樂。

我不費什麼氣力得到很多關於他的消息，我希望第二次能再見到他。司橫秦集團招待客人的習慣是，宴會以前在大禮堂中有一次非正式的款待，我們因此羣集在聯合廳上，互相介紹，喝着白葡萄酒，互相隨便談談，與名人第一次談話很覺不知說些什麼好——要說那些小到不被猜疑的事，譬如就以雷尼來說，報上說他近來正預備在受盤水泥廠，這件困難的談判正在進行中；但你不好向他問：「水泥廠談得怎麼樣了？」不似對熱心園藝的人你可問他：「你種的菊花怎麼樣了？」幸而後來有要我招待客人來了，我抽身走開。一刻鐘後，我看見他在人羣中走向我這裏來。

「對不住，」他說，「我要離開一下——牙齒痛得利害，就近那裏有牙醫生嗎？」我與他做不得不受注目的走到門口，叫好出差汽車，假使牙痛好些的話，約他回來吃飯。於是我回去與別人

解釋怎麼一回事。這事使大家不十分相信，不過沒有人希望再見他。但是他竟在一小時後回來，坐在餐桌的空位上，還趕得及說上一篇很動聽的謝辭。大約由於去掉了肉體上的痛苦，加上劍橋的空氣混和了年齡上的壯重和青年人的精神，他談諧的講演由牙痛開始到祝頌學校爲止。我還記得他的演辭中有回憶學生生活的一段，他說他在求學時代曾有終生住在劍橋做一個某種學校人物的願望（大笑），但預備做那一種人物却沒有時間來決定（大笑），但命運使他做了商人和政治家，但那一種商人和政治家他還沒有完全決定（笑得更響）……「因此由於這基本的不決定，我還想有一日能讓我拋開一切俗務，靜靜的躲在房間裏，杜門謝客與世無爭。」（講話者也和在聽衆的大笑聲中）他的演講完畢後，我們大聲吵鬧，大叫大喝，高聲爭辯，盡量照司橫秦的傳統來消磨那一夜。後來雷尼自己來問我的請他吃咖啡是否再實行。

「當然要的——不過我想牙痛使你……」
「好孩子呀，不要猜度我覺得怎樣。」

但他笑着說這話，我想他倒沒有把車中的談話忘記，就約了幾個鄰室的朋友到我臥室來繼續隨便的談話。他與我們更近情和隨便的談話，與我們一同笑着；子夜以後，他還講着，聽着一支復一支的抽着香煙。我那時候不知道他患着失眠症，常喜通夜不睡與青年人說笑和爭辯。他沒有大人物一般的驕傲。演講使他應付任何聽衆，他有時非常冷淡和遲鈍，有時却非常激動。

和多話。三點鐘時，臥室中祇有我們兩人了，我再去預備咖啡，而他却坐在圈手椅中，滿足似的嘆了一口氣，雙腳在壁爐架上一擱，好似這房間屬於他的一樣。「我從前也常到這些房間裏來。那時有一個有數學天才的印度貴族——現在不知怎樣了？常說他有代數的情緒，有一次對我說他竟不能沒有眼淚而讀二項式定理，又說數學的世界是美麗的……我真願也能進入這美麗的世界。我也希望我能進入別的世界——祇要脫離我現在的環境就好了。」

「你自己的環境有什麼不好？」

他輕輕的笑笑。「現在你知道我了……或許像你昨天所說一樣，工作過度了一點。但今夜與你們年輕人講話，使我覺得非常年老和嫉妒，這倒是真的。」

「沒有嫉妒吧？是我們妒忌你——因為你成功了。現實擺在眼前，我們大多數都會找不到事做，除非戰爭給我們不歡喜的職業。」

他凝視着咖啡出了一會神，然後繼續道：「不錯，真是這樣——這或許是我覺得從前的劍橋與今日的劍橋不同的地方了。那時候戰爭剛結束，我們勝利了，我們都覺得大戰的勝利總於有利（不是給我們舒服的生活，就是給我們一個再建造世界的機會。）這全在於我們在大戰後能否再努力。我們大家討厭一切有關戰爭的東西，而熱心要使世界改觀過來。但是事與人違，再過些時候，當別人問你：『你在大戰中做些什麼？』時，你得用『那一次大戰』的問句來回答。

了。

「從前我們在一月魚鋪的樓上有一個房間作爲幾個要好同學的俱樂部——我們自稱爲「邪教徒」我也記不得當時討論些什麼東西，倒是下面的魚的腥氣我現在還記得。有一晚，我和那個印度貴族排了隊去聽一個名叫愛定敦演講德人愛因斯坦的新學說——光之中間曲折論。他的那篇演講使人大笑不止——像今夜一樣，不過笑得更利害，我們輕視這種學說，以爲科學也不比宗教高明多少。我們一般「邪教徒」更譏笑得利害，但那位印度貴族一點都不笑——他得到了這些智識，無上的喜悅。

「我在河上和果園中讀了不少書——你記得勃羅克的詩嗎？假使他活着的話，今年要五十歲了。那在果園中服務的女人還記得勃羅克——她簡直是一個滔滔不絕的話匣子，她一同你認識就會沒有盡頭的講着過去和現在的教授與學生——這許多故事我敢說多是不經之談，到現在我也記不起了。這都是些瑣碎的故事，好似我現在同你講的一樣。第一次大戰後，劍橋充滿了復員的兵士，他們的年齡相當大，還穿着染色的軍官大衣。他們的行伍習氣還沒有改——有時會無端滋事，有時爲被雷雨嚇得哭泣——這是受了砲彈震傷的緣故。我們大概都受過震傷——我也是其中之一。」

「由於你昨天提到的頭部受傷的緣故嗎？」

「我想如此。」

「你這一段時間很痛苦吧？」

「不，我還比較幸運的一個，我還沒有被炸得粉碎……」他奇突的換了個話題。「很抱歉。再沒有休戰日了，我這種話不合時宜。」

「沒有關係，我倒很有興趣，我們一輩的人不易想像到戰爭是怎樣一回事。」

「不要急——你就會知道的。」

「隔多少時候你才復原？」

「我也不曉得，我以為那時的我失了知覺。」

「但你後來必需有知覺的復原呀？」

「或許如此，我記不得我的復原在何時何地。但我有理由相信我那時已做了俘虜。」

「有理由相信？你的話很謹慎。」

「是怎樣的，我也記不清楚。從那時起，我的記憶成了全部空白，直到幾年後我發現自己在利物浦地方公園的長橈上。」

「幾年後？」

「三年。當然我起初並不知道，那天天下着雨。」他笑道：「你不以為我的故事很好聽嗎？」

「這是個很動聽的故事。」

「動聽這兩字過份了。」

我想了一想，於是說道：「但軍事當局一定知道你回國的呀？」

「不知道——他們不知道叫雷尼的我回國。」

「但作戰時你身上沒有辨認身份的金屬片嗎？」

「有的，但是當你經驗過烈性炸彈的力量時，你就不相信頸項上一小塊金屬片有什麼大用處。德人俘虜我時，很可能的不知道我是誰。」

「怎樣使你相信你到過德國？」

「這很容易解釋，假使我被自己人救活了，他們一定知道我是誰。」

「噢，不錯。」

停頓了一會，他繼續道：「你不相信我的話，我也不怪你。你是我幾年來碰到第一個相信得過的人。」他自傲的笑着：「我們關於休戰日之類的談話與牙醫生倒是不謀而合。」

「牙醫生與他有什麼干係？」

「我吐齒血時，他很有禮貌的和我談着天。他說『你做過德人的俘虜？』我問他如何曉得的，他答道：『因為我看見你牙齒中有一種金屬替代品，這東西在大戰後期德人用來補牙齒

的。」——這是個巧合。」

我們靜默了一會，我能聽見皇家方場上的車聲。雷尼也聽得，他起身預備告辭。「戰爭是奇怪的職業。英軍把我的所在地詳細的告訴了德人，使德人能殺死我……因此德人真的殺死了我一半，又把我救了起來……之後英軍給我『勇冠三軍』的獎章。」他指着衣襟上的獎章道：「我把這塊東西與希臘在一九二八年因對葡萄借款成功而贈我的獎章放在一起。」他開始穿上大衣，我對他說不必急急，我也常坐着等天亮。「請不要同我囉嗦了——我要到旅館中去洗個澡，還要去搭頭班火車。」

在越過房間時，他停在我的書架前問我讀什麼科。

「經濟學，去年我讀了一些歷史。」

「真的嗎？我從前在此地也是讀這個的，但你如何知道心理分析學？」

「噢，那祇不過我歡喜吧了。」

「畢業後有計劃嗎？」

「我歡喜做新聞記者。」

他點點頭，在門口與我握手道別。「我與報界有些聯絡，當你要找事的時候，寫信給我好了——我或許會幫些忙。」

第三章

第二年春天我得了哲學博士的學位。畢業後找到的職業收入很微，報館人浮於事，因此沒有機會到大報館中找到位置。當然我想到雷尼的話，但他到南美洲去了，一時見不到他，但不久他就回國，我寫信給他，他立刻回信，叫我明天到他那裏吃午餐。

因此，我第一次上凱摩去（Kenmore）先趁了公共汽車，下車再走上百來碼路就到了。我的腦中並不估計到主人的宴會有多少華貴，以為祇有四人的便飯——主人，主婦，我和特地請來的報館經理。我那時候不知道雷尼太太每星期要請兩三次的客（十幾個客人的宴會）——請許多有名望的人。

第一次赴宴雷尼太太給我的印象不深。她忙於介紹，祇對我說了幾句完全不重要的話。我到得稍遲，會客室中充滿了高談闊論的初會者。他們有的有過著作，有的成功過事業，而我這樣一個一無所成的陌生客和在當中，顯得非常孤獨。我坐在衆人之間，他們彼此越過我而談話。餐桌頭上有一只空位子，不久我聽得說，雷尼常要遲到，有時竟會不到，所以客人們從不等他。一會兒，午餐完畢，客人們起身告別，出門去等車子。（雷尼太太的午餐總在一點一刻開始，二點一刻為止，使客人不會有礙下午的工作。）當我正跟着人羣退出餐廳時，我的手臂被人拉了一下，

耳邊又聽得：「假使沒有事的話，請等一下。」

雷尼太太領我沿客廳退後幾步，等別人都走後，才說：「我還不知道尊姓——」

「赫立生。」

「噢，對了……你是查利的朋友——他不能回來，抱歉得很——他近來很忙。」

我喃喃地說着連自己也聽不清楚的話。

「可憐得很，那些足跡遍天下的人連一些禮貌也沒有，」她繼續說。

「我想，許多有禮貌的人倒不能足跡遍天下。」我回答。

「但禮貌更重要，」她說：「告訴我……你是……讓我想……赫立生……」

我笑笑。「你想到一個寫在小說中的赫立生嗎？」我說：「你不用猜，即使真有這樣一個人，

我也不是那個赫立生——我祇是個記者而已。」

「噢——那麼你得在我們這裏舉行真正的文學會時再來，」她熱心的回答我。我答應了，於是握手道別，趁公共汽車回到報館。

第二天下午，雷尼來電道歉，說明昨天不能出席的理由，雖則這事並不重要，我看出其誠懇之處，「我想你不很得意吧，」他說：「我近來也不很得法，但是海倫是個天生的女主人——像美國人一樣——她能一下子記牢二十個陌生名字而不會弄錯。」

「她記不牢我的姓名。」

「這是我的過失，我一定忘記告訴她了。」

「那麼一個陌生人也能走進你家吃飯？」

「我家裏的陌生客人很多，但大多數都有請帖……喂，你不忙的話，到（House）（註）來吃點心如何？」

我答應了，又趁了公共汽車到凱摩。但雷尼家的傭人告訴我雷尼一早出去了沒有回來，並且今天家中也沒有茶會；當我與傭人爭辯的時候（我說才在廿分鐘前接到邀請），雷尼太太從我身後走來笑道：「他說的（House），是指下議院呀，」她走過客廳。「還是叫我的汽車帶你去吧。」

這時候的我，窘得非凡。我很知道一座在證券交易所和牛津耶穌教堂旁邊的下議院叫（House），但當雷尼在電話中說起時，我祇以為是凱摩的家。我咀咒着我的錯誤，以為不吉的徵兆。我怕雷尼等得我心焦。半小時後警察引我走進曲折的通道而入會客室，雷尼熱誠的接待我。但他有些失常，講起話來，嘴唇和眼睛會發生痙攣，整個神情就似緊張已久的神經要鬆弛一下的樣子。吃點心時，他告訴我關於南美洲之行。這時候，開會鈴響了，當我們急急的越過吸煙室時，

〔註〕 House 有兩解，一為家，另為議會。

他才提到主題。「接你信後，我會問過許多人，但現在報館用不進人。」

「我也有過同樣的碰壁經驗。」

「因此暫時給你弄一個祕書的職位如何？到將來有更好的職業時再說。」

我倒沒有想到這件事，狐疑不決的顯出了失望的神情。

他拍拍我的肩，說道：「好，你想想吧。我用着一個女的，但還有幾星期功夫她要結婚了，她會指點你怎樣做的……你想想後，就會歡喜……」

第四章

因此，我做了雷尼的祕書。霍葩小姐指點我做法。霍葩是瘦小的中年女子，紅紅的面孔，稱她爲小姐，似乎太奉承了些。她極力稱讚雷尼的好。我們第一次見面時她就說：「我覺得我與他分離了，」她把「他」字說得特別看重。立刻又教我安置書信的方法，接着又說：「他不用女祕書，我很覺放心。我怕有種女人會來引誘他。」

我說雷尼是不會被那種女人引誘得上的人。

「噢，但你從不知道會來引誘男人的女人是那一種女人。」

我們繼續談着安置書信的方法。「主要的在於當心叫他不要忘記約會。此地他沒有什麼

定不會告訴他的）我常寫覆信給那些寫得很漂亮的來信……當然我寫得好像他的口氣……我總以為一個好秘書應當獨自做這種小事，你以為如何？

我不說什麼。

「假使他叫我做下去，我還會繼續的，這是真的，結婚與不結婚有什麼關係——但他太慷慨了，當他知道我將要結婚了，他說不願因他而阻礙了我的快樂。查利自己也沒有因結婚而得到快樂——我可在他的眼睛中看到，他好像要找尋什麼東西，然而又找不到。」

二三天來，霍葩小姐繼續着指點我應做的工作，雷尼遠在蘭開夏地方。這些日子中，雷尼太太又舉行了數次大規模的午餐會，雖然有時我要出席幫助一個不大會說英語的外國代表說話，和指示他們找尋盥洗室的所在。（我明白雷尼所以要關起門來工作的道理了。）但我不在被請之例。

後來他回來了，先打電話來叫我到伊斯敦車站上去迎接他。當我遇到他，雇着汽車駛出車站時，他問我覺得怎樣，不等我回答，又道：「我認為你做得比前任秘書好。」

我說我當然希望做得好好地。

「那麼你已發現幾件我一直忍耐到現在的事了？」

「是的，但我不知道什麼理由使你忍耐了這許多時間。」

「純粹是感情作用，再加上我對有些瘋顛的人很表同情，愛茜的瘋顛也可以了，我父親手裏就用她在司唐敦工作，後來在我哥哥手裏，當他要辭掉她時，除了我別人誰願用他。我叫他做我的社交秘書——那時候我還沒有社交生活，她就等於吃乾俸。但後來我結了婚，有社交上的事要她做了，而她做得又笨又特別。你可知道：我曾發現她冒我的簽名寫長信給那些我不認識的人……順便問聲你，她告訴過你我與妻相處得不很快活嗎？」

「噢……」

「不要相信她的話，我們相敬如賓，我相信她還說我倆的結婚是偶然的哩！」

我覺得他對霍葩小姐說得太過份了，就用無關緊要的話來回答，他打斷我的話笑道：「那倒是真的，我與她結婚，因為我覺得她是那種能使一個潦倒商人轉為成功的人。她是這樣做了……你能說出一個更好的理由嗎？」

「這是普通以為好的理由。」

他突然扭轉話題，指着車窗外一塊寫着一呎高的大字的新聞牌。「英國之敗落。」那時候，我覺得霍葩小姐的話中有一句是正確的——他眼睛中好像正在找尋一件東西，但又找不到，他開始急速而帶有神經質的講着話，話題轉到紙板上：「這句話是指板球戲而言，若翻譯到外國話（真的！也不像指板球）放在巴黎或柏林的街道上，後果將不堪設想。但在此地却沒有

什麼，因為我們不會相信……這事使我記起上次倫敦會議的光景，那些滔滔不絕的演講使我困倦萬分。在一陣不很猛烈的掌聲中，年輕達克司爾(Drexel)輕輕的對我說：『你看那個坐在第三排，末了第五個位子上的老頭子（阿美尼亞或伊朗的代表），有點像亨萊·推特(Harry Tate)』。會場中其餘的時間我們就在批評外國代表下過去了……看，又是一張！又是一新闢板，上面貼着與前一張同樣大小的字：「英國已無希望。」雷尼大笑。也許廿五世紀的考古學家會從拉圾堆中發現這塊東西來，做大文章……我的妻子今夜有宴會嗎？」

「有的。」

「請些什麼人？」

「我想大都是運動家或做戲的。」

「那麼我要到俱樂部中去休息了。戲劇界中我祇喜歡鮑羅屈拉(Borotra)一人，但他大概不會來的。」

他吩咐車夫變換目的地，並且叫他開駛得慢一些。我能夠看出他的神經激動得很利害，開始知道當他有這種心情時，他的話會滔滔不絕地想與思潮一同前進，但每次他都失敗了，使他說了許多沒有完全的句子，混合的譬喻和不經修飾的短句。這種話東一句西一句，聽的人也不會記得而他在說過就忘了。我會試把他這種談話回想，但最忠實的重復還會把他幾種激

動的古怪聲言，姿勢和內心的不安遺漏了。他這種情緒並不像由于疲倦而發生，倒像生命的迴光返照一樣。想到這裏，我突然覺得怕起來，他也注意到我的焦慮。

「赫立生，像我這樣的講話，不受人歡迎，但這是作公共演講的必然後果——我常覺得用盡了所有的字眼……我想你會稱我的口才很好。」

我說當然稱好。

「你以為演講在我是件很自然的事？」

「你講演時好像如此。」

他說道：「練習能使你演講自然。我不喜歡在大庭廣衆間演講——我常偷偷的害怕；我會

在演講時獨個子自說自話。當然我從來沒有發生過這種事——順便問你一聲，你記得杜勃夏的山（我以為我認識）嗎？」

「記得的。」

「我到蘭開夏地方也發生過同樣的事，那祇是少一些浪漫性罷了。有一排房子，我那時正在幫尼克生選舉。我們在街角開會，他拉着我與我握手，我說我看不起選舉這麼一回事。你有時覺得這是一件虛偽的事嗎……？」

「你在講一間房屋呀？」

「噢是的……祇是一座普通有四室的屋子全國各地都有。一個冷天當我站在門口等候時，我能看見花邊窗帘後有一道強烈的黃色火光。也沒有什麼希奇，然而我的感覺就難以形容了，好像那屋子等着我——等我從冬季的黃昏走入這溫暖的家庭中去。」

他的眼光充滿了熱誠，我想催他在汽車到目的地前把故事結束，因此我說：「當有人在門口回答你時，你這種感覺消失嗎？」

「我要講到的……我們有三個人，尼克生我和雷遜，他是本地黨部的書記，人生得矮小。我們敲了半天門，但沒有人來應門。於是我看見雷遜的手在袋中摸索。「不曉得她上那裏去了，」他說：「希望她能馬上回來。」那時候我才知道這是他的家。他在袋中摸到一個鑰匙，開了門，讓我們走進去。這屋子沒有客廳——一直走進生火爐的房間。掛鈎上的水壺冒着蒸汽；茶杯碟子，麵包和牛油都安放在桌上。東西都絲毫不染污點，傢俱乾淨得發亮，鐘擺響亮的在屋角裏擺動着。這溫暖的小室中充滿了美麗。雷遜講着他的妻子——她看到能請我和尼克生到她家來吃茶點該是多少光榮的事，她將永不忘記——當她回來時看見我們已來了，她將更快活了。「我猜她一定去買餅了，」他笑道。但好久好久，她還不回來，使他有些焦慮。他提議不要等她，請我們先吃點心。我們先吃了——我坐在火爐旁的搖椅中；火焰很明亮的跳躍着，不需其他的燈光。我們起身告辭時，外面已很黑了。」

「那末你還是沒有看見他的妻子？」

「她沒有來得及回來……但那房間——我對它舒適的感覺……這是同樣一件事。我生
活的一部份——噢，你記得我在劍橋對你的說話？」

「你爲什麼要愁這個呢？」

「若讓我獨個子時，我就不愁了。但許多事來麻煩我，怎麼辦？」

「我還是堅持前說——多休息少工作。」

他拍拍我的手臂。「當我在這種心情時能跟你講話，像華生之與福爾摩斯。我非常感激
你。」

「無論如何華生是個誠實的呆子。」

他笑笑。「批評得太苛刻些了。當然，你生得遲了，沒有像我一樣的感覺——福爾摩斯的培
克街，比世上什麼都好。」

「因爲我們現在以爲世上的事都有錯誤——」

「我曉得——那時是我幻想的一部份而已，我記得當我六七歲時，史爾同帶我上倫敦……
：我第一次詢問的就是培克街，他是個有同情心的人，不告訴故事祇是故事而已。一天下午我
在壯嚴的街道的石板上走着，崇拜英雄的心境來看着高房子。從前的人做不出什麼大的壞

事來，現在可不同了……呀，那些快樂的日子呀，你把車子開回去吧。再會！」

第五章

起初我不把雷尼的事看重，因為忘記是人情之常，我們都會忘記東西。有時，別人提醒一點，我們也不會全部記得，因為我們不重視忘記的東西。雷尼與衆人不同的感覺是覺得忘記的東西很爲重要，因此使他煩燥不安。

雷尼的故事的一部份是能查考的，我會好奇的去試過，但不直接去問雷尼，而在有機會時與霍葩小姐談着主人的早期生活和事業。她很願意同我談那些話，時常插入輕視雷尼太太的譏諷。「他參加過戰爭嗎？」我這樣問她。

「噢，參加過的。他得了勳章——你不曉得嗎？奇怪的事是：他們以爲他死了。因此勳章是追——追——」

「追贈的。」

「是了。但你也不能怪他們，因為他在進攻後失了蹤，以後就不知道他的消息——直到數年後，他突然的回來，失去了知覺。」

「倒好像小說的標題。」

「你說報紙的標題嗎？不，這事保守着祕密——他家不肯把這事公佈。」

「大多數記者們也不會相信這樣一件事。」

「呀，但史爾同禁止發表這件事。」

「史爾同。」

「他是司唐敦的管家，你還沒有到過司唐敦嗎？」

「沒有。」

「那地方真好。」

「假使史爾同有方法阻止記者們採訪這樣一個動人的故事，以及阻止編輯先生付印，他到是個了不起的管家。」

「他的確了不起，他詳知雷尼的家庭情形，他是真正管司唐敦的人——終年住在那裏，我很感激他。當我在那裏做記帳和書記的職務時，我還是個鄉村女孩子，這才使我與史爾同常常接觸。」她羞答答的道：「你曉得——或許不曉得——大人家雇用的女孩子可不容易做事，假使管家不好的話。」

我說我知道。

「史爾同是一個正人君子，他的說話和姿勢使別人不會違反。」

我不說什麼。

「後來，當查利先生做了司唐敦的主人，史爾同會問過他對我的處置。否則我要不幹了。」

「曉得了……回到雷尼先生突然回到司唐敦的時候，那時你已在工作了嗎？」

「那時候我不在那裏工作。是近聖誕節的光景，因為老雷尼先生生了重病，把所有的宴會取消了，又給了我假期。宴會使我非常忙——要寫許多請帖。」

「雷尼先生回來時像什麼模樣？」

「我直到很久以後才看見他，但我確知查利的回來發生了許多麻煩，雖然史爾同從來沒有告訴過我。」

因此我要尋的綫索中斷了，她還不知道以後的事。老雷尼死了，又是幾年過去，但這中間的事，我很少有機會去發現它。

「很神祕的一件事。」我問：「雷尼先生自己要來解答嗎？」

「你的意思是說他要這個回憶嗎？」

「非但回憶——他曾請問過別人——專家，心理分析家，或他人嗎？」

「你不知道他，否則你不會這樣問了。他從不把這事告訴別人，祇有一個在劍橋的教授

——弗里曼先生，我想是這個名字吧。」

「你說弗里曼醫生——弗里曼醫生嗎？」

「大約是一個醫生。」

「一個身長，白頭髮而有些灣背的人嗎？」

「是他了——他在查利婚前常來拜訪的，你認識他嗎？」

「有一些認識，婚後爲什麼不來呢？」

「他不喜歡宴會，我以爲他不喜歡雷尼太太領導查利過那種生活。她的野心很大，你知道的，別人說她會把查利造成首相呢。」

我笑起來了。霍葩小姐加一句道：「我說她是一個好主婦。」

由於她這麼一說，我以爲雷尼太太是個好人了，連她丈夫一點祕密也不知道。當然我不與霍葩小姐討論這問題。

幾天後我去看弗里曼，自雷尼讀書到我讀書的期間，弗里曼是個紅人，但近來已與一個沒有出嫁的小姐住在里却滿地方了。他的生活一定很寂寞，當我打電話請他吃飯時，聽他的聽音非尋常。我與他很熟，因爲他是哲學研究會的主席，而我在四年級時曾做過一年的副級長，雖然他會寫過幾本心理學的著作，他還猜不透我請他吃飯的真正目的。



當天晚上我們在白爾斯丁飯店中見面。

寒暄一陣後，我告訴他我已做了雷尼的祕書。

「呀，雷尼——是的。」他喃喃的道，好像在搜索過去的記憶。然後淡淡的一笑：「歷史不會自己重演的。」

「你的話什麼意思？」

「他選了其中的一個結婚了。」

「你說雷尼太太嗎？你說她是在霍葩小姐以前的祕書嗎？」

「噢，霍葩總跟着他——傅家寶。她今年要四十多歲了，她退休了嗎？」

「她去結婚的。」

「天呀——我想不到會輪到她。誰是新郎……但我知道——雷尼要去掉她。」

「那麼你知道她？」

「不全知道。但當雷尼約了來看我時，她常寫給我最好笑的信。她冒了他的簽名，裝作他寫的，後來都被我仔細的發現出來……荒謬的信——心理學家的我倒覺得很有興趣。」

「講些雷尼太太的——」

「噢，我想她在城中寫字間中工作的，很早以前了，大人物總有許多祕書。」

「奇怪，霍葩小姐從不提到這個，我以為她應該把這問題追究個水落石出。」

「心理學上講來，你錯了。她在情場中失敗了，還有什麼光榮可言。」

「我想你很熟悉雷尼吧？」

「是的，當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時已知道得很多了。」

「我不明白你的話。」

他又飲了一杯白蘭地。「雷尼是個很古怪的人，他怕被別人曉得他是誰，當他以為你不認識他時，他會告訴你許多他自己的事……心理學上講來，這是一件有趣的事。我第一次由溫那斯（是他的導師）的介紹而認識他，顯而易見的，他對溫那斯講關於——呀，我不應該說到它，但對我很有興趣，溫那斯就不感興趣，因為他祇是個史學家。」他又格格的笑了笑。「無論如何他祇允許溫那斯不宣佈他的姓名而介紹給我。我知道了這事很覺有興趣，真的約了時間見面——我當作不知他是誰（其實溫那斯在事前已告訴過我了）幾個月後的一個早晨，我上了課出來，腳踏車不見了，附近地方有一輛有『查利·雷尼』名字的相同式樣的車子。我去找他，起初他有些窘，後來我們就做了好朋友。」他又說：「現在我曉得你要問我什麼，但我不像溫那斯那樣不老實，因此我不能告訴你。」

「我不需要你一定要告訴我，因為我已經知道了雷尼的特點，我想這特點是那個。」

「你試告訴我他的那個特點是些什麼？」

「他生命中的一段不能記憶的空白。」

「不十分正確。」

「所以我很願聽聽你的意見。」

他笑笑。「這是異常的情形——但我也聽到過幾件同樣的情形，他們把它記錄下來。雷尼（也可下來）對這段空記白時期有片段回憶，但這些回憶在他記憶中已很淡很淡，起先他自己也以爲沒有這麼一回事，他畢業後，我們有十年沒有見面——那時候，他的回憶漸漸濃厚起來。我預備十年後再遇到雷尼時，能把許多片段的回憶連接起來，如以分析，擴充而成一段完整的回憶。」

「我明白了，但你沒有成功。」

「你在問我呢，還是告訴我？」

「兩可。」

他笑笑的說：「我預期他的全部記憶最後會回來的——東一點，西一點——直到最後拼成全部，好像用鑰匙開鎖，又似猜謎語，但我猜他還沒有走到這一步吧？」

「他還在拼湊，沒有得到全部。」

「赫立生，恕我這樣問你——爲什麼你要管這種事……這不在祕書的職務範圍內……」

「我同情他，我不喜歡看見他像現在那樣的嚙嚙，這是我僅有的理由。」

「很好的理由。」

「現在，請你告訴我一些東西——你對這段空白有什麼意見嗎？」

「意見？我祇能猜它是一段很不好的時間。他受了傷，傷在左顛頂角——假使我記得不錯的話。這種傷需要許多手術治療。那就是他要像你說的那樣嚙嚙的緣故。即使他有了完整的回憶也祇增加了他的痛苦和抑鬱。」

「可能相反，得到了這些回憶或許比失掉了好些？」

「也可能的。」

我們靜默了一回。我又說：「你知道他被德人俘虜過嗎？」

「知道的，但德國或英國——醫院總是不快樂的地方，尤其對一個不知道自己是誰的人。我料想德人以無名字來看待他，或以爲他是別人，後來回國時也用了別人的姓名。英國的醫院也有許多令人不滿的地方。醫院中有許多受震而失去記憶的人——願上帝幫助他們。這件事的全部發生在好幾年以前，我們很不容易窺全豹。你假使有意見的話，請告訴我。」

「麻煩的是我沒有什麼意見。」

「真正的麻煩，還是雷尼太太。」

奇怪得很，總講到她頭上。弗里曼起先保守朋友的秘密，現在沒有理由再保守朋友之妻的秘密。「她是個異乎尋常的女人，赫立生。」

「噢，他也不平常。」

「他們相處得很好，你有這感覺嗎？」

我很謹慎的回答：「我以為她使自己做一個好政治家的妻子。」

「我以為你想他是個好政治家？」

「他有幾個特點——很會講話，與人很相處得來。」

「當他有這種心境時，他就不……你聽得過他在自立其地方吃飯那件事嗎？」

我搖搖頭。

「幾年前，我們的攷古學會在自立其地方舉行每半年一次的聚餐。我那時爲主席，雷尼坐在我旁邊。他演講到一半（講得很好），會場中因年老的福龍將軍遲到而引起一小陣紛擾。福龍將軍自己是患重聽的，他的說話很響，當然影響演講的人，但不到一分鐘功夫就又安靜下來。然而雷尼好像突然冰凍起來一樣，他竟不克自制，草草的把演講立刻結束，不久就離開桌子。我

跟出去坦白的對他說，他的這種舉動使人十分的難堪。他帶些恐慌的聲調說：『不是我要使人難堪——那人本身有種東西——或是化學品，使我們互相起了作用。』他的這種解釋比他的行為更是古怪。」

我要說話，又自己制住了，弗里曼注意到我說：「說呀——你要問我什麼？」

「我在懷疑——他可能忽然記起他曾與將軍見過面嗎？」

「後來我也想到這一點，但他們不像會見過面，他連將軍的姓名也不知道。就是他們從前見過面，我也想不到他們反目的理由——那老頭子是個心直口快的人，立下許多汗馬功勳，還知道很多打獵的故事。」

「尼雷太太在場嗎？」

「沒有，她從不會出席我做主席的宴會。」他說，好像很願意談到她：「怪女人，我不敢說我完全信任她——這倒並不是我特別不歡喜她。我總以為她要隱藏些什麼，這大約是我職業的一部份——對別人有這種心理上的感覺……你知道她有名的宴會嗎？」

「還會不曉得！」

「告訴你，她不是普通的暴發戶——指她的出生和財產。她本來一無所有，她這樣常常舉行宴會幹什麼？為名嗎？為利嗎？我到過凱摩一次，她做得很像樣，但這種宴會破壞了家庭。」

「有人說這幫助了雷尼事業的成功。」

「我也從反對他的人那裏聽見這麼說。而那些反對她的人却說宴會使他失敗。但我還是以為她是辦事業者的好幫手。真正的問題還在雷尼自己——倒底在生意上還是在政治中混飯吃。」

「這話什麼意思？」

「我常這樣抽象的想——他是我們中間的秀才，因此他已得的成功埋沒了自己。」

「因此你以為他們的結合是錯誤的嗎？」

「並不完全如此，假使他覺得他必須要有這種生活。」

「他還能有別種生活嗎？」

「這在我的研究範圍之外。我在談人的質，而不談其機會。他父親遺留了幾瀕破產的雖然外界不知道的工業——鍊鋼廠，報館和統制公司，我想這不是他的過失。議院中的席次也是傳代而來。」

「像霍葩小姐？」

「是的，像她。他上次祇得了十二票而當選……但因為你提到霍葩那個女人，我告訴她與司唐敦的老管家——大約叫史爾同比起來還算摩登。」

「你也不歡喜他嗎？」

弗里曼聳聳肩。「他那種蘇格蘭人的無禮我倒還不計較，我覺得他與雷尼太太有同樣的性情——隱藏着什麼祕密。」

「或許他們共同隱藏着什麼吧？」

他發出另一種笑容，並不回答我的話。「你還沒有到過司唐敦嗎？那裏倒是一處可以隱藏任何東西的地方。」

霍葩小姐在這禮拜中走了，我開始做她的後繼者。工作並不像她指示我的那樣簡單。雷尼參加的活動是多方面的；除了任許多公司的董事外，又爲許多團體的會員。我的工作很多，他要我做得又快又好。我們除掉談正經外，很少有機會談旁的事。這時候他那種使我發生興趣的性情好像完全沒有了。有一次發生了一件出於我預料之外的事：雷尼太太請我出席一個全是文化人的宴會，雖則我起初有些懷疑，但宴會好好的舉行了。餐桌上又替雷尼留下一個坐位，但他仍沒有出席，別人也不奇怪。飯後，雷尼太太又請我稍待一下，同時她說了另一件事（因爲我現在是在一個大門內工作的）。「你能抽些功夫看看我的花園嗎？」她說罷，引導我走到開着的法國式長窗的客廳後部。

我們漫步越過草地，走到高牆旁的一扇門邊；開了門，她注視着我驚奇的面孔，爲因裏面還

有一個四週有花草圍着的小花園，它祇有一個房間大小。「這是一個祕密，」她信任我說：「我祇把它給近情的朋友看——或者那些我想要接近的人。」

我喃喃地說着一些有禮貌的話。

「你看，」她繼續道，我從來看不起霍葩小姐，查利也看不起她，祇是他不忍去掉她吧了。假使她對你講我壞話，（我敢說她一定講的，）請你到知道我更詳細時再下判斷。」

我繼續說些有禮貌的話。

「你與查利第一次在火車上相遇嗎？」她彎身下去。「偶然的相遇——他大約以爲你是個陌生人，所以告訴你他的祕密——是這樣嗎？」

我小心的說：「我不曉得什麼祕密，不過我們很談得攏。」

「你歡喜在這裏工作嗎？」

「很喜歡。」

「我很覺高興。你能真正幫助查利是件好事——非但在工作上，他有時需要友誼——他有異常的情緒，你知道的，或者你還不知道。無論如何，每當他這種心情時，你不必當它一件事。」我知道她在等我說話，而我却等她繼續說下去；即使我不相信霍葩對她的譏謗，我也如弗里曼一樣，不願十分想信她。她突然笑道：「好了，你現在知道我的祕密了，請代我保守。」她又引我回

到門廊上：「我這花園，園丁常把垃圾倒棄在這裏，我獨自整理這個花園。查利從沒有來過——他沒有時間，也沒有時間出席我的宴會——雖則我不計較這個，但總希望他能像鄉村中的老人一樣的，安靜的坐在櫛上。他從沒有安靜過，你曉得的。」

我覺得她要我說出一些我已知道的事來，但她決不定我已知道了沒有，因此她遲疑不決。我問她爲什麼他總不能安靜。

「爲了工作太過度。」

「我知道這個，還有其他理由嗎？」

「噢，近來的時局使人太不能安靜了，你以爲如此嗎？」

「那鄉村中的老人又怎樣呢？」

她笑笑，確定我還不知道她以爲我已知道的事。「他們大約也沒有真正的安靜——祇因爲年太老和太疲倦了，不再去憂慮了。」當我們走進屋子，她的態度好像幕下一般的中止了。「現在我們做了朋友，在週末你得到司唐敦去，那裏有一個真正的祕密花園——」

第六章

我並沒有急於想到司唐敦去，但幾星期後，我們趁了四輛汽車去了——「像奔喪一樣，」

雷尼說：三輛汽車中裝着行李，第一輛車中載了我們和一個叫伍本的文雅後生，他是到司唐敦的圖書館中去整理書籍目錄的。許多客人在第二天到——約有二十多個，有政治家，貴族，戲子，小說家，網球家，和其他各種有名人物。這是一個暖和的早晨，當我們驅車於鄉間時，夏季的陽光穿透了濃霧，照耀着瞬息萬變的斑斕天空。

我們駛離了大道，轉入兩面是高籬笆的曲徑；忽然間，遠處的樹林中顯出一塊奶油色的大石。伍本也沒有看見過，與我一同讚嘆着。「你們故意這麼說，」雷尼說：「其實，工程師和築路者在二百年前已造成如此。我的弟弟琴蘭自以為是個造辭專家，有一次他叫這裏為戲台。現在你看，它不見了。」高山遮蔽了石塊——房子，又駛了一哩，車子又一轉灣，它又重現在眼前，使人起了陣讚美。「我快到了，」雷尼說。我們又趕了半哩路光景，車子停在門廊口。「這種房子就像有種女人——太奢侈了。化費了錢，你祇有得到一些名義上的所有權。而佃農們不還租，屬於我的山任何人都可來玩，我的所有權祇是叫我付地租。我想這不久……哈囉，史爾同。」

史爾同站在石階上歡迎我們。他不胖也不瘦，不卑也不傲，伸出手來與雷尼握手，對雷尼太太鞠着躬，同時又對伍本和我淡淡地觀察着，直到雷尼的介紹。於是他說：「好的，赫立生先生，假使這是你第一次光臨司唐敦，或許這不會是你末一次的，雷尼先生的祕書用得很久長的。」他這句話相當有些熟不拘禮，也帶些諷刺，雷尼太太的意味；但他的話使大家都笑起來。由這一點

看來，史爾同似乎有些賣老的样子。他看上去很古板，爲人很平和，但又是個有責任心的人；穿了別的衣服，他就像一個內閣大臣；而英國的內閣大臣，換了衣服也就像管家。

這時候，僕人領導我到東廂（舊式的大房方總有廂房的）去看我的臥室，太陽已落到山邊，夏天黃昏時的美景開始層出不窮的搬演出來；窗中望過去，綠樹成蔭的花園和遠遠的天空形成了尋常的美景。當我正在欣賞時，雷尼伴着伍本（他已看過了圖書館）進來。「我希望你不反對風景，」他說。「我曉得近代藝術的傾向以爲這種風景不值一顧。我自己把窗改大，不顧建築師的反對，他說這種房子不應有這麼大的窗。我還造了幾個浴室。」

他們兩人的後面站着史爾同，他說已替我們預備好了浴水，雷尼帶我們越過走廊，走入一間有空心柱子天花板很高的房間裏。他看着我們的臉，好像得了某種滿意。「我父親造這間，」他解釋道：「額外的彈子房。他在愛特華時代發了財，當時的風氣，大房子中總有彈子房。當大戰的末一年，錢進來得太快，他不知如何化法，就多造了這一間彈子房以示豪華……至少這是他造這所彈子房的唯一理由。我想他們並不會在這裏玩過彈子。我把它改成浴室，也沒有不孝的意味。」我們走過房間，（裝備了睡場和日光燈）進入一個有許多新式立方形的小型浴室的浴間。其中有三間已預備好爲我們用。「在我造這間浴室以前，全屋子一共祇有四間浴室，」雷尼續繼道：「一間在僕室那邊，這是史爾同自己控腰包造的。那時候距今至多祇有十餘年。」

他停了一下，又對我們的面孔看了看：「我知道你在想我父親太吝嗇了，但他生平捐了許多錢給教會。他很古怪，以爲僕人不需浴室。還有一點，他太富於英國的紳士氣。還有一點，他想把世界控制在英國的自由黨手裏。」

「或許要這樣，」伍本靜靜的說。他一直笑着沒有說話，我注意到雷尼帶了尖刻的興趣注視他。於是我們走入各人的浴間，但牆壁祇高到頸項，談話還很容易在水汽中繼續。我能聽見雷尼和伍本在爭論着一個政治問題，在我一間中，史爾同幫助整理浴巾，他看見我注意到浴水帶着黃色。「沒有關係，」他說：「我們對客人說這是礦泉水，能治療濕氣，但你是家庭中的一員，我老實告訴了你其中祕密吧——這是水管中的鐵銹。」

當我回答時，他吃吃地笑着走出去：「我希望家庭中所有的祕密都公開了。」

他聽了我的話，突然停止了笑聲，嘴巴斜掛着笑笑，回身進來：「我相信你就要發現牠們了，赫立生先生。」

同時雷尼又談到司唐敦，我聽見他同伍本道：「這房子是我父親從韋斯台爾那裏買來，韋斯台爾是從祖先手裏繼承下來的，（他的祖先從販賣非洲黑奴而發財，建造了這座房子。）我高曾祖父在蘭開夏州創辦了第一家蒸汽紡織廠，到我父親手裏已積了許多錢。所以司唐敦有許多黑奴的鬼魂。」

x x x x

一會兒後，我們穿好衣服到可容納五十餘人的大廳中吃飯。雷尼太太對伍本特別客氣，可是雷尼在這種華麗的場合，有些怕羞。他講着整理圖書的事，並說出這些書籍是連房子一同買下來的。「我的父親並不很喜歡讀書。有一天，他讀到書上講到漢潑夏地方的松林對健康有益，他就一下子買了幾百畝。我父親真是個有趣的人物。他會吹軍號，也吟狄根司的詩。他喜歡別人讀書給他聽，他所寵愛的一個讀者是我的老保姆樸松培小姐。然而她却恨他，每當讀完了書出來，總要喃喃的自言自語：『老騙子！』但他不完全是個騙子——至少與我們一樣是個常人。我還不知道他是那一種人……有人要爲他寫傳記。他逝世前請人替他寫過——但沒有成功。」

「爲什麼不請伍本先生試試看？」雷尼太太說。

「假使他願意的話，確是很好，但讓他先整理好了目錄再說。曾經寫過什麼東西嗎，伍本？」

「幾篇故事，雷尼先生。你大約讀過幾則——或許你已忘了——」

「當然讀過的，那則關於一個倒霉的俄人的故事嗎？」

伍本帶些神祕性的點點頭。吃好咖啡，雷尼太太說她覺得疲倦要先睡了，雷尼要去寫信，因此留下伍本與我來渡這黃昏。

史爾同提議到圖書室中去消磨。慊慊我們走入精美而陰暗的書室中坐下，慊慊的開了

無線電，柏林的電台中正在廣播着希特拉那天演說的大要。我們聽了一回，伍本忽然用了近代人已沒有的野蠻姿勢去關上無線電。「我希望今年不要有戰爭，」他的語氣好像希望天氣繼續放晴。「我這裏完了工，就要到尼斯一家較這裏有更多書籍的人家去消磨整個秋季——除非——」他笑着道：「除非希特拉先生的計劃與我的計劃起了衝突。」我也笑了，然而我奇怪這樣年輕的伍本（祇少比我小十歲）會找到許多有錢人家整理圖書的好職位。「雷尼介紹我去的。」他說出了底細。

我問他與雷尼認識了多少時候。

「祇有幾個月，你呢？」

「約有二年了，我的第一次遇見他——偶然的事——還是在火車上。」

「我第一次在公共圖書館中遇見他。」

「偶然的嗎？」

「不，我在那裏做事，他來找我，雷尼太太叫他來的。」

「雷尼太太？」

「是的，我在遇見他之前已認識她了，要我到司唐敦來還是她的意思。」

「我以爲她應該叫你去拜訪他才對。」

「原是應該這樣的，但他有這種古怪的想頭：他要自己不被人知道是誰而先與我見面，假使他不要我，事情就容易解決了。」

「噢。」

「你曾注意到他雖有流利的口才和蕭灑的態度，却有怕與生人見面的怪脾氣嗎？」
就說我曾注意到，並問他如何與雷尼會面的。

「圖書館就在對河的蘭白斯地方。當然我以為他是個普通讀者，他先到櫃檯上來要幾本關於英國鄉村而有照片的書籍。（這種糊塗的事常有人來問的，）因此我從書架上檢了幾冊給他。一刻兒功夫以後，他道謝着送了回來。我問他可曾找到要找的東西，他說沒有完全找到——他以為有幾本書中的照片是他到過的地方，但他忘記了它的地名，然而這也沒有什麼關係。」

「你一定以為他很古怪。」

「是的，但真正奇怪的倒是我那時正在寫一則有相似題材的短篇故事。當我告訴他時，他好像很感興趣，我們談了一回——於是他茫茫然的向四周看了一下說，『我想看一個叫伍本的人。』我說我就是伍本，他裝得吃驚和高興的樣子，然後說他的妻子跟他講到過我，要我叫我整理書籍，當然這時候他要說出他是誰了。我告訴他我很願做這事，他說很好，過幾天再通知

我，於是與我握握手匆匆的走了。」

「他通知了你嗎？」

「沒有立刻通知我。幾星期後我寫信給他，因為我很想要這個職業——公共圖書館中每星期祇有三鎊進益。當然我在這星期中打聽到許多關於他的事，知道他與報館有連絡，我就把那篇故事寄給他，希望他能交給編輯先生發表。」伍本笑道：「幾天後，他把它退了回來，祇叫我隨便那一日到他那裏工作好了。」

「你那篇故事的內容是什麼？」

「是一則描寫革命以後從前綫回來的一個俄國兵的故事。」

「那俄國兵幹些什麼？」

「沒有什麼遭遇，他祇是在鄉村中游蕩，想找到他所住的地方。」

「他——他失去了記憶嗎？」

「沒有，他祇是個頭腦簡單的人——不識字——他祇能說出鄉村的名稱和該村的大概情形，這種鄉村在俄國何止數千萬。政府官吏因他不識字而不睬他，因此他祇好漂東蕩西的去尋找。」

「他最後找到了沒有？」

「他趁火車到了一個鄉村，他死在那裏，不知這是否是他要找的地方……當然你能猜度其結局的。」

「讀過戈里和柴霍夫小說的人，想來還可猜度吧。」

「我那寫作，也祇是一個模彷彿。我不會創作——祇是一種抄襲。我想雷尼也看透這一點。因此我還是整理書籍來得適合。」

「假使他們給你機會，爲什麼不試寫傳記呢。」

「我或許要試試，但我怕不會有機會……告訴你，我非常歡喜他。」

「她呢？」

「噢，她簡直偉大，是嗎？她能一下子記得牢許多陌生人的名字……」我記起雷尼也會跟我這樣說過。但伍本又道：「在英國人的生活中，這好像是錯誤的。」

「你好像知道得不少。」

「大約因爲我是個局外人吧。」

「我也如此，那些來到這裏的人也如此。想想看，英國社會中就充滿了這種徵象——社會裏面充滿了局外人。」

「我以爲雷尼一家也是個局外人——」

「他們沒有尊稱，但沒有什麼關係，他們有司唐敦，這差不多就是尊稱。」

「是的，這地方非常巍宏，雖然這裏有些古怪的空氣，你不覺得嗎？」

「你覺得嗎？」

「你還不知道什麼，你還不知道——這地方——」

「或許是黑奴的冤魂和小孩子嗎？」

「他們沒有小孩子嗎？」

「沒有。」

「生育過沒有？」

「我不曉得，我也不會曉得這種事。」

「你以為他們快活嗎？」

正在我要回答前，我們兩人很快的回過頭去看見史爾同正拿了一盤杯子和威士忌進來。「請兩位先生自己動手吧。」他把盤子放在桌子，走出房間，在門口道了一個帶些滑稽的晚安。

我們回了禮，當房門關上時，我們互相不安的看看。「我沒有聽得他進來，」伍本說，又停了一回。「他沒有敲門。」

「除掉臥室外——好傭人都不敲門的。」

「啊！我不曉得這些情形，我家從來沒有用過僕人。」

「好傭人也不易得，從前我家有一個傭人可就糟透了。」

「你大約進的好學堂。」

我說出學校的名字。「這學校與雷尼所讀的一樣出名。」我說。

「我住在學校裏到十二歲，——後來我攷取了獎學金才讀中學。入大學時在晚上做工，去年我得了學位，我從不想把我的苦讀瞞人家。」

「瞞人家？我以為你應該以此自傲。」

「我想我真是這樣做了。喝一杯嗎？」

「好的，你先來。」

他立刻和起酒來，一面說：「史爾同那傢伙你以為怎麼？」

我說我以為他是個涵養功夫很深的人。「他或許是家庭軀幹的保持者。」

「不——因為假使真有這樣一個保持者，雷尼的脾氣不會放過他。」

我們大笑起來，以為不錯。

十一點多鐘時，我們打着呵欠回房睡覺。當我走入臥室時，室中充滿了涼風和月光。在游

移不定的窗帘影子下，我起初沒有發現雷尼坐在靠窗的圈手椅中。當我走近時，他開口道：「不要使我嚇了你，——我祇是在欣賞這裏的夜景。這夜景與我那裏的微有不同……你與伍本相處得很好嗎？」

「很好，我喜歡他，聰明的青年。」

「倒像有些賣老。」

「不，我不作如是想，無論如何我歡喜他就是了。」

「他是我妻子的得寵者。她要叫我提拔他，但今日的社會中，提拔一個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不錯，大約他也認識到這一點吧。」

「是呀，我們不能爲他而把世界改變了，但與他作伴侶很好。我喜歡大多數像他這樣年齡的孩子——和你這樣年齡的人，我希望有許多這樣年齡的人來與我作伴。」

「要這許多人有什麼用？」

「我希望他們能爲我做一些較整理圖書或寫祖先傳記更好的工作。」他猜準了我的思想，繼續說：「我敢說你奇怪着我對家族的冷淡。那是因爲我沒有過着滿足的家庭生活的緣故。當我小孩子時，父親不常回家，而母親在我十歲時就死了。」

「但你很敬愛她？」

「我非常愛她，她是個孤苦無助的好女人。她的身體很弱，聲音又軟，心地又慈悲。我父親也愛她，但不能體貼她。冬天他不送她到暖和的地方去，因為他愛她，所以叫她多在冷氣中步行，說新鮮空氣可使肺部健康，但新鮮空氣吹壞了我母親的生命。有一次在嚴寒的冷空氣中，父親同她在山上步行，她氣喘得很兇，而父親還要叫她放出勇氣來。後來母親實在吃不消了，請了當地醫生來，診斷的結果說她生着肺炎。我父親那時也着急了，化了一小部份家產來醫治母親的病，但母親的病已入了膏肓——她在當年就逝世了。」

他突然站起來，走到開着的窗口，看着外面，好像與人挑戰一樣。「那邊就是他叫她步行的山，你能看出山的輪廓。」於是他突然掉轉話題，說我一定疲倦得要睡覺了。

我說：「我沒有絲毫睡意。」

「但你打着呵欠進來的。」

「或許如此，但我現在清醒着，微風吹得真涼爽……你恨父親吧。」

他慢慢的回答：「是的，我有這種觀念。當我是小孩時，即使到了大學四年級，我並不對人這麼說。」

「戰爭使你改變了。」

「是的，戰爭也改變了許多別的東西。」

他靜默了一陣；我接着道：「你有一次告訴過我，戰後的某一天，你發現自己在利物浦公園的櫈子上。」

「什麼時候我告訴你這個的？」他作了暫時的警戒，然後笑道：「噢，是的，我記得——在你學校的寢室中。我在演講後總喜歡多話……這事告訴過你就算了，不要問我在公園櫈子以前的事，因為我不能回答你。」

「但在公園櫈子以後的事呢？」

他好像得了解放。「以後？噢，我在以後，好像是個常人了。」

「我希望你能講出你從那時起到目前為止的故事。」

「但是除掉我的生活外，沒有故事呀！」

「我就要聽這個。」

「如何說起呢？從公園中的櫈子到議會中的櫈子。」

「就講這一段好了。」

他縱聲大笑。「大部份還是些事業上和家庭間的卑鄙之事，你也不曉得我的家庭吧。」

「都一樣，希望你告訴我。你把這些事說了出來，也許能幫你記起前一部份忘去的記憶。」

我能看出他眼睛中閃出回答的眼光。

「你以爲記憶也得像運動一樣不斷的受訓練嗎？這也許有些道理，什麼時候講呢？」

「假使你不想睡的話，現在就講。我也不想睡……利物浦公園的槓子上。」

「但我已對你講過這個了。」

「再說一遍，然後再講下去。」

因此，他開始講了。這是個很長的，同時也是個動人故事，爲了行文方便起見，他的話都改爲
第三人稱。

第
二
部

第一章

他發現自己躺在公園的長椅上，張開了眼睛，看着漂浮的白雲和沾濕的樹枝，水點濺到臉上。一會兒後，他覺得古怪，因此斜着坐起來，立刻覺得衣服濕了，雙腿有些麻木，頭痛得利害，有一個人俯身看着他。他起初以為隔夜吃醉了，但想想又不對，因為他記不起昨夜在那裏吃的酒，同時他也不是那種會吃得酩酊大醉，不知自愛的青年。俯着看他的人見他醒了，就喃喃的說：「好了，先生，沒有受傷——路上很滑，你像跌了一交。先生，起來，骨頭沒有斷——你好好的醒了，不然我不敢離開你……」

由於那人的話和身上穿的潮濕而且全是污泥又撕碎了的衣服，他又以為被汽車撞倒了。然後車夫把他扶進公園。

但是，什麼地方呢？他的腦子拒絕了回答，當他極力思索時，腦海中祇記起一連串與戰爭有關的記憶——砲火連天，泥濘滿地的戰場。

他站起身來，頭有些暈，搖搖擺擺得幾乎跌倒。那人已走得看不見了。那時他發覺地上有張報紙，他俯下去看看，希望找到些綫索，但報紙已被水浸濕得溶化了，除了報名和日期外，其餘就難以閱讀。然而他還盡力的想找出幾個與他有幫助的字眼和句子來。但大都數的字句祇說到水災——難民和災况等等。

突然他看到報角有一段以「雷尼還在德國」為標題的新聞——這是一段補白的消息，給一般讀者作茶後酒餘的消遣。

他奇怪起來，當他蹣跚着走出公園的大門時，腦海中充滿了「雷尼還在德國」這句話。他原來想去想不通，「不可能的事——我在這裏，看着英國的報紙——怎麼會在德國。」

他走出公園的大門，走入忙碌的街道上。電車駛過，泥漿濺得比車窗還高，在電車側面，刻着「利物浦電車公司」幾個大字。

他走完公園的欄桿牆，就見許多店鋪。同時，他覺得袋裏有些錢——角子和鈔票，約有四鎊左右。他走到書報店中買報。

「什麼報紙？」

「隨便好了。」

一份報紙遞過來。「你看上去跌了一交，先生？那後街上總是滑得很……要我替你刷刷

嗎？」

「呀……謝謝。」

「你濕得可以——要是我，早已回去了。要我替你雇輛車子嗎？」

「不要，那沒有用，我不住在本城，附近有裁縫店嗎——」

「過去兩間門面，先生，說我介紹的。」

「謝謝。」

他走出書報店，看着報紙——這是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廿七日。

因此，現在他曉得了三件事：他是誰，在那裏和什麼日子。

× × × × ×

兩點鐘後，查利·雷尼坐在到倫敦去的火車中。他沒有洗過澡，也沒有吃飯；他的衣服不配身，但不溼了；又到藥房裏買些藥片吃過了，頭痛好些，精神也振足一點。

他身旁有許多報紙和雜誌。因為近年底的緣故，有些報紙上寫着一年內的回憶。看了都很驚奇，而最奇怪的要算大戰已於去年結束，協約國方面得了全部勝利。因為在他的記憶中，祇記得協約國好像要失敗了。那時候，在一九一九年的某夜，他苦痛的浸在泥漿中，守着在附近爆炸開來的砲彈，直到最後一顆砲彈，使他今晨在公園中醒來，連接這一段時間的似乎是一條

漫長而黑暗的走廊

查利在黃昏時抵達倫敦，剛趕上到司唐敦的末班火車。火車到五橡鎮時脫了班，由五橡鎮到司唐敦還有三哩路。他下了火車，也不雇車子，步行着回去，因為一來汽車已叫不到，二來他希望冷風可把還在痛的頭治好。

他知道他的回來會使人大吃一驚，他不能告訴給別人自己失蹤的理由，因為他自己也解釋不出來。他有些迷惑，又有些快活，因為他又可與許多熟悉的臉孔見面了。

他轉入小路，——他還記得這轉灣——從大路轉入這條小路，在白天就可看見那座房子。當他爲孩子時，他纔告訴從五橡鎮來的客人，叫他們不要錯過了此地的好風景。

現在情形不同了，當他轉灣時，漆黑的天幕使他看不見什麼，祇有貓頭鷹的悲鳴和山地上吹來的風聲。

他慶幸着沒有事前打電報回去。他想這樣的突然回來可使家族更加喜歡，而還有一個理由：不知在電報中說些什麼好。

午夜時，抵達鑄鐵所造的正門邊，大門當然鎖着，但門旁的窗內發出一綫亮光，從窗帘的隙縫中窺進去，看見裏面有一枝發出着亮光的聖誕樹。這倒奇怪了，因為他記得那個名叫柏司洛的司關是個守財的獨身者，不肯把錢化在這種東西上——除非他結了婚；但柏司洛會結

婚嗎？那更奇怪了！

他揪了好久鈴，一個衣服沒有穿齊的中年人（不是柏司洛）出來開門，帶着疑惑而挑戰的神情。

「嚶，小伙子？」

「讓我進去，我要到裏面去。」

「我們不允許任何沒有名刺的人進來。」

「我曉得，但你看……」他躊躇了，他的故事如何會使人相信。最後軟弱的道：「假使柏司洛在這裏，他就知道我。」

「大約他會知道你，但他不在這裏——死了已有一年多。先生，你還是走吧，半夜三更把人從暖被窩中拉出來。」

「大約我能見史爾同——」

「你不能再打擾史爾同先生——尤其現在這時候。」

「你說今夜有宴會嗎？」（近聖誕節，司唐敦總有大宴會。」

司關突然問道：「你總不會是阿斯萊醫生吧？」

查利正預備問誰是阿斯萊醫生，他忽然想到冒充一下，倉猝的應道：「是了，我正是阿斯萊」

醫生。」

但司閻還不十分相信，走到室內搖着電話，講了一回，回頭轉來做手勢叫查利進來。「先生，史爾同先生要先同你講兩句話。」

「當然，我也正要與他說話。」

聽筒中傳來史爾同的聲音：「阿斯萊醫在你獨個子來的嗎？」

「史爾同，我不是阿斯萊醫生——而是查利——你曉得的查利。」

「查利？」

「查利，對了……天呀，我不想現在與你多說，記得那扇左手間的門……查利。」

「查利先生？」

「對了——對了！」

那邊停了好久。於是「我一人下來——馬上——請你在門口等我一下。」

「好，但先與那看門的人解釋一下，他當我騙子。不要與他多講——祇要說不錯就是了。」

查利遞過聽筒給看門的，他聽了一回，迷惑似的掛上。「好的，先生，你在此地等一下，看史爾同先生怎麼說。」

司閻的客氣了些，送上椅子來請查利坐，又接受了查利的香煙。「我的名字叫馬四，先生。假

使你是這裏的朋友，你當然曉得今年沒有宴會，因為老雷尼先生生了病。」

「生病？我——我——不曉得。」

「所以我要當你阿斯萊醫生了。他是倫敦的醫生，我們正等着他。」

「那末沈達德醫生呢？」

「沈達德醫生要與阿斯萊醫生會診。」

「病很重吧？」

「先生，大約病很重。年齡大了，心臟的毛病。」

「家族呢？」

「都在此地，除掉傑爾太太和琴萊先生。」

「他們在那兒？」

「我想他們正在從海外趕回來。」

病人正是他的父親，但他的熱情已乾涸，聽了這消息不作任何反應，他抽着煙轉念頭。馬四在停了一回後繼續道：「你要先睡一下吧，先生。我想史爾同先生至少要走二十分鐘——車子都鎖起來，有一哩路要走。」

「倒也不錯。」他回答。

馬四走入了鄰室一回兒，帶着兩杯劣酒出來。「你的臉色有些難看，先生，所以我叫你先睡一下。」

「我的面色上難看嗎？」

「有一點，也許是燈光的關係。」

查利走到近旁的鏡子那裏，站着仔細照了照。他看見自己的面孔奇怪地帶着灰白色。他真正的萬分疲倦。——由于走了這許多路，早晨的頭痛，再加上一些說不出的因素。他吸了一口酒，覺得稍爲好些。「馬四，順便問你一聲——我上一次在這裏已相隔了好久……有些什麼變動嗎？你剛才告訴過我，譬如柏司洛的死，還有別的嗎？」

「你指傭人而言嗎，先生？我祇有在此地做了十五個月。」

「好，就是傭人……噢，隨便什麼。」他問不出什麼直接的問題。

「家庭間有些變化了，先生——你或許會曉得。雷尼先生又新造了兩間彈子房。」

「兩間新的彈子房？天呀！」

「是的，有一間也不常用，祇是放了一張檯子，自雷尼先生生了病——」

「他的病已好久了嗎？」

「大約有六個月了，先生，毛病漸漸變深……」

他們又談了許多別的，最後有了開門聲，馬四去開了門。兩人的見面都一言不發，直到離開了馬四，才這樣互相招呼：「哈囉，史爾同」——「晚安」

馬四更比以前糊塗了。他們轉入黑暗的曲徑，走了一段路，查利止住脚步，才粗笨的與史爾東握手。

「這樣的回來使你吃了一驚，但能看見你，我多麼高興。其實，太暗了，我看你不清，但我覺得你沒有變。」

「我——我還有些心神不甯，查利先生——但——我——我很高興做第一個來恭喜你
的人。」

「謝謝——」

「你能回來倒是異乎尋常，我幾乎不能相信有這麼一回事——」

「我也不能自信，史爾同，因此你不要來盤問我。我所能告訴你的祇是今晨我在利物浦——也不要問我爲什麼在利物浦，因爲我自己也不會比你多曉得。我所記得的祇是我身邊有些錢，或許被車子撞倒，以前的事我絲毫記不起——幾年前，我在砲彈怒吼的戰場上，這倒又記得。戰場與今晨之間，有一段記不起的黑暗——也請不要問我。現在所要做的祇是如何使我再與家人見面……有方法嗎？」

「查利先生，可否讓我考慮一下——我還——」

「我曉得——『老糊塗吧』，老薩蘭常用這字。」

「你還記得這個！」

「她怎麼了？」

「她還活在鄉下，當然已是風燭殘年了。」

「可憐……柏司洛也可憐——他生的什麼病？」

「感冒轉成的肺炎，病很快。年前，這裏流引着這病。」

「那個新的司關看上去還好。」

「馬四喚是的，他本是園丁。」

「不要說這個……天呀，幹麼講這些東西？」

「我也這樣想，先生，因為我要告訴你一些更重要的事。我想你就要知道家中的混亂情形

了！

「我曉得，這時候我回來使大家吃驚，當沒有人時——」

「你說家庭嗎？」

「是的——有些問題如何使他們知道我的回來。」

「我們要面對這問題，先生。」

「你指他們嗎？」

「當然，他們高興再看見你——要大吃一驚。」

「奇怪我還活着嗎？」

「是呀，隔了這一大段時間，沒有消息——」

「我曉得，不要以為我在怪別人。」

「先生，讓我說——」

「我曉得，我曉得，我很感激你對馬四那樣說。當然他也快要曉得我是誰，你現在暫時不必告訴他，我很高興。當我要想在電話中說些話證明我的身份時，還記得那扇用左手開的門——記得那扇與普通開法不同的門嗎？」

「你把過去記得很清楚，先生。」

「很清楚，好像——好像黑暗中的車燈，我敢說。」

「我也希望如此，先生。」

「好了，不要談這個……我們要解決另一個問題，我像小孩子時一樣提議——讓史爾同來解決。」

「我也預備提議這個。」

「好，隨你怎樣。同時，你替我找一間臥室，讓我好好地睡一覺，好在明晨早餐時見他們。」

「我怕——呀！雷尼先生近來不會下來吃早飯。」

「我曉得，馬四說他生了病。你告訴他時不要嚇了他。」他看着史爾同的眼光。「不要爲我發愁，史爾同——我曉得你正在想我不照平常規定；但我沒有辦法——我今夜太疲倦了。」

停了一回，史爾同回答：「我想現在也沒有什麼常規，查利先生假使不介意的話，在我屋裏給你一個房間如何？」

「好極了……就這樣……近來天氣很好嗎？」

「很好，先生，氣壓表在升上了。」

「利物浦今晨却下着雨。」

X X X X

他睡着做了一夜惡夢，醒來使他有些茫然若失。十二月裏的太陽照耀到床上，睜開眼睛四顧，奇怪着自己躺在那裏，然後又記起了。但他記不起這是誰的房間——他以為是僕室的一廂，倚窗一看，果然是的。司唐敦的正屋在園地對面對着他——那裏是洋台，餐室的大而灣的窗，有屋塔的東廂。整個屋子就似風景畫片——當他還在沈思時，史爾同捧了一只木盤進來。

「早，查利先生，我給你帶了些茶來。」

「謝謝。」

「氣壓表還在上升，你睡得舒服嗎？」

「很舒服，什麼時候了？」

「八點鐘，他們通常要到九點鐘才下去吃早飯，但今晨恐怕要遲些——我們睡得很遲，你

看……另外，他們也許要焦急……」

「我明白了，你不能決定有多少人要起反應。」

「不是這個，先生。」

「你自己也得吃一杯，坐下來告訴我究竟是什麼緣故。昨晚你什麼時候睡的？看上去很憔悴。」

「

「老實說吧，我根本就沒有睡。許多事要我做——我得與沈達德醫生談談——還要顧到

你的衣服——我想你不能穿那些舊衣服了。」

「不能？」

「我擅自向却脫溫特先生（查利的長兄）借了一套！」

「不要管這種事——你先告訴我所要告訴的事，你都告訴他們了？」

「沒有告訴你父親，先生——但我告訴了別人。」

「他們覺得怎樣？」

「當然很驚奇——起先他們不相信。」

「後來呢？」

「最後，有些相信了，他們希望在早餐時見你。」

「好……但你說你沒有告訴過我父親？」

「所以我要去問沈達德醫生。」

「呀！當然是的，你常有些神經過敏，史爾同。」

「醫生以爲假使你去見雷尼先生的話，他所受的刺激太太——醫生要先跟你談談。」

「好。」

「我也擅自打了電話給屈羅夫先生。」

「屈羅夫？」

「我以爲還是儘快的告訴他。」

「好，或許這也有些神經過敏……可洗澡了嗎？」

「已經爲你預備好了，請跟我來。」

「別的傭人呢，怎麼碰不到他們呀？」

「除威爾生和洛卡斯以外，他們還不曉得你回來——我在早餐時叫齊了告訴他們。屈羅夫先生將要同沈達德和阿斯萊醫生在這裏吃飯。」

這時候，他們已到浴室。「很精緻，史爾同——這是新的，是不是？」

「是的，先生。」

「從這一點上看來，家中的進益還不錯吧？」

史爾同苦笑了一下。「像氣壓計，先生——繼續上升……」

他洗好澡，吸一支香煙，穿上史爾同拿來的采色衣服。（却脫很喜歡穿這種顏色。小孩子時，他與却脫常互穿各人的衣服，因此現在他能很配身地穿上。）打上他平時喜歡的一種領帶。這時候，他的腦海中突然憶起過去的回憶，一幕一幕，自幼孩到讀書，自小學而至大學，進軍官學校，再到法國的戰場，以後……就記不起了。

「查利先生，我希望這套衣服暫時能合用。」

「很配身——前面稍為鬆一點，却脫胖了。」

「我今天要去找馬士德先生。他是你的老裁縫，但還是叫他來量一量的好。」

「當然來量一量的好，你以為我變了嗎？」

「外表沒有變。」

「但有些不同嗎？」

「你的舉止方面大約有些變了，但這也是免不了的——吃盡了這許多的苦。」

「假使我曉得自己吃盡了許多苦，我會更了解自己。不要管它，吃早飯吧。」

他越過園地，從平台上走入餐廳。室中還沒有別人，剛生的火爐熊熊的燃燒着。小桌上放着晨報和泰晤士報，一隻陌生的貓躺在火爐旁邊抬起頭來看看他，威爾生站在餐桌邊，盡力做着鎮靜的樣子。

「查利先生，早。」

「早，威爾生。」

「先生，要吃些什麼？醃肉——蛋——鹹魚——腰子——」

「讓我看。」

他用動作來解除自己的侷促不安，他知道威爾生一直注視着他，當他拿了盆子歸坐時，他說：「好，回去的好。」這是一句無意義的話——不適用於目前這個場面。

「是，先生。我們非常高興，又能見到你。」

「多謝。」他翻開泰晤士報，乾燥的報紙使他又記起一件事。「威爾生，你還在火上烘報紙。」

嗎？」

「先生，是的。雷尼先生下來看報，我總這樣做的——成習慣了。」

「奇怪，小事情總與大事情一起來。嗅到了烤麵包的香味，就憶起了整個孩童時期的情景。」

「是，先生。」

他吃着醃肉和雞蛋，看着報紙。歐洲的不甯——巴爾幹半島的混亂，愛爾蘭的不甯——英國官吏被刺，聖誕節的應時文章，充滿了拉丁文的引證——泰晤士報還是這樣可愛。

這時候，却脫溫特開始走入門來。

「哈囉，你好呀！」

「他記起他的保姆潘司培小姐曾這樣對他說：當別人說「你好呀？」的時候，最好的回答是：「你好呀？」假使你真的告訴他，你顯得出身低賤……：「但是潘司培小姐，」他有一次問：「假使你真要曉得別人的近况，他們就不會告訴你了！」

他也就這樣回答，「哈囉，却脫，你好呀！」

「見見我的妻子，蓄地亞……蓄地亞……這是查利。」

蓄地亞是一個身材高大，面貌皎好，而雙眼細小，帶着怨恨眼光的女人。

第二個進來的是琴麗亞，比從前更胖了些，其餘還是老樣子——紅紅的面色。

「哈囉，查利，史爾同訴了我們太奇怪了。你如何——」
但當他們互相擁抱時，又都感動得說不出話來。却脫與他搶着拿食物給她吃，却脫快了一
步，他退到椅子上。

「琴麗亞，腰子好嗎？」

「祇要妙蛋好了，却脫。」

「不要醃肉嗎？」

「真的不要，却脫。」

「父親今晨怎樣？」

「當我下來時看見一個護士——她說他昨夜很好。」

「噢，很好——一定不吃醃肉嗎？」

「不吃。」

「查利，你怎麼了？你盆中的菜不多呢！」

「謝謝，不要拿給我。」

「那麼我自己吃了，我已很餓。驚人的事總使我這樣……父親的病太掃了興——不然我們得舉行宴會慶祝。」

「他的病很使我不樂，但我敢說不是這個理由使你掃興。」

「不是這個理由？那麼……」却脫拿着盆子走到桌邊，細心的向桌上觀看，直到別人的聲音近來。這時候，他好像吃驚的抬起頭來。「早，喬治……早，白立其」

喬治的臃腫而有鬚子的臉上發出神經質的笑容；白立其是家庭中年齡最輕的一個，常帶笑容的臉，又有些怕羞。喬治的妻子紋拉，琴麗亞的丈夫……「查利，這是狄克·方惠爾。」——「呀，呀，呀」——狄克是一個身長，高鼻子的人，把全付熱誠放在一陣猛烈的握手中。

平常司唐敦早餐的空氣很沉悶，大家不聲不響的吃着。但這一天的空氣變了，大家互相談着話。查利覺得大家都有與他一樣不安的神情。在互相談了一些關於天氣，新聞等敷衍的話時，他想好了一篇要說的話。

當威爾生出去拿咖啡時，他清掃一下喉嚨以盼起大眾的注意：「嚶……我不能把我回來的前因後果解說明白，很覺抱歉，但我已回來了，這對你們固然是件奇事，對我亦復如是——所以然者我以為由於失去了記憶——但我要跟各位說的：我還是個常人，沒有生病，不要把我特殊看待——我也希望不致於由我回來而使你們不安。」

他希希這幾句話會使大家安靜下來。但話說完後，他看看別人的眼光——更加狐疑的眼光。

於是白立其靠過來撫着他的手。

「很對，查利。」

却脫從桌子的另一端嘎聲地喊起來：「很明白，我們有說不出的快樂，祇是父親生了病，願上帝保佑，但——但——」

「我願——」他插口道，但這時候，威爾生拿了咖啡進來，於是他們又都沉浸在說笑中，空氣似乎緩和了些。

沈達德醫生與阿斯萊醫生來得很早。沈達德是一個多話，年老的內科醫生，他的業務很發達，生活也過得舒服。他在司唐敦做了幾十年的顧問醫生。阿斯萊是倫敦的心臟病專家，穿了人字呢長褲，先在病室中診視了一小時，然後到餐室中想與查利談談。

他們鄭重其事的握握手，由於醫生的建議，他們到花園中去講話。頭上五分鐘化在互相寒暄中。查利的話越說越少，最後他竟不開口了。於是沈達德打破了沉靜：「我要問你問題了——然而這不是我的事。史爾同告訴了我你所對他說的話——這是件特殊的事，我也不曉得這類事。你願檢查一下身體——」

「現在不要。」

「好，我不怪你——也不錯的一樣，假使你要——」

「謝謝你的關心，告訴些父親的病情。」

「就要講到這個了，我以為他的病很嚴重。」

他們靜靜地走在一條小路上，於是沈達德繼續道：「我敢說你回來了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要見他，因此我請求你（不管你怎樣請求）暫時不能與他見面。」

查利想不出有什麼理由在。他說：「坦白的告訴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像他這樣年齡的人，又生了這種病，要他完全復原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我們希望他能慢慢的進步——使他能忍受極度快樂所引起的刺激。」

查利有點光火，「你不要這樣轉灣抹角，沈達德。我知道你的意思，你要父親的病況好些才允許我去見他。」

「噢——呃——大約——」

「不要爭什麼了，我完全同意等到你認為可以的日子我再去見他。」

「我不曉得用什麼字句來感謝——」

「不要這樣。當然我高興見父親的，但你說他受不起刺激，那麼多等些日子好了。」

之後，他們不大講話。查利覺得他對醫生所講的話，表示他不是個所謂孝子，但他覺得不能自己。

「一小時後，史爾回來同他講話。」

「沈達德醫生說你已同意了他的提議，等到——」

「是的，我同意了。」

「我怕又有麻煩的事來了，先生。現在，僕人們已曉得你回來（這當然是避免不了的）——
但我想不出不使消息外漏的辦法。」

「有什麼要緊呢，我的回來與本地法律沒有抵觸吧？」

「不是這個，查利先生，你父親有時會要份報紙看看，我怕他會從報上看到這消息。每日郵報的記者已打了電話來。」

「這麼快，他們要想把我寫成民族英雄，錯了。我不見任何人。」

「我怕這事免不了，先生，採訪是他們的職業，他們會有辦法。」

「那麼，你想怎麼辦？」

「我想用私人的名義在電話中對他們解釋，說由於雷尼先生的病，不能——」

「你的意思要與編輯接頭嗎？」

「不與編輯，先生——與經理。雷尼先生有一家大報館——」

「他有一家報館嗎？我從不曉得。」

「你離開家庭後才盤下的——晚報。」

「好，假使你以爲這樣做有益，就試試吧。誰去與他們講——喬治還是却脫？我以為却脫好？」

「是的，却脫溫特先生比喬治先生更會講話。」

一小時後，却脫笑着走到查利那兒。

「什麼都講好，我打了電話給鮑羅爾，他起初有些弄不明白，後來他說會關照下去。」

因此這事變成倫敦各地茶後酒餘的奇談，就從沒有在報紙上發表過。祇有一張地方廣告報的編輯先生有些不賣帳，他以爲這種千真萬確，並且又不得罪人的消息，爲什麼不要發表？但當却脫溫特專程去拜望他後，事情也就解決了。

從早晨起，老傭人都走來與他握手，說些真心的恭賀話。他的記性很好，還能記得他們；但不斷的做笑臉和握手使他討厭，還有新傭人的陌生面孔，看見他們躲在屋角和走廊上窺看，他們都知道這個故事，皆欲一觀故事中的英雄。

有一次他經過父親病室。門當然關上了，但鄰室的門開着，他看見裏面兩個年輕的護士正在很快的講着話。當他走過時，她們看看他，從這一點上，她們也聽得了這驚人的消息。

當他走入餐廳吃飯時，發現沈達德與屈羅夫正在激烈辯論。屈羅夫是家庭的法律顧問，是

一個瘦長而尖面孔近六十歲的老人。一陣寒暄後，醫生和律師互相看着對方，好像要把辯論結束的樣子。查利說：「不要因我而打斷你們的談話。」

「查利先生，我所說的是法律方面的問題，」屈羅夫撮要的說：「當然我們要避免你父親受刺激，但我們敢說他本人願避免嗎？」

「我所說的是，」沈達德發怒地說：「現在一受刺激也許立刻會死。」

「但我們要聽聽查利先生的意思，」屈羅夫慫恿的說。

查利却喊道：「噢，不要牽到我身上來！」

「你說這話很不對，查利先生，做律師的我，要把事情看得嚴格些。遺囑還有問題呀！沒有人會忘記遺下的一筆相當大的財產。假使他曉得你平安的回來了，他的心思又如何，我們應該曉得的。」

「我們也應該曉得，他是個病重的人。」沈達德回答。

「我敢說，當今的大問題，就在如何把財產再分配一下——」

查利用拳在檯上擊了一下。「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屈羅夫，但我對那一方面實在沒有興趣。」

「但這是我的責任，查利先生——對你父親，你對家庭和對你的責任。我對我的當事人有

情理上的——」

沈達德插口道：「假使你祇以爲修改遺囑這一件事要通知老雷尼先生，那末不妨召集家族會議好了，這事與老先生無關。」

「這好消息的刺激，可能會使他霍然生出力量來修改遺囑呢！」

「謝謝你這滑稽的理論，屈羅夫。當你需要關於法律上的疑問時，那麼也可請到我這裏來了。」

查利微微的苦笑着調解道：「我猜不透你們爲什麼要爭論。你們都對——但假定我不參加呢？假使父親見了我要因刺激而病加重，我不要見父親，我也不問在遺囑中有份沒有。現在你們都滿意了嗎？」

他們當然都不滿意。吃飯時，大家都壯重地靜默着，他覺得兩人正在想些話出來預備再作更激烈的辨論。

下午，他在圖書館中想找片刻的安靜，但却發現了他。「老弟，我能明瞭屈羅夫的心情。法律上講來你是——噢，我不斷定說死了——但不正常的活着。他從這一方面來說，而我的意思，若老人有了三長二短——願不成事實，但又不能保險。別人都分得許多遺產而你却一點兒都沒有，對你如何可算公平？因此我以爲屈羅夫的話很對——當然把你的消息一步一步的講給

他聽——或者就叫史爾同——」

「緊要關頭時我們都想到史爾同。但我真的希望你不要管這件事，屈羅夫告訴我，我還可以從母親一筆遺產那裏——」

「但天呀！你能靠了每年五百鎊的進益而生活嗎？」

「噢，那我不知道，很多人也就這樣過的。」

「但——老弟呀——你預備幹些什麼呢？」

「不十分知道，我敢說我應找些事做。」

「你想在公司中找個靠薪水的工作——」

「我覺得公司中任何事情都可以。」

「你不應把這事看得不十分嚴重。」

「非但如此，我反覺得稀鬆平常……但我們不要立刻就決定，是不是？」

「當然不要，喝一杯？」

「不，謝謝。」

「我要飲一杯了，老實說，這些事情煩惱了我。起先它給我胃口，但現在我覺得有些——」

「你說因我的回來而引起的紛擾嗎？」

「噢，老弟，這不是你的錯。然而你要做些什麼呢？但你曉得家庭間的情形——已爭得你死我活了。」

「爭論些什麼呢？」

「噢，屈羅夫和沈達德——像狗與貓的爭了一天，還有蕾地亞——她從來沒有見過你還不十分相信你的事。當然囉，老弟，你還沒有把你的回來詳細地解釋一下。」

「我曉得這一點，假使詳情能曉得的話，我自己也極願知道。」

「不要誤解我的意思，我絕對接受你的陳述。」

「但我沒有說過什麼。」

「噢，早餐時你說很好——正常，我相信你的話，不管別人怎樣想。」

「這是說你妻子當我是騙子？」

「騙子或別的……噢，假使她以為如此，她錯了，這是我所能告訴她的。」

「我希望你不必去嚕囂。」

「你的話很對，但……一定不喝酒嗎？」

「不要，謝謝。」

「那麼振作些，願上帝保佑。」

x
x
x
x
x
黃昏時，他決定離開家，這倒並不是有人對他不客氣——相反的，家人對他非常客氣，但他覺得他引起了紛擾，使自己和別人都覺不安。他已把他的意思告訴了屈羅夫和沈達德，但他們還是爭辯個不休，這樣使他有些惱怒了。

「史爾同」他說：「我在這時候留在家中徒然使得大家不快樂——因此，我要捲捲舖蓋，偷偷地溜走。但我不會走得遠，同時也留個通訊處給你，當要我回來時（譬如說，父親的病好些了）可立刻通知我，不要告訴屈羅夫我在那裏，也不要告訴別人——我祇告訴你一人，不然他們會當我是騙子或什麼東西……我會到白林登去買衣服。」

「白林登先生？」

「是的，我總歡喜白林登。我會獨個子過得好好的，不要爲我操心，你能替我預備一個行囊和給我些零錢嗎？——我想富貴家庭中最困難的要算支付一些多餘的另用錢了。」

「我能替你準備的，先生。」

「好……在我行囊中放幾本我從前在大學中讀的書。」

「或許不要以看書來麻煩你的好，先生？」

「不然，我想用激動的方法來治療我的心情，好似有人用震動來修理鐘表一樣。叫汽車開

到司各培車站，我不高興與五橡鎮車站上的熟人握手。」

「我明白，」史爾同遲疑了一下，然後說：「你真的要到白林登去了？我說你不想——想

查利笑笑。「史爾同，我一點兒也不——請放兩本偵探小說。你替我打個電話向白納司旅館定房間。」

「白納司，我想那不是……」

「我曉得，我在火車旅行指南書上看到，它位在雷琴賽方場上——當我小孩子的時代母親和保姆常在夏天到這裏來租房子的。」

x x x x x

他就這樣去了，當他到了白納司旅館，發覺並不舒服，就移到附近一家旅館中，並且通知了史爾同。他雖不要奢侈和豪華，但保持着夠水準以上的旅館生活——這較他回到司唐敦時所穿的衣服的水準要高了。他懊悔當時在利物浦丟掉了那套原來的破衣服，它或許會發現一些頭緒出來。他不住的回想着，但得不到解決，使他更沉浸在痛苦和徬徨的迷離中。因此他還是回憶早期的孩童生活和戰前的學校生活，這給了他暫時的安慰。

史爾同隨意給他選了幾本書；第二天又有一包經過審慎選擇的書從司唐敦寄來。裏面

有幾本是他預備考劍橋的書籍——史得培的英國憲政史，貝斯的神聖羅馬帝國通史和及蓬的羅馬帝國興衰史。這些結實的讀物使他足夠消磨每天的早晨。有一天，當他走到洛丁定地方去的懸崖上時，遇見一個帶着狗的老人，怪有興趣的走着下面的沉船，他走上去攀談，一下子就話題轉到書本和政治上，接連三個早晨他總去散步，總遇着那老人，談着同樣性質的話，一次比一次有趣，但第四天早晨起，查利再也遇不見那老人了。他也不以為意，反而他覺與互不相識的人談話，很是愜意。

史爾同常寫信給他，報告一些司唐敦的近況，但也沒有什麼可述：雷尼先生的病還是如此，沈達德和屈羅夫還在爭辯；而家人間也更明爭暗鬥得利害，好像不如此，司唐敦就沒有了生氣。他們全都希望可以早些回去，然又說不出口——不能說希望老人快死。屈羅夫曾與阿斯萊醫生有過一次不滿意的談話；却脫的妻子不與白立其講條件了，却脫致力於打彈子；本地牧師想要見見查利；天氣還很好，但氣壓表已在下降了。這些情形都從史爾唐的來信中看到，或是從來信的字裏行間猜測。

一天早晨早餐時，當他正在看史爾同的來信時，一個僕歐送上一張電報——他的父親在幾小時前突然死了。

他收拾行裝，趁下一次車到司唐敦。到五橡鎮車站，已在五六點鐘，受了車站職員對他的恭

賀和歡迎，再趁汽車趕回去。這時候，天幕已開始黑暗，但司唐敦的白色的大房子還不使游人清晰可見。

史爾同在門口迎接他，在半明半暗的大廳中，却脫正拿了一杯威士忌沙達。

「哈囉，老弟，很好吧？史爾同說你到海濱去吸新鮮空氣的——不怪你……近來很冷——喝一杯怎麼樣？」

查利答應了，却脫伴他到餐室中（這裏放着許多種酒。）「你曉得，我有一次，到倫敦去找一個人——他把原來的照相館改成了酒吧間，一面接連了餐室——很好的計劃，你以為好嗎？……願上帝保佑。」

查利問了一些關於父親死時的詳情；接着，獨個子走到樓上，走進老人躺着的房間。然後他又下來與新到的家族見面，傑爾帶着凱地和琴萊。傑爾是一個身段高大，穿戴齊整，年近五十歲的太太。她是家庭中的長女，嫁了一個文官，但不久就死了，遺下前妻的一個女兒。凱地祇有四歲，不很討人歡喜，就是那些不是討厭她的人批評起來，也會說她「矮小」得可以。琴萊剛從甘納司回來，慢慢的說出預備好的一段見面辭：「查利，我能再看見你，我多麼快樂呀！我明白當你在利物浦恢復知覺時，你僅有的安慰是發現並不在德國。」

這種富於談諧的話使琴萊被人目為聰明，但祇限於每次說話的頭上幾句，以後就缺少這

種風趣了。外表上看來，他個子很高，瘦小漂亮，過着絕對文雅生活的人，也常玩玩網球，交交朋友，繪上幾筆朋友稱爲「不很壞」的畫。

現在雷尼一家人都聚在一起，以年齡計算：琴爾最長，却脫溫特，喬治，琴麗亞，查利，琴萊和白立其最幼，似許多分散的家庭一樣，一旦相聚了，除了談些自己的家常（傭人的麻煩，新房子，商業上的齟齬等等）外，就談不出別的東西來。史爾同把喪禮安排得好好地，查利很感激他，史爾同也特地爲查利預備了一間房間，讓他能安心的休息和看書。他覺得家庭間任何人都對他懷疑，若與任何人接近了，就會對他提出他所回答不了的問題。

老雷尼先生曾在未死的一年前，請了一個名叫西培萊的寫他的傳記，老先生先付過他一筆稿費，其餘部份等寫完經認可後再付。當老先生的病重了，西培萊恐怕拿不到其餘的半數，就草率的完成了這部著作。

寫得很精緻的原稿由專差在喪禮前送到，史爾同接受了放在大廳的桌子上；查利在一小時後走過，看見了就隨意的翻翻，剛巧看到一段關於雷尼鋼鐵廠所在地的高杜敦的描寫。

但高杜敦所犧牲了的安靜而優美的風景，可拿鎮上的樂觀和興盛的空氣替代，再加以雷尼鍊鋼廠的興建，高杜敦得感激這位出生於英國鄉村中心的孩子所成的事業。

查利微笑着不再看下去，他覺得這本書（假使都似這一段文章）一定可得他父親的喜

悅。

然而家庭中的別人，拿了原稿大加批評，結果一致說還算可以，這當然含有獎勵新進作家的意思。可是這本原稿的最大價值還在供給他們吃飯時的談話資料。飯後，家族們又面臨一個較葬禮更嚴重的場面——宣讀遺囑。屈羅夫的袋中藏了祕密坐在桌上傲然自得來預備。

史爾同也在這種場合參加，這成了家庭中一種不成文的傳統習慣。却脫溫特正與屈羅夫談着商業的樂觀：「我們現在正預備把戰時設備有效的轉變成平時工業，因為英國的工業有着黃金的將來——上幾個星期中，我們的一廠改成生產機器腳踏車——我們已經遲了，競爭不過別人。」這是對家庭方面一些空泛的好消息——但除此外能講些什麼呢？於是有人提到那本傳記，喬治徵詢史爾同的意見。

「我看過了，先生，似乎寫得很恭敬。」

「恭敬——或尊敬？」琴萊較平時更快的插入一句俏皮話。

「我想，都有些，先生。」

史爾同笑笑，除了查利外，都笑起來了，好像他們沒有理由不笑。笑聲中，却脫溫特瞧過檯面，遇到一個會意的眼光。「屈羅夫，到圖書室去怎麼樣？」

半小時後，祕密洩露了，他們也不覺什麼奇怪。亨利雷尼的大部財產（去掉遺產稅外）有

一百八十萬鎊之多，平均遺傳給六個孩子，却脫溫特因為接管許多工廠和商行多得到些財產。司唐敦的和倫敦的房子也遺留給他。幾件貴重的動產也分給各人，僕人也得到一份，一小部份捐充善舉，查利當然沒有提到。

遺囑的內容並不特殊，因此當屈羅夫摺起來放在衣袋中時，大家都覺得一陣輕鬆。任何微弱的恐懼心理（金錢出入的事都有這種心理）也都煙消雲散；他們都能舒服的過一生——較他們預期的更爲富有。

史爾同在宣讀遺囑時並不真正在場，但當讀完後他進來時，却脫溫特第一個裝腔作勢的招呼他：「史爾同，他記得你，你得了一千。」

「雷尼先生很慷慨。」

「假使你聽我的話，你把錢放在公司裏面——保你有機會加倍或甚至三倍……我們以後再談吧。順便問你一聲，你高興再與我在一起嗎？」

「我十分情願如此，却脫溫特先生。」

却脫已儼然是工廠的經理，司唐敦的主人，家庭的最高主宰，裝出一副辦事的姿勢來，對屈羅夫看。「現在，老伙件，在結束會議前，我想你還有幾句話要說一說。」

屈羅夫站起來，清一清嗓子，開始述說：「在目前情況下，實有平均快樂與痛苦，獲得與損失之

必要。假使雷尼先生能知道了這事，誰知道要怎樣：」然而他們都知道他的意見，以及他與沈達德醫生爭執之焦點；雷尼先生的死已終止了他們的爭辯，目前也不必再去提到它。他所考慮到的無疑地也爲大家都感覺到——一種歡迎查利先生分享他們所得的無限快樂和財富的正義感。「我們不必追究查利先生過去幾年來的情形，這是上帝給他安排好的一段神祕。」律師向全室作着嗤笑：「假使我們的祝賀似乎覺得遲緩或缺少表示，我請你在這時候發表一些意見。」

查利微微的一鞠躬，他不以爲他們的祝賀遲緩或缺少表示——實在呢，他感覺到他的不舒服還在於太多和不斷的恭賀。

律師繼續道：「現在歸到我的本份內的事，我要把這事直接而簡單地講出來。這似乎在却脫溫特先生（家庭間將來的主腦）和我（雷尼先生前的代理者）我與他相處了四十多年，熟知他的一切……」

律師滔滔不絕地說了一大套。而實在呢，祇是屈羅夫辯不過了醫生，到家族前來施展其口才，以便得到合理的補救辦法——每人同意讓出七分之一的遺產，使查利也得到同樣一份。這事在一連串和平的「公正」和「公共利益」的法律俚語下化費了十分鐘點光陰解決了。在這一段時間中，查利臂靠着椅背坐了，看着各人的臉部表情，他覺得（除了却脫和白立其外）

他們都顯得十分沒精打彩。却脫像聖誕老人一樣希望得到他人的擁護，所以滿是熱誠，白立其總是面帶笑容。但別人都想儘可能的逃避責任——每人撓起了嘴巴，突然的決定與四萬鎊訣別了吧。他們好像小學生似的受了強迫而把自己的所好壓制下去。屈羅夫給他們解釋，說明這是他們不可避免的責任；却脫也以昂然的姿態說：「我們一定要給他一個公正的措置。」但當查利看到喬治，琴麗亞，傑爾，琴萊和蕾地亞的臉部表情時，他知道她們都好像在被迫着吞嚥一些自己不願吃的東西，這情形給他一種茫然若失的人情，他覺得她們都把他當惡運之神一般看待。

突然，他發現自己站起來，對着他們作演說，他聽了自己的話，好像出諸別人的口。「非常感激各位的好意，也很感激你，屈羅夫。你剛才提議的辦法的確非常慷慨——其實有些太慷慨了。我是個孤欲寡味的人——我的物質慾望很低——我所有的小量收入已足夠我的生活所需。因此我怕我不能接受你們的好意，雖然我非常感激你們的盛情厚意。」

他再注視各人的臉部，注意着他們眼光間有一種突然的鬆弛和喜悅。——却脫的妻子蕾地亞尤其表示得明顯。顯而易見的，他們沒有料到他會拒絕。這使他發生了興趣；然後他們又懷疑着他的拒絕究竟出於要看看他們的好奇心還是爲着別的理由而發。他並沒有一定的意見——要這筆錢或不要它，但他的拒絕接受並不由于客氣是可斷言。

屈羅夫和却脫溫特立刻加以反對。屈羅夫的反對倒是真心的——究竟他不會損失什麼。但却脫的反對爲什麼呢？他的反對可能是一種虛偽的禮節，以抵消其妻子無恥的貪婪眼光嗎？也許他預期着不能成功而虛加反對嗎？查利不相信却脫的反對是與其妻子要面子，因爲蕾地亞就坐在他旁邊，而他是個怕老婆的人。然而查利繼續拒絕，而却脫繼續反對；家族都在爭論，他們覺得查利一定不會拿這筆錢了，落得裝得慷慨一些；但他們的假慷慨裝得太長久了，——他們鑄了個大錯。使查利突然覺得疲倦，說道：「好，假使你們一定要如此，我也只好受領了。」

屈羅夫昂然以自己的勝利自居，却脫遲疑了一下，走過來與查利握手。「應該這樣，老弟：——現在我們的事決定了，屈羅夫會安排其餘的手續。」但別人祇能詫異地面面相覷，強迫着在連接的靜默中作不同的微笑。

在文件上都簽好了字，於是查利溜到樓上去。他的臥室是他孩提時代所睡的，祇是多了些陳設，那間臥室凸出在屋角有如砲台，四分之三的一半圓形裝了窗，從窗中望出去，可以看見花園中的美景和清晰的天際，即使在有霧的日子，從這裏望出去的風景還是美麗非凡，當凱地進來時，他正在凝視着窗外。「噢，查利舅舅，我給你看看這個——今天的泰晤士報……她展開報紙在「死亡新聞」一欄內指出一篇文章的結尾：

——一個絕對的個人主義者，他在商業和政治生涯中都沒有經歷任何風波，而與自由貿

易的經濟和輿論兩方面的供獻還繼續存在。他的個性易得反對者的尊敬，而不易得到羣衆的擁護，他的大部精力集中在工業上，很少在政治上活動，雖然他是保守黨的議員，但嚴格地講來，他並不直接參與政治，而他在政治舞台後面的力量也從沒有消滅過。

「查利舅舅，這是什麼意思？」

「這祇是別人寫的一篇文章。」

「但我不懂它的意思——我能懂得幾個字的意義，但好像說得空空洞洞，這是在說舅公是不是？」

他回答着，好像忘了與誰在講話：「這是一封批評我父親的信，作者大約對他了解得很少，並且很不讚成他的所爲。」

「爲什麼不讚成他？」

他想避免回答。「很難說——或許他不是喜歡他……走開吧——吃過點心嗎？」

當他像她一樣大時，每到下午總有一頓點心，由保姆當心着麵包，果醬和糕餅，

「他們在陽台上吃，你不去吃嗎？」

「我今天大約不會去吃了。」

「你覺得不舒服嗎？」

「噢，我很好。」

「喪事使你難過嗎？」

「喪事總使人有些難過的。」

她還站着，好像要與他親近，她突說地說：「琴萊很有趣，是嗎？」

「是的，他是家庭間的幽默專家。」

「他今晚要回到甘納司去了。」

「噢，他？」

「假使我抽一支煙，你不介意嗎？」

「抽煙？——」

「我真的抽煙，你知道——凱培地方大都數的女孩子六歲時已會抽煙了。」她從皮包中

拿出一包香煙，點着了。「你不介意嗎？」

「不，」

「我曉得你不介意，你對任何事不會說混蛋的。」

「你們在六歲時已都會罵『混蛋』了嗎？」

「不——這是母親在却脫舅舅前說你的話。」

「我曉得了……噢……」

「但我還有幾句話……你以為史爾同還算有本領嗎？」

「豈但還算，簡直非常。」

「我想祇有他才真正能夠寫一本關於舅公的書。」

「好計劃——爲什麼不對他說？」

「我對他說過，但他祇笑笑。他對無論什麼人都很和氣，是嗎？去年我們在此地有一次盛大的聖誕宴會，（舅公生病以前）有燈謎的遊戲，我們猜了許多……不，這不是聖誕，是新年，因爲我與白立其爭論過誰在新年的頭髮最黑……」

「一定是你最黑了。」

「却脫舅舅今年還會舉行新年宴會嗎？」

「我怕不會有吧……我們戴着重孝。」

「我此次來的真正目的是與你告別，我與母親要在今晚回去。」她伸出手來。

「再會，凱地——你能來這裏玩玩很好。」

他引她到門口。

「查利舅舅，你真的不記得二年來的事情嗎？」

「千真萬確是這樣的。」

「奇怪得很，這兩年中你遇見了些什麼呢？」

他大笑起來，拍拍她的肩頭。「是呀，忘記也有它的好處。譬如，我敢說你要我忘記你是會抽煙的——」

「或許我有些像你——我不會罵混蛋，」她回答着，一面跑出房門。「再會，查利舅舅！」當她走後，他覺得有些自慚——縱容了她吃煙和罵人，他覺得身上附了鬼才會如此。

晚飯時的空氣又是很緊張與不歡。琴萊，傑爾和凱地已走，餘下的人也計劃着預備在明晨動身。琴麗亞和她丈夫預備住過了新年回去，一面也可「幫幫」却脫和蕾地亞。

「傑爾和琴萊急於向你告別，查利，」蕾地亞說：「但當凱地說你不下去吃點心時，他們就不敢來打擾你。」

他笑着說他完全懂得。却脫與屈羅夫談着商業，却脫喝了太多的酒，滔滔不絕地講着英國工業的前途和政府的後盾，這使他的話題轉到政治上：「我不是政治家，假使本地人要提我的名……當然，就是現在想到這一點還覺太早了。」

但却脫顯然已想到這一點，躍躍欲試地要想在政治舞台上佔得一席。

第三天早晨，當喬治和他的妻子帶了白立其在早餐回去後，查利突然決定要與屈羅夫同

車回倫敦。他們一同與却脫告別，一陣喧嘩的告別聲中，史爾同與查利在行李後面靜靜的談着話。

「你預備住在倫敦嗎，查利先生？」

「我會告訴你，史爾同。無論如何，我沒有什麼不舒服。」

「我希望如此。」

在行車途中，他對屈羅夫說，當初的拒受遺產，實在出於本心，後來的接受祇是因爲他們硬要給他，因此，假使他們現在要推翻前議，也無不可。

當然，屈羅夫回答說這是不可能。「查利先生，其實你對這件事太不想想了。二十多萬鎊不是個小數目呀！」

「就是這點呀，我不曉得如何處置它了。」

屈羅夫善意勸告道：「你遺產的大部份是公司的股票——你祇要坐收股利而已。」

「我不想與家族中的企業混在一起，我不是商人。假使我要這筆錢，我倒是喜歡賣掉股票，立刻換進公債。」

「但，查利先生，我——我勸你不要——」

「爲什麼不要不可這樣做嗎？」

「當然可以——股票可立刻在市場上出賣，但我勸你——不要這樣做。」

「那倒奇怪了——我總以為你們做律師的都喜歡公債，公債不是比任何東西都安全嗎？整理公債怎樣？」

屈羅夫似乎不容易說出整理公債和雷尼公司股票的好壞來。

「當然我不反對政府公債——沒有人能反對，不過我得勸告你在投資時要小心些……但……噢，讓我告訴你一個祕密——當然，具體還沒有決定，但當你父親將死時，有一個把雷尼所有的公司從新整理一下的方案，這對股東是有利的。我不能告訴你其他的詳情，但你知道，現在賣掉股票是件不智的事。」

「我還是要賣掉它，我對投機不感興趣，說做就做。」

「當然，假使你直接關照我，我不能拒絕你。但除掉本錢外，還得攷慮到利息，公債的利息很微薄呢！」

「我也不以為意，我能很舒服的靠了這些利息的一部份過活，其實，你也得知道我的計劃。我預備入劍橋求學。」

「劍橋？」

「我預備再進那兒。當戰爭爆發，我剛攷完入學攷試。到那兒去唸書也還不錯吧，尤其在你

想不出到什麼地方去的時候。」

第二章

他在聖司橫學院中的臥室裏俯視着河流。他在搬進學校時，就覺得被平靜所包圍了。不是身心的安靜——相反的，他的心很感煩燥，但靜的環境緊緊地包圍在他四周。當他遷入前臥室很樸素，他又放些書籍畫片和兩只安樂椅進去，使樸素的成份減少，然而這臥室還像——如校役阿林說的一樣——紳士的書室。阿林在校中已做了五十年的校役，他說新生總住在他所照管的臥室內。

查利在中學時代末一學期到劍橋來住過一星期，不過那時候他住在校外，因此沒有人認識他。他感覺高興，因為這樣不會有人來盤問他過去的生活了。在教授和高班次的學生眼光中看來，一個富工業家的子弟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他的參加大戰也是件普通的事，因此他交友不多，同時，他歡喜孑然獨處，做一個平常的「讀書紳士」。

他對導師（一個令人厭惡的矮人）拍拉格說，他願攻讀歷史，後來與歷史系主任溫納司教授會面，叫他試讀榮譽學位。因此他買了所需要的書籍，上堂聽講，每星期中在規定的日子與教授吃飯——這是劍橋大學生活所必不可少的。

史爾同經常有信告訴他司唐敦的近況，一般講來，也沒有什麼消息可言。然而從來信的字裏行間可看出：却脫和蕾地亞不善於處置家務，因此史爾同較以前辛苦了。屈羅夫也有信來報告他賣掉股票的信；股權的移讓需要許多時間，直到三月中，律師才正式通知他把他所有的股票全部賣掉了。每股售得七十先令（較聖誕節時已漲上十五先令），買進者除了却脫溫特外還有誰？却脫沾沾自喜地又羅致了許多股票。屈羅夫雖認為賣價滿意了，但還以為這是一件不智的事，因為股票的價格還是看漲。

查利的回信說：這賣價使他十分滿意。那時候已到感恩節，他沒有回到司唐敦，也沒有與家族見面，而是化了三星期到法國北部旅行，經過了許多城市。直到在劍橋暑期上課的前一天返抵倫敦。他在維多利亞車站上買了一份晚報，草草的看大陸上飢荒和革命的消息，早上在旅館中，他在經濟新聞欄內發現一條——「雷尼股票繼續飛漲，宣布頒發紅利。」的消息，他讀了這段新聞，知道股票的市價已到五鎊（即一百先令——譯者）還有每兩股送贈新股一股的謠言。他從不注意經濟新聞，也看不懂它；但從目前的利益上看來，屈羅夫和却脫對了，他却錯了，但他不以為意。自己既覺得快活，又為却脫高興，因為錢太多了對他沒有用，而却脫可多些錢化了，他完全沒有絲毫的懊悔，反而寫了兩封短信去恭賀却脫和屈羅夫。

第二天他到劍橋，又沉浸在學校生活中，把經濟消息完全忘記，他還是不易與人相交，但他

參加了一個名叫「海力帝克斯」(Heretics)的俱樂部，有時候也到在魚舖的樓上去出席每週一次的辯論會；他也知道了鄰室的一個同學——一個名叫鮑爾的印度貴族，他是一個數學家，或許還是個天才。查利起初以為他是個怪物，後來當他是人，後來成了朋友，再後來查利竟每星期中有一二次會到鮑爾的臥中去吃咖啡了。

夏季來臨了，他的大部份光陰化費在河上讀書，通常總在上劍河的大却斯脫一帶，有時候也輕舟一葉，在沉靜的老廠河中漂流。一天早晨，小舟已泛到老廠河，向右轉灣，駛入一條支流中；河中充滿了沉在河底的木條，水面上錯縱生長着樹枝，船很困難的前進着；經過了許多時間的掙扎，豁然間他進入一處垂楊覆水的小池塘。當他在那裏休息的時候，一股驚愕的感覺侵襲着他，好像這不是一條英國的小溪，而是剛果或亞馬遜河；他覺得異常的快樂，在那裏玩了整天，直道應該回去參加畢業班在校園中舉行的茶會時才回去。他與那個在蘋果樹下服侍的老婦人很親熱的談着話，把擦傷的手臂給他看，告訴她他划到了什麼地方；她很不經意的回答道：「噢，你到的一定是跑納河——白羅克也常稱讚那裏的美麗——他的手臂也常擦傷了的。」他有一陣古怪的喜悅。因為除了白羅克和他，就沒有別人到過那裏，他覺得他不能再把那裏的安靜破壞了，因此他從此不去再玩了。

他與講師間的相處甚得，功課也出人投地，同時很少參加各種活動。溫納司教授甚至答應

他在七月中選讀歷史的榮譽課程，他祇讀了兩學期，而別人要三學期，有的甚至要六學期。「你的根基很好，」他對查利說，又笑了一笑：「同時又有好的記憶力。」

他聽了這話，不克自制的衝口回答道：「你稱讚我的記憶力倒奇怪了，因為——」於是他把戰場上受傷的事和一段自名為「黑走廊」的光陰告訴溫納司。

× × × × × × ×

溫納司注意的聽着，等一段簡短的敘述說完了，從檯上的拍紙簿上撕下一張紙來，畫了一個長方形。「我是個史學家，這問題不在我研究的範圍內，但倒也是很有趣的問題，如果從你的所說看來，你的生命分成三部——好像撒薩時期的高羅人一樣分成三段。」

「或者像李琴街一樣。」查利覺得有趣地說。

「或者像維多利亞時代的小說。」溫納司快活地爭着說。

「或者像一棵蘆草。」查利再搶着說。

這樣搶着說話使他們高興得很。「我們把它分成A B C三部份，」溫納司說，一面把長方形一劃三，每段寫上字母。「A是你受傷前的一段生命，B是受傷後到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利物浦之間的一段——照你的說法，那時你突然記起你的姓名和身份，C是那時起到目前的一段。在C期中——就是目前一段時間——你對C期和A期的生活有了正常的回憶，但記不

起B段了，我說對嗎？」

「很對。」

「推論下來，那麼你在B段中一點兒記不得A段的事了？」

「當然記不起。」

「謝謝……我想問你一聲——我可以把這件事講給我的朋友弗里曼醫生聽嗎？」

當查利正在疑惑不決時，溫納司又道：「假使你不願意的話，我不宣佈你的名字好了。」

查利然後答成了。他第二次與溫納司見面沒有提到這事，直到幾星期後，上完了歷史課，溫納司叫他稍等一下。「我的朋友弗里曼果然對你的遭遇極感興趣。假使你不反對的話，他極願與你見面一下。也許你曉得他是個有名的哲學家和心理學家。」

查利起初又要拒絕，但知道了不把姓名宣佈時，又高興的答應了；因此他們在溫納司的房間裏古怪地見面。這位著名的權威學者與查利談了一個多鐘點的話，完全用隱名的方式談着，他的結論是B段的記憶雖然確不定要隔多少時候，但一定會回來的，查利與弗里曼後來又見了幾次面，他覺得這樣與弗里曼會面很感興趣。同時他漸漸地與弗里曼做了朋友，因此當後來偶而他被弗里曼知道了是誰，也不覺得怎樣窘了。

查利的歷史榮譽課的成績很好。但當他與柏拉格和溫納司商量後，他決定在第二年改經

濟他已讀了些經濟史對影響人類生命的經濟大感興趣，因此才有這個決定。

漫長的假期中，他住在劍橋，早晨和黃昏讀書，下午化費在划船或散步上；他歡喜假期中的劍橋——靜靜的街道，星期日的和平空氣。八月裏的陽光照在許多要到開學時才開啓的店門上，大部份的書店還開着門做買賣，又有許多好的音樂會——兩個月的假期就這樣很快的過去了。

史爾同每星期都有信給他，除了家庭間的糾紛外，沒有別的消息——司唐敦失竊了一次，由於與一個園丁結了怨，不許他復職，（查利能斷定這是却脫不聽史爾同的話的緣故。）而却脫把這事小題大做，整批的開革了許多服務多年的老傭人，祇留下幾個年輕不懂事的。却脫也寫信給他，懷疑着史爾同的辦事能力，並且徵求查利的意見——賣掉司唐敦那所房子。查利立即覆信說這事應該却脫全權處理；司唐敦大而無當，不應為家庭的面子關係而守着這得不償失的家產。却脫沒有回信，但幾星期後，查利從屈羅夫那裏聽得司唐敦已在市場上出售，但在目前的情形下不易脫手。

有一個星期六，上好課回來，他看見凱地仰臥在沙發上，阿林滿腹懷疑的在伙食間中走來走去。「哈囉，查利舅舅，」她高聲的喊起來，接着低聲的道：「他不相信我——我看得出的。」
「但為什麼你事先不告訴我，你要到這裏來？」查利這樣說，想把歡樂的成份沖和他的驚

「因爲你大約曾對我說過不要這樣做。」她立刻回答。他承認了，於是問她爲什麼來此。

「今天是我的生日。」

「真的？——許多快樂的禮物——但——」

「却脫舅舅答應我在司唐敦舉行宴會，但他臨時又取消了，說蕾地亞舅母有些不舒服，因爲我已得了允許離開家中，我不願錯過了這個週末。」

「你不想在這裏渡整個週末嗎？」

「噢，我在白爾旅館開好房間，現代的女孩子會自己做這許多事了。」

「假使他們知道了——你家中——」

「因爲我祇有拜候了一個舅舅，有關係嗎？就是他們知道我也不管——無論如何我不喜歡學校，我想到紐亨去。」

「牛津有什麼地方不好？」

「噢，難道你討厭我跟你在一起嗎？」

他笑了起來，提議帶她出去吃飯。

「我不能在此地——學校中——吃飯嗎？」

「不能。」

他們到皇家方場的勃爾旅館中吃了飯。

「現在，小姐，因為你自己到我這裏來，你得自己負責。平常我的下午消遣方法是撐船，我不管你願意不願意，或者你走你的。」

「我很隨便——我也撐得來船。」

「你不會有機會——我一個撐的。」

她還是很快活的跟着他玩船，談着學校，生活，家庭和她個人。「查利舅舅，我想信你家裏的人一定以為你很古怪——也很了不得。你打倒聰明的琴萊舅舅了。」

他不說話，使勁地把竹竿在河床中插入拔起，使他的靜默有所托辭。他不是不喜歡凱地，其實她有些地方——或許僅是這一點——吸引了他。

她繼續道：「當然，家人並不真正尊敬聰明人，他們怕聰明人會衝突起來。」

「你怎麼說出這些話來？」

「噢，我不曉得——媽離開前的空氣就是這樣，她現在與琴萊舅舅一同住在甘納司。」

他們在果園裏吃了點心，又回到她的旅館中吃夜飯，「你能伴我玩，我很高興，」她說，當他

們走入休息室時，他遵照校方的規定——四年級生到晚上需穿戴學士衣。「這使他們尊敬我，即使我祇有十五歲……順便問一聲，你幾歲？」

「二十六。」

「你覺得二十六歲了嗎？」

「有時候我覺得九十六——不要嚙噉這個。」

「你快樂嗎？」

「噢，很快樂。」

「你能記得曾有非常快活的日子嗎？」

他想了一下。「我還是孩子的時候，有一次史爾同有事到勃林敦來望我們，他帶了我到外面去散步（鮑斯培小姐不在一起）。」他笑起來，「那才快活。」

她笑道：「我最快活的一次要算在一次牙痛的時候。在牙痛將好的瞬那，最後的一次痛使我非常快樂。」

「病娃娃。」

「但痛苦是愛的一部份，是不是？」

他看着菜單：「現在時候，我想還是專心吃些東西——排骨還是羊肉。」

「你說這個，但你不是這個意思……噢，又有一次的快活是休戰日，那時候我在學校裏，快樂着戰爭結束了，好像學校結束那一天早晨醒來一樣——假期已真正的來臨。但從那時起，就漸漸不快活了。你不這樣想嗎？我的意思說，假使你現在再喊戰爭結束了，戰爭結束了，它也不會如第一夜那樣快活。」

「我已決定吃排骨，你怎麼樣？」

「查利舅舅，你討厭我來看你嗎？」

「我不知明天與你怎麼過？」

「你無論做什麼我都歡喜。」

「那很好，上午我要讀書，下午去聽音樂。」

「我也愛聽音樂。」

他笑笑，欣賞着她迅速的辭令，然後決定第二天教她逃學，又使她這樣的纏住了他。星期日早晨，作了一陣費力的長時間散步，下午帶她去聽音樂；黃昏時，才感到一陣輕鬆似的送她上火車。

「查利舅舅，你對我真好。」

「我自己也不覺得。」

「我轉入紐亨來，你真的介意嗎？」

「這不是我的權力能阻止你，但不要以為從此可常常見我——紐亨的校規不准如此。」

「你以為紐亨對我有益嗎？」

「這又是一個問題，先問你對紐亨有益嗎？」

「我希望你能寫信給母親，告訴她我讀紐亨比較適宜。」

「噢，我想我不能這樣做，這是你與她的事。」

「她說她近來供給不起我讀書了。」

「供給不起真的——」但這也不關他的事。傑爾能供給自己到外國去的奢侈旅行，要但在女兒的教育費上打算。

在女兒的教育費上打算。

當火車進站時，她又道：「這是因為生意不發達了。我想這是却脫舅舅要取消我生日宴會的真正理由，到不是爲了蓄地亞舅媽的病。」她又模彷彿着却脫道：「老弟，要節省些了。」

「我以為你並不真正曉得這些事，一個宴會究竟也化費不了——」

「我曉得，但却脫舅舅就不這樣想，他一面是個樂觀主義者，一面又怕得不得了。」她向他看看，又說：「你以為我這話是聽別人說的？倒不是——我自己思想出來的，我不是那樣的笨人。」

「我不以為你是笨人，但我不懂你怎麼會知道這許多買賣上的事。」

「噢，我不能知道嗎？我每次見却脫時，他常對我講雷尼的股票，因此我與凱培地方的女孩子們集資買了些。我們每天早晨留心着股票的價格呢！」

他凜然地說：「這樣，你們太笨了，你們應把化費在這上面的光陰好好地化在的……你們的錢也是……再會。」

火車在駛動了。「再會，查利舅舅。」

在十月小陽春的黃昏下回到校中，一面想着「現在時候」那句話。屈羅夫籍了它而出賣司唐敦，而今傑爾也藉此不栽培凱地。英國人在一九一八和一九一九年說一句「現在時候」往往帶些勝利的傲傲。現在呢，一般商人和股東也會這麼說——股市由最高峯略向下跌，然而買賣還很好，猛漲不能漫無止境的繼續下去。查利回到室內，翻開泰晤士報的經濟新聞來看，雷尼的市價已到四鎊——最高峯已略下回——連紅利計算在內，這價格已較他以七十先令售予却脫時高了兩倍。却脫不應着急——但照凱地的說法，他正發着急——這一定由於股市略跌的緣故。

第二天早餐時，他看着經濟欄內有雷尼發股息百分之十的消息（戰前是百分之十五）在他看來，這已是很好的了。但當他晚上在街上散步時，報童身上掛着「雷尼市價慘跌。波及市

場」的告示牌。他看了報知道少發紅利使雷尼市價一天之間下跌三十先令，其他幾種熱門股票也大受影響。有些敏感的編輯先生們竟叫它爲「黑的星期一」。

他還不以爲意，理論上的研究與市場上的實際情形迥然不同，他猜不透那些投機商的心理。此後的一星期，他就不留心經濟新聞，因爲他的本性就對投機不感興趣；直到他收到史爾同的來信時才又留心到股票的行市。雷尼的普通股在一星期中已從二鎊十先令跌到十七先令。他還不以爲意，認爲這是合理的公司的實值不比十七先令爲多，高價更不值了。

史爾同告訴他，却脫焦慮得非凡，常與銀行界與證券交易所的業中人接觸，還常在城中的寫字間中通宵不回來。查利不懂銀行界和證交的業中人與公司有什麼關係。公司的生意全在科特登的廠中而不在倫敦城；股價跌了，假使你不去賣買，又有什麼關係？他把這意見回答了史爾同，希望史爾同把這意思轉告給却脫。（因却脫沒有來問他，故而不便作勸。）

但十二月初，却脫真的有信心給他了，這是一封沒有辦法的求救信——借錢。來信也不說要多少，祇是說因手頭週轉不靈，暫時挪借一下。查利倒有些爲難了，不知却脫需要多少——當然這不會小數目（幾百鎊）；若是幾千鎊的話，他要來有什麼用？他覺得有權去詢問，他這樣做了。回信更長，說得更坦白；到末了才說出他曾以股票作投機籌碼，曾向銀行借了許多款項。起初他非常成功，股價一直上漲，他一直買進，得了許多利潤（當然不是現錢）；他把股票作抵押又借

了錢來買。於是，不可避免的事來了。却脫還以為股價下跌是一時的，他請查利借一萬到一萬二千鎊，他會付利息——這可稱為短期投資。却脫這麼說，股價下跌祇是暫時的，最後一定會上升——不是曾估計要到二十鎊嗎？却脫又說自己不願向查利借錢，祇是爲了家庭（琴萊，傑爾，白立其和琴麗亞都有許多股票）若他把自己手中的股票賣掉，市價更將大跌，而致影響家庭的財產和家人的生活。

來信在星期五抵達，查利當晚作覆了，附了一張剛在手頭的一張大數目支票，並且答應幾天後再寄去。但第二天早晨，雷尼公司的消息已越出了經濟欄而成為本地新聞。跟着證交的市場停止後，雷尼祇值到五先令。此外，還有許多不好的謠言，使股價更向下跌。

這使他請了假回去，他立刻打電報到司唐敦告訴史爾同，下午他到家。從停在門外的汽車看來，他可知道到些什麼人。圖書室裏正開着家族會議，他們正在大展唇槍，互相激烈的辯論着。白立其坐在近門口，首先看見查利進來。「哈囉，查利，」但別人就沒有注意到，也沒有聽到白立其對他的招呼。查利緊緊的倚門而立，注視着家庭間的爭吵——他們在當前的環境下彼此間的真面目顯露出來了。他料到却脫已被家族責難，隱藏着怒氣，在一個問題下，他突然抑制不住自己，怒聲的道：「我不推卸責任！你們讓我全權處理，當你們認爲好的時候——」

「我們以為你能幹，那裏知道你做出這種事來——」

「混蛋傑爾——你不是願意把分紅所得倒貼在男人身上嗎？」

「你竟說這個！」

「噢，假使你能證明你的話不對——」

傑爾發起歇斯底里亞來。「我不像你一樣心腸狹窄——走了這許多路來受你的污氣嗎？琴萊曉得他的謊話——他與我一起住在甘納司，（祇有一個月在阿克斯）——琴萊，我請求你——你能容忍像他說的這些事嗎——琴萊——」

喬治柔弱的插入道：「安靜些，安靜些——兩人都安靜些。」

琴萊冷冷的說：「我想我們還是說到本題上，這不是傑爾的品行問題，而是我們的錢

傑爾還尖聲喊道：「琴萊能告訴你們——琴萊——」

每人都注意着琴萊，他除了靜默外就說不出一些更聰明的話。同時却脫的怒氣已到了白熱化程度。「聽我的——不要看着琴萊！我幾星期來就沒有好好地睡過覺，而你們倒在各地游玩得舒服！看着我！我已看老了十年——這是同事們所說的！」接着他又惹人可憐的道：「可憐的蓄地亞——」

他的叫別人看着他已有些可憐相了。他當然很困頓——少睡，需要洗澡和理髮。他雖有些

誇張。但查利覺得他很可憐。

琴萊已想到什麼話，用狡猾的高聲調插入道：「我以為我們不相信你的可憐相，却脫——」這時候，琴麗亞看見了門口的查利。「呀！神祕的人來了！哈囉，親愛的，你多麼聰明地在七十先令時把股票賣掉而換進戰時公債，好聰明！你來看我們嗎？」

查利怕這種問題。他走前一步，微微的對大家點點頭。「你錯了，琴麗亞……却脫，你好呀！」却脫在大怒後，悲憤得快要下淚，伸出了手，恨恨地說：「哈囉，老弟——願上帝保佑。你總在惡運當道的時候來見我們……謝謝你的信——非常好，但太遲了——」

查利不管却脫的話，管自說着不關緊要的話：「我本可來得早些，但我脫了一班車。」

「你還脫了關於却脫的消息，」傑爾帶了一半歇斯底里亞的聲調叫道：「多麼偉大的消息！我趕了一夜的路才聽到——琴萊也如此——有人為查利覆述一遍嗎？」

「我來告訴他，」琴麗亞惡意的接口道：「我們已岌岌可危，却脫是個世上了不起的理財家！」

「除了，」琴萊道：「有某一個大學生使却脫增加了二十五萬現款的債。」

查利扭轉頭向着他。「你的話是什麼意思？」

「呀，你不是把股票賣給却脫嗎？」

「他自己買的——我沒有叫他買。」

「但他付你現錢。」

「當然——還有付別的東西嗎？」

「是了，你以為他的錢從那裏來的？在他袋中嗎？」

「你說他從銀行中借了給我嗎？」查利對着却脫。「那是真的嗎？」

「怕是這樣的，查利，你究竟需要現款呀！」

「是了，你要股票呀！」

「這倒不是我真的要這些股票，老弟，但我不得不買。」

「但——我不明白——我當然能賣給別人的。」

「不是這個價錢。你要想以六十先令賣掉，市價會受影響的。我不得不買進，使市價站住。屈羅夫，我對嗎？」

查利注視着屈羅夫的臉，他正站在陰暗處，摸着椅背上的花紋，回答時，向前俯了一下：「毫無疑問的，那是你的動機，却脫溫特先生，但我想不能怪查利先生——」

「這是一件怪人的事嗎？」查利咬緊嘴唇插口道。「我祇能說我——我——」

他停口了，他能說什麼呢？他抱歉嗎？使他知道了却脫要去借了錢來買，他會堅持在市場

上出售嗎？假使他先見了這樣情形，他會守住股票不賣他做患難家庭之一員嗎？除掉第一件外，其餘都不會真的。他慢慢地說：「我覺得——以前沒有知道這些事。」

「噢，這是誰的不好？」傑爾對他咆哮道。

「我的過失，我很知道，我對這個不感興趣。」

「現在再講這話有什麼用，是嗎？」

她的聲音充滿了仇意，他驚奇地看看她。「我——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傑爾。」

「噢，不要裝出一付大學生的樣子——我們不是笨伯！我們也沒有奇怪的記憶，假使你要聽聽我的意見，我來告訴你——你在情理和道義上應該把那筆錢還出來——」

屈羅夫突然走前幾步。「我認爲這是最不公平，最有偏見的——」

傑爾尖聲的道：「我不說法律上，屈羅夫，而是說情理上。這不是在父親死後你爲查利所爭得遺產的據點嗎？我們那時不需要法律！他現在也不需要它！但他所應做的又是另一件事！」

沒有人接着說什麼，琴萊有條理地輕輕地擊着自己的下巴，而琴麗亞則注視着傑爾黑而發光的眼睛。他們爭辨的目標轉移了——不怪却脫，因爲他究竟還是家庭間的一員。而查利就不同了。他看着各人的眼光，才覺得自己處於局外人的地位。「我還不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麼，我能與任何人單獨談談嗎？不要這種高聲大氣。你怎麼樣，却脫……或者你琴萊？」却脫淡淡的搖

搖頭，琴萊連動也不動。「那麼屈羅夫吧？」

當他與律師步出法國式長室時，室中寂靜得鴉雀無聲。他們離開屋子很遠，走開却脫新築的華貴的網球場前（在却脫想出賣司唐敦之前所建）。屈羅夫開頭說，與雷尼家族相處了四十餘年而看到這種事情，使人心多麼難過……查利截住了說：「我想這不是感情用事的時候，屈羅夫。」

「但是，查利先生，你大約還允許我說，我近來曾屢次警告却脫溫特先生，但沒有用——他認為他有了點金術——與他沒有什麼話可說……我祇希望他有你的頭腦就好。」

「也請不要恭維。我需要事實，我先問你，公司破產了嗎？」

「很難說，查利先生。假使所有的債權人一齊來討債，那麼也許公司要破產了，那是事業不順的公司常發生的事。我敢說公司還在賺錢，但假使債權人現在都來逼債，在祇值到五先令一股的時候，尤其有可能——」

「這是一個應值的公正價格嗎？」

「又很難說——價格與價值不容易分。」

「假使債權人來逼債了，那麼公司怎麼辦？」

「想法找錢——假使能有辦法的話。」

「假使沒有辦法呢？」

「那麼當然要設法與債權人接洽了。」

「我可以這樣問你，（你可以不回答我）——却脫用公款作投機嗎？」

「投機與合法的賣買之間，又很難以分別。却脫溫特先生購買了大批原料（他以爲價格會上漲）他在這上面鑄下了錯誤——好似許多精明的商人一樣。」

「他會被迫破產嗎？」

「這要看公司了。假使公司不行了，銀行大約會給他機會——當然把司唐敦抵押出去，自己的化費也要節儉，別人亦復如是。」

「我曉得了……現在我可以再問你最後一個問題嗎？你剛才說公司需要錢，你曉得我有多少，這些數目對公司有用嗎？」

「也很難說。查利先生，我勸你——」

「我不要聽你的勸告，我祇要曉得公司虧空有了多少，使我可以知道有沒挽救的辦法沒有。」

「我——我不能說，查利先生。整個事情很複雜，我們去看會計師，再要到銀行裏去看看——要我現在估計是不可能的。」

——謝謝我們現在可以從邊門回去了——我要避免與家人爭吵假使他們還在……」

他在二小時後離開了司唐敦，沒有與家人道別，經史爾同的手留下一張條子給却脫，說將與他一二日內見面。他趕回校中已在午夜的時候，他已決定加以幫助，假使他的幫助能有好結果的話。他說不出決定的理由；這當然不會是傑爾所說的道義上的事。他也不感情用事，除掉却脫和白立其外，他都不喜歡。若要說道義上使他幫助公司，倒還是史爾同和許多僕人以及雷尼廠中許多職工的飯碗問題。他想像到職工們夢想不到他們的將來全繫在一個大學生手中，這事似乎有些近乎幻想，然而這是千真萬確的。還有一點，他不在乎手中的錢，他計劃着將來得了學位後再在劍橋住下去。溫納司曾說起一個獎學金，假使他能取得這項獎金，就可很舒服地靠着自己的收入過活。

幾天後學期終了，他到倫敦，把自己的決定通知却脫和屈羅夫。他在辦公室內與銀行界和會計師討論，又到堆棧中去檢查存貨，又把許多文件和資產負債表細細翻閱，看看却脫究竟弄虧空了多少。

有一個會計師在事後悄悄的告訴他：「雷尼先生，這雖不是我的事，但我略知一些實情和你的意思，我忠告你不要管這件事——把好好的錢去了！」

「謝謝。」查利回答，並沒有說別的。

以後二星期中他又細細地調查但發現不出什麼真正的舞弊來——祇是疏忽和浪費的地方太多。却脫不但在高價時買進股票，並且還買進了大量。連寫字桌，電燈泡和筆尖之類也不顧多少的買進。由於他一念之變換，會把許多印好的便條紙擱棄不用而另外去買上許多。却脫私人辦公室中一架難看的大理石爐架化上六百鎊，查利還能看出公司的各部門中充滿了許多養尊處優善於阿諛而又不做事的職員。

近聖誕節時，查利自己也看到與會計師同一論調的意見——犯不着把好好的金錢丟掉。即使把借款全部還清，也不能把陷入全國不景氣的工業振興起來，像雷尼公司這樣一個複雜的企業不容易弄好，除非大權獨攬。不是如此，借款也祇能延長幾個月的壽命而已。

在聖誕與新年間沒有賣買的日子中，他與却脫，屈羅夫在却脫的辦公室中吃飯。「我必需坦白地講，」他告訴他們道：「我化了二星期工夫來盡力調查每個角落，結果使我不很樂觀。公司裏不祇需要新的款項，而是——噢，新的別種東西。」

却脫瞭然地點點頭。「老弟，你大約不錯，換一個新的老闆怎樣？假定我與喬治一同到外國去？」查利溫和地笑笑。「我曉得這是我的過失，」却脫繼續道：「我祇是個承平時代的舵手，事業順利時，別人可比不上我的偉大。但當目前的情形下需要會打小算盤的人，這使我想到了喬治。」

查利想讓却脫多替自己吹噓一下，但他覺得必需再要說幾句：「我以爲不祇是換個舵手而已，而是把整個輪船都要變換，航綫方面也得變更——或者停泊在港裏不駛行。」

「老弟，好一篇大道理——不要離話題太遠了。」

「不錯，我不……就拿這頓飯來說。雖然我是客人，你會原諒我說菜很不好。我曉得這是下面大廚房中叫的，我看見過菜單上的價格，因此我知道你們的廚房不是管理得不良，就是有人揩油，或者兩者都有。」

「噢，或許——但這並不重要——」

「這有連帶關係的，公司裏從頭到底需要改良，我看不出有喬治勝任的資格。」

「那末，假使是你能——但還不能越過難關，銀行不會因廚房的好壞而會改變他們的方針，他們祇是等着討債。屈羅夫，你以爲如何？」

屈羅夫像平時一樣模稜兩可的說道：「我想我們得感激查利先生化費了二星期的聖誕假期來調查真相，我敢說他的話一定很有價值。」

「但他的錢還要有價值——老弟，我們不同意嗎？」

「那個我明瞭，這是查利先生在此地見我們的理由——給我們他的決定。」

兩人都注視着查利，使他遲疑不決地回答道：「我希望你們注意到我正在作避免直接均

答覆我以爲借款（即使算捐助）對公司幫助不了多少，除非把公司全部改組了，這是我所要說的全部話了。」

「你的意思是『不』幫助嗎？」

「假使你要這麼說，也可這麼說，不過你總已知道我的理由。」

「噢，我得自己罵一聲混蛋，」却脫抑鬱地看了一回檯布。這時候，女侍者拿了咖啡進來，他突然對着她大聲罵道（使她幾乎丟了茶盤）「咖啡拿回去換酒來，弄出這種蹩腳菜來是什麼道理？等一下把廚房叫上來……讓我看你的手什麼……混蛋，不要你這種東西——去支一星期的薪水，不要再來！」

屈羅夫和查利怪不舒服的看着。女孩子嚇得一句話也說不出，當她走開後，查利靜靜地說：「我敢說你對她很不公平，這不是她的責任。」

「我再能做什麼別的呢？她的手——你應該看見的。」

「是的，是的……我敢說。」

接着是一連串的寂靜，後來却脫爆發似的喊道：「那麼，我把每件事都做錯了嗎？你講到改組——這是什麼意思？假使這不是一句說話而已，請把計劃告訴我。除非你沒有勇氣說，你不願把你寶貴的金錢來冒險，你若把事情說個明白，我還要尊敬你。」

「我沒有隱藏什麼。」

「你的意思是假使我們真的改組了，你會借錢？」

查利靜默了一回，却脫繼續道：「這是個公平的問題，屈羅夫，可是嗎？讓他回答，然後我們可定下事業的方針。看在上帝面上，請直接回答『是』與『否』。」

「很好，那末……我大約要……」

却脫興奮地道：「好，老弟，我收回我對你粗魯的話。到這地步，你所告訴我們的還祇是「改組」。聽了這兩字我能做什麼？或者別人能做些什麼？什麼人來做這件事？」

「我——我不能貿貿然地回答這許多問題，却脫，我不是商業上的老手，要我在幾分鐘內推舉新的董事會，新的經理和新的主任可不容易。」

「你以為我們得全部刷新嗎？」

「我以為如此。」

「你以為在二星期內已洞察病情而已胸有成竹了嗎？」

「我已做到了某種地步。」

却脫又高興起來，拿起他的最後一手勝牌來。「那麼，老弟，我說還是你親自來坐這個位子吧。」他在眾人的驚奇中繼續道：「為什麼不貸了錢，再來照顧，還有什麼更好的保障。你說你不

是商業上的老手，但你對錯誤之處已知道得很多，這比我一味猛撞要好得多。屈羅夫，召集董事會議。我要辭職，然後——」

查利站起來急急地走向窗邊，看着屋頂插口道：「但我不要這種職業——你能明白嗎？我已在劍橋——」

「你以後能再回去的——你來把事情弄好，要不了幾星期，你就可回去。」

「我實實不想幹呀！」

「那麼你自私得可以！你這樣做是要讓我們以為你在幫助我們，這是假慈悲！起初你要我們都依你的條件，我們同意了，而你又縮了回去——」

「我從沒有提出什麼條件，我完全沒有意思要想做這種職業，我想我也幹不了。」

却脫聳聳肩，回頭對律師道：「那是第二個『否』了——我想還是讓他回去讀他的書吧！」

之後，他悶悶不樂地回到旅館中，覺得與却脫見面時說話太笨了，他祇要在開頭時說一個「否」，那麼就不會需要說第二句話了。

× × × × ×

然而查利在一九二一年正月間仍舊去接管了雷尼公司，爲了這件事，他從學校中告了一

學期的假。拍拉格對他說：「你應好好地在此地唸書。」

「我也這樣想，可是情勢使我……」

「那麼，再說吧，再說吧。」

於是他在却脫的辦公室住下——當然却脫自己不住了，但他不肯用自己的名字。在臨時的董事會議上，他被推為總經理（得到債權銀行的允准）——用他的公債作為抵押，他們十分滿意這種處置，因為公債能使他們沒有損失，而家庭方面——雖然不感激——也歡喜讓來他一試這一千對一的賭博。他們還深刻地記住查利佔了他們的光，而不是他們佔了他們的光。有人當他是術士之流，他的符咒也許能使公司的股票在市場上好轉，這好像是他們估計事業的準則。實際上當浪費減少了，雷尼股票在市場上由五先令漲到六先令。這樣一來，使他有威勢——雖然他自己不欲表示出來。最初他叫家人節儉，遭遇不少的非難，但經一二次無效的勸告後，他堅決地對他們說，今年優先股的紅利不分發了，（優先股都在家人手中，）意料中的抗議源源而來，却脫親自走來與他交涉，傑爾，琴麗亞，和喬治來電話質問，在甘納司的琴菜來了一封措辭強硬的信。他一概都不管，僅有的讓步是允許傑爾拿一部份紅利來付凱地的學費。

凱地到辦公室來謝他。「查利舅舅，你真好。但你當然不為因我入紐亨而介意，現在你不在

劍橋了——對嗎？」

「不完全對，我希望就能回去。」

「那麼你不把這事業當終生職業嗎？」

「天呀，不！」

「聽說你開除了全部職員。」

「不是全部。」

「沒有人要買司唐敦。」

「這有什麼稀奇。」

「你住在那裏？」

「近大英博物館的小公寓裏。」

「多好，我能在那裏找你嗎？」

「你在那裏找不到我，每天我工作得很晚。」

「你不帶我出去吃飯嗎？」

「我也預備問你了。但不帶你出去——在此地吃——我的檯上。菜很壞——雖然比從前要好些。」

她談着她個人的事，傑爾搬入的新屋子——赫登（Hendon）地方的郊外，祇用一個女僕——「沿路那邊有一個人家，矮小的屋主每天早晨八點另三分在門廊上與妻子吻別，再經過我們的屋子去趕八點另七分的車子——很像滑稽故事書上說的一樣。」

「近了車站，便利得很。」

「我曉得——你以為我是一個勢利的人嗎？」

「不完全如此。」

「那麼，你以為我是怎樣一種人？」

「我也不明白。」

「你說你還沒有下決心嗎？」

「你太把自己看重了。」

「我相信你一定有時想到我。」

「當然——這是為什麼我要你進大學的理由。」

「查利舅舅……進大學與否，與每人有什麼關係？」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有時我想到這件事，就心驚肉跳。那每天趕火車的矮男子——我不說他的好話，但我覺

得他了不起，我們可從他那裏知道時間，他趕上火車——至少我希望他能趕上，假使有人像你一樣要開除遲到的人……噢，查利舅舅，但最後發生了什麼呢？」

「你說他會不趕火車嗎？」

「是的，或者火車會不駛行？或者他會不與妻子吻別，或者你會不開除職工——我不知道，這些似乎都很微弱——至少——」

「我會有過這種感覺。」

「噢，你有過？」於是他懇求道：「請不要酒吃得太多，請不要開什麼玩笑。」

「我不預備做，也沒有什麼玩笑。」

她抑鬱地說：「我也知道，我還祇有十七歲。」

有人敲着門，一個青年人拿了一疊紙進來。他走後，查利細細地看着，然後勉強地對她說：「但你看，凱地，我忙得要命。」

「大約我在這時候最好離開你？」

「若使不介意的話。」他笑着伴她到門口時說：「你到紐亨去，我很喜歡。你到了那裏，寫封信給我，告訴一些那裏的情形。」

於是他回到辦公桌上，紙上寫着百餘個就要解雇的職員的姓名。他看了一遍簽了字，再把

它攔在一邊做別的事。

（但他們將遭遇到什麼？然而除了這樣做外，他能做別的事嗎？）

到感恩節時，他到處都節省到了，但不景氣的逆流使商業仍舊沒有起色。他因此不能夠辭職不幹，然而他也滿足着自己的努力已使整個事業免於如漏船般的沉下。他的努力好似唧筒般地打出了幾加崙正在滲進來的海水。責任心和使義心使他繼續苦撐下去。「假使你努力於某種工作，即使你恨工作的虛偽，它也會變成你的一部份。」他曾在給凱地的信中寫了這樣兩句話解釋他所以延遲回劍橋的理由。他發現他寫信給她，較與她講話自由得多，除了史爾同外，她是他講話最自由的對像了。

× × × × ×

一九二四年凱地離開紐亨時，他還坐在雷尼辦公室的寫字檯上寫字，那是却脫所留下的桌子，因為留着較拍賣掉更爲經濟。但辦公室已換過了——不再在富有的舊百老街上（與證券交易所近在咫尺），而在聖馬克方場的一座破舊的建築物內，靠近河邊，不時可嗅到大棧房裏吹來的煙草味。

自一九二一年來，變化了不少。他已把雷尼股票從九死一生中拯救起來。一九二三年的下半年和一九二四的頭上幾月，公司已站定脚跟。優先股的紅利又可分發，普通股也可分得十二

先令，偶而還可到十六或十七先令，却脫還是不斷地叫搨客在低價吸進幾千股，高價時吐出；這是查利允許的，僅有投機，但却脫從這上面得到了愉快，每當他賺了些錢，常自誇爲了不起的理財家。却脫還住在司唐敦，雖然人少屋多，但不能賣掉租掉，而住在裏面還是便宜的。

其餘的家人也同樣節儉起來，他們真正的快樂是優先股紅利的恢復分發，除掉真正有錢的人外，他們也可算生活得很舒服了。傑爾又能出外旅行，除掉年歲的障礙外，再也不用愁到旅行所要化費的金錢了。琴麗亞和她的丈夫住在邱爾德罕地方玩玩高爾夫球，喬治和紋拉歡喜鄉村生活，在漢堡登地方新建了一座小洋房；琴萊在甘納司閒蕩，不務正業，說說俏皮話，每年中有一二次回到倫敦，同查利一起到改良俱樂部吃飯，再說上幾句修飾得很文雅的俏皮話；白立其嫁了一個愛爾蘭軍官，一同住在貝爾發斯特的郊外，她已生了一個男孩，現又懷了孕，加上喬治的女孩，琴麗亞的男孩和女孩，雷尼的下一代還祇有五人，除非查利趕快結婚（却脫曾說過）就要人丁稀少。（上代有七個）然而他們並不替查利的婚事着急，蕾地亞和傑爾年齡大了，紋拉的身體不好，琴麗亞則自誇不再生育，因此下一代人丁的多寡還得靠白立其和查利。琴萊則沒有被人想到。

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四年間發生的事很多，古老的愛爾蘭問題似乎已解決了；在華盛頓舉行的會議已對英日法美等國的海軍噸位加以限制；有人爬上了埃菲爾士峯；德國馬克已到

了大崩潰的地步；法軍開入了魯爾區；墨索里尼重建了意大利；日本發生大地震；土耳其又有了戰事；摩洛哥的戰爭還是繼續着；威培萊地方舉行着展覽會。

一九二四年上，查利也有些變化。這倒不是他看老了——而是他似乎已達某種優哉游哉無憂無慮的歲月。他生活得很當心，週末則在海濱消磨；他又在浦德蘭地方買了一座小房子，倫敦的居處也已由大英博物館附近遷移到司密斯方場的公寓中。他每天的工作時間很長，又常到各地的雷尼工廠中巡視；他常住幾個一定的旅館，旅館中的職員們都歡迎他，因為他不喝酒，不使人麻煩，給小帳很慷慨，然而並不亂給，常穿着十分整潔而又古怪的衣服。就是不曉得他是雷尼公司的老闆，別人也很尊敬他了。

一九二四年，查利三十歲，凱地十九。她在紐亨的成績很好，在升學的攷試中攷得第三名。離開學校的那天，她直接從利物浦街車站趁車到雷尼的辦公室來看查利，恰巧他出去了，但當黃昏回來時，她還等在私人辦公室內。

「噢，查利舅舅，你不怪我嗎？我覺得我一定要來拜訪你了——我覺得很難過，我不知將來做些什麼好——我會與許多人告別，覺得除你外就沒有別人存在世上！」

他笑着打電話去叫點心，「我從沒有你這種經驗，祇是讀了一學期再一學期；讀了一年再

「現在怎樣？你不是說過已完全放棄了。」

「無論如何我不得不放棄。」

「但多可怕，你配過劍橋的生活，還記得我從凱培到你臥室中等候嗎？——就像這裏，不過椅子比較舒服。」

「辦公室中我不用舒服的椅子。」

「但你記得那天的情景嗎？」

「是的——我敢說阿林也記得。」

「天呀，我常想你做商人是件恥辱，但我又得說你做得很好——母親也承認了。我來告訴你一件滑稽的事——祇因你做得好，母親說做這種事很便當，別人做起來，也會一樣好。」

「大約也能做得好，無論如何假使你母親不作感激之想，倒是一件值得加以考慮的事，順便問你，她現在那裏？」

「地中海中部附近，喝着雞尾酒，却脫叫我週末到司唐敦去，你爲什麼不去？」

「坦白地說，因爲每當我去了，總有人來跟我嘈囉不清。」

「假使我也在那裏，他們或許不會如此。」

他微笑着說讓他會再加攷慮，經過二十四小時的仔細考慮後，他打電話給却脫，說他要回

來，却脫很高興。

他在司唐敦過了很舒服的週末，沒有人跟他嘮囉。這是凱地的功勞，而是另一個到過中國的客人——他的話吸引了許多人去聽；還有許多當地客人，下午來玩網球，到吃過晚飯再走。他與凱地不常見面，因為她常被一些穿得很漂亮的青年包圍了，每當有機會與他們在一起，他也不參加。他自己也奇怪為什麼不參加，似乎有些嫉忌心。當然，女孩子總喜年齡相仿的男子，他想到與她年齡的相差；青年人對她非常敬重，而他却當小孩子似的待她。但他知道這是待她的唯一方法。

星期日晚上晚飯完畢，客人告辭後，他裝着在起居室中與却脫，蕾地亞，凱地告別。然而他從側門輕輕地溜入圖書室中取了幾本書預備在床上閱讀。這是一個美麗的七月之夜；他毫無睡意，雖然他需要睡眠——明天很忙。圖書室中的一扇窗開啓着，暖和的微風吹進來，明亮的皓月，被吹動的窗簾擾動了，使照在書上的月光翩翩欲生。他正在摸索牆上的開關時，身後一個聲音叫道。

「查利舅舅——不要開燈。」

他回過身來，奇怪地看着她繼續道：「為什麼你老避着我？」

「不錯……我知道我避着你，我能明白的告訴你，我把這問題已考慮再三。」

他把年齡問題，青年人和自己的習性解釋了一翻，當他說完，她說：「你說得太明白，太聰明
了。」

「但你不是以為當一人在內心矛盾時會變得很聰明嗎？」

「你或許是這樣，我斷定你如此。」

「凱地，你不再是小孩子了！」

「噢，天呀——你對我說這句話！」

風突然停止，窗簾靜靜的掛着，月光似乎靜靜地集中了照在她臉上。她的臉不很美麗，但這時候他覺得有一股微弱的情感扣住了心弦。他微笑着說：「我在計劃着公司的將來。」

「不要那樣做，爲你自己——像你在信中告訴我的一樣。假使你還歡喜劍橋生活，趕快放棄目前的職業——別太遲了！」

「你在講什麼？」

「你——你——因爲我總想到你，你不很快樂——你很空虛！但你給我的信却沒有一些空虛——當白天的事業使你弄得精疲力盡時，當辦公室的職員都回去了，你獨自打着給我的信，錯誤之多……我覺得感情太衝動了。一個大學女生對她可愛的舅舅（他把家庭從毀滅中拯救出來）的信如此寶貴……但你還沒有完結嗎？你還沒有爲我們做夠嗎？你把公司從最危

險的年歲中救起來——現在，賣買有起色了。却脫說現在是你退休的日子了！你還認不清楚嗎？你還眷戀着另一種生活嗎——讀書，研究？當我剛才看見你在月光中看着書架，我禁不住要高聲喊起來。」

「不知道什麼緣故，我要點起燈來希望尋一本偵探小說看看。」

「但——但你還要——劍橋嗎？」

「我有時奇怪，要是我……在文化的環境中生長，每年可獲得更多的東西，像專家們一樣，最後使一人的智力成一條沒有出路的狹長地帶——」

「像波蘭走廊！」

他笑道：「你如何會想到這些事情？」

「我的下意識——像你一樣聰明，但不必管它——你要做些什麼？」

「你的話倒好像我向你訴苦衷。完全不對，我現在做的事很滿足。」

「辦理公司業務，增加紅利，改組公司，維持許多人的飯碗——」

「你在譏諷我了。」

「你不能想到情感上所需要而還——？」

他停頓一會後說：「是的，我能想到，但都很瑣碎。當我在校中時，我有野心要到多惱河上去

泛舟，但父親給我錢去玩。」

「噢，這不是小事——了不起。現在你有錢了？」

「錢大約有了，但沒有時間。」

「你必須抽些時間出來。」

他笑道：「假使我能到樸德萊特偷閒兩星期，我今年要算運氣好了。」他攜着她的手臂走到門口：「現在我要走了，因為明天早晨——」

「我曉得，你要找一本書。」她突然扶着他的手，扭亮了電燈。「晚安，查利舅舅。」

當他回到書架旁時，聽得她的脚步漸漸的消散——她真的不是孩子了，但她還走着孩子的急步——他向書架上尋找了一回，沒有找到什麼。

× × × × ×

一九二五年又是生意興隆的一年。羅卡諾公約簽訂了，所得稅的稅率改低了，樂觀空氣籠罩了整個英國。老百姓們都希望着稅率再改低些，可讓他們過戰前的舒服生活。英國政府又與外國訂立了正常的外交關係，照着凡爾賽和約，定她的國策。這時候的英國人常喜用：「任敵人」這句話來結束任何辯論。

英國到一九二五年已恢復到戰前的情形，戰時的一切管制都已取消，週末到海濱或鄉村

旅行的風氣也恢復了。

同上年上季，雷尼公司賺的錢已能分發普通股的紅利；但查利不管家庭間抗議和反對，不把紅利分發，雷地亞在同年死於肺炎，白立其又有了一個小孩，凱地與一個名叫華爾脫·赫維山的青年訂了婚，這青年到過俄國，常在倫敦街頭宣傳共產主義。她做了六個月的激烈宣傳工作，使家庭間大為震驚，但查利不為所駭。有一次看見她同華爾（人家都叫他華爾）拿着繪圖的旗幟參加五一勞動節游行。幾星期後他遇見了她，打趣地說，旗幟上繪着大拳頭的工人究竟表示友愛還是表示打架——或者兩者都有他說的時候微微笑着，但她突然大怒起來，罵他是個懦夫，不知世界大勢的演變。「不要對我說我已失了幽默的風趣，我有——我曉得我有。但今日的世界已不是幽默的時代了。英國人所特有的幽默感祇能阻止社會進步而已。」

「你或許不錯，但想想許多事還是不去做的好。」

「總有一天人爲了笑而死。」

「也總有一天人笑着死去。」

她憤然地走出辦公室，碰然的關上房門，以後幾個月內他就沒有看見她，直到一九二六年大罷工以後。有一天她打電話給他：「查利舅舅，我可來跟你談幾句話嗎？」

「當然可以。」他正預備對她說請她吃飯的話時，電話的另一頭已掛斷。二分鐘後，她已走

進辦公室

「我就在公司裏打電話給你，我以為你不願再見我。」

「我不作如是想。這些日子中他做了些什麼？」

「沒有什麼，但我已恢復了我的幽默感。」

「華爾在做什麼事情？」

「他到俄國去了——爲了真理。我真正敬佩他，他有勇氣做到他的信仰，要是他們允許的話，他願做一個俄國公民。他要我一同去——做他的妻子，但我不能夠，我沒有勇氣——我不能住在一個小房子裏，學習新的文學，穿粗糙的衣服——即使我真的愛他，我過着這種生活也會不快活的死去，這使我疑惑不決。現在他去了，我看着他上船，覺得混身害怕。後來我獨個子走入碼頭旁的小酒吧間中，一個人站在門廊上彈着曼陀鈴，拉開破殼喉嚨喝着，酒吧裏面有一個工人坐着喝啤酒，帶着敬重的眼光看着另一個人。忽然他對我說，好像與我認識了幾年：『很好，希望我也能如此……』我也想一同叫喊幾聲。我曉得我將終生不會離開英國，因此我在這裏，而華爾到了莫斯科！」

× × × × ×
一九二六年過去了，這是大罷工的一年，是准許德國加入國際聯盟的一年，是上海發生紛

擾的一年，是工黨在英國各地選舉獲勝的一年，也是希特勒得勢的一年。賣買依舊很好，雷尼股
票在證交市場上已到二十五先令，而查利仍不分紅利。一九二七年帶來了維也納的叛亂和俄
國的清黨，而英國人又突然回復了他們的保守習性——教會所頒發的再版聖經遭到下議院
的反對。一九二八年，下議院把這部再版的聖經當作大事般的又加以評擊。但這種反對不久就
化爲烏有，議員們又面對着現實而不頑固地保守了。

同年春天，白立其生下了第四個孩子，凱地又與一個名叫洛蘭·泰納的訂了婚，這青年有
一些關於繪佈景的技術，想以巨價出賣，但因無人賞識而失了業。

「我以爲他祇會唱唱高調，很平凡的。」當凱地告訴他時，查利這樣批評他。

「你還以爲我是勢利之徒。是嗎？但我不是——我完全不是這種人——我祇有些奇怪，他
因爲他總是穿得漂漂亮亮地到最上流的餐室中吃飯，愛培萊街上還有一間畫室——我不曉
得他的錢從那裏來，但我希望你能給他找些事做做。」

「謝謝，我現在不要用繪佈景的人。」

「當然不是繪佈景，他能做別種事——譬如寫寫和畫畫——他能作很好的壁畫，至少別
人會這樣稱讚過他……他也能與機器加顏色。」

「然而我們不要漆什麼機器。」

「我說繪機器的圖畫——他在展覽會中曾繪過機器象徵着什麼東西——我保證他能繪得很好，你不是要畫一本有圖照的目錄嗎？」

查利笑笑。「帶他來吃飯如何？」

他們在薩格爾飯店見面，洛蘭·泰納是高而瘦的人，他的衣服穿得很整潔，在絲質的短領上帶着藝術家所特有的氣息，他的舉止很文雅，選擇食物也很小心，他的說話也聰明和溫柔得可以。喝過咖啡後，青年立起來鞠躬告辭說，下午還有別的約會。

走後她笑道：「他那裏有什麼約會，祇是裝得忙得不可開交，使人以為他了不起。」她停了幾秒鐘，然後問道：「你以為他了不起嗎？」

「他是個很漂亮的人，你是否歡喜他，才是主題。」

「漂亮？這究竟什麼意思？」

「可愛。」

「你不肯提拔的人，一定不肯給他好話嗎？」

「不，我很喜歡他，假使我這裏有他能做的事，我很喜歡給他做。」

「他想着司唐敦的美麗——你以為我可帶他到那裏去見却脫舅舅嗎？」

「有什麼意思？」

「你太疑心了，是嗎？他很喜歡風景……當然他曉得却脫與你不是我的親舅舅。」

「除非你告訴他，他怎麼會曉得。無論如何，這沒有什麼大關係。」

「我間接的告訴你，母親首先在米東地方認識他，他與母親跳了許多次舞。我以為她很鍾情於他，因為當他來到倫敦，母親要他住在家裏，像做我的道伴一樣。我們初見時並不傾心，但當我看見他與母親常在一起，我又覺得悶悶不樂。他的舉止很溫雅，你知道——假使她是我的生母，我想他不容易轉變目標了。」

「我更不清這種事。」

「母親當然大發脾氣。」

「這事使你很有趣？」

「噢，也有有趣的地方……當然他的朋友不歡喜他——他們不以為他會選到一個女孩子。」

「你愛他嗎？」

「是的，我很愛他……順便告訴你，他在康浮屈萊畫廊上有個展覽會——你來買幾張畫好嗎？」

他答應了，下星期他去與洛蘭·泰納又見了一次面。他的出席展覽會不是爲了看畫而是

與泰納談話這位溫文爾雅的青年穿戴得整齊齊對參觀者講着自己的畫——查利覺得這時候的他有一副自尊和謙虛的心情爲了要使凱地喜悅起見他買了一幅標價五幾尼的風景畫——繪着一座英國的鄉村小屋。

「雷尼先生，真正奇怪得很，」當凱地高興地在繪布旁貼上紅星時（表示已出售），那青年說：「你選了我一幅最得意之作。」

「真的很奇怪，」查利回答：「我對圖畫一點兒也不懂。」

之後，他請他們到凱特納去吃飯，點了許多名貴的菜餚。吃了一半，泰納談到司唐敦（凱地已帶他去過了），說佔有這樣一塊地方可真了不起。查利回答道：「其實這是一只大而無當的白象。屋子大得不經濟，佃戶也不還租。假使它在倫敦的話，我長兄早已把它分成許多小塊建造起新屋來。但在鄉下就沒有有人肯買這塊沒有出息的地方。」

「做那房地產的主人是一種特權。」

「這不是他家的祖產，我父親因價廉而買下來，原主人住不起它了。」

「噢，他一定賞識那地方，不然再便宜也不會去買。」

「我不曉得，他喜歡場便宜貨，有一次他買進了一船壞鯊魚皮，他買進的理由祇是爲了價廉，以爲可以賺錢。」

「後來他賺錢嗎？」

「是的——像我一樣。但他的成功由於對生意別具隻眼的看法，又因為他的一生在物價上漲的時期中過去。」

泰納感慨地嘆了一口氣。「好好，就是這個制度。」

「除掉蘇聯，」凱地插入道：「洛蘭也到過蘇聯。」她一定記起了華爾。

查利也記起了華爾說：「噢，真的？你到那裏去幹什麼，泰納先生？」

「我去看看那裏的情形究竟怎樣？」

「那裏的情形究竟怎樣呢？」

他笑着作避免正面的回答。「我想這不是一二句話可說完的。」

「有人說那裏好得非凡，也有人說那裏可怕得非凡。」

「我都沒有看到，雷尼先生，我也不以為我已看到了任何一面。」

「因此你不相信未來的革命嗎？」

「我敢說它就要來了，但我不特別相信他。」他飲了一口香檳道：「像你一樣，雷尼先生，雖然你幹着事業，你也不特別相信資本主義。」

「我以為你的話不錯。」

「事實是這樣的，雷尼先生——我們大約都不會相信那些混帳的東西。」

之後，查利有些懊悔與他們的談話，但當想到凱地與洛蘭·泰納時，就有些不舒服；因此他有些不歡喜那青年了。他在一年內再也沒有看見他們，因為他們常在國外，而他的工作很忙。一九二九年四月間，在解決了廠中一件勞工糾紛後，他覺得工作過度了，也不管瑞士的旅行季節已過去，他到瑞士去旅行，他住在湖心城的一家幾乎沒有旅客的旅館中，在那裏接到一封由倫敦轉來的凱地的信。她與洛蘭泰納在普洛文斯地方正預備與一個印度貴族繪肖像。「他很胖，」凱地在信中這麼寫道：「酬勞說定有五百鎊。」查利作覆了，恭賀他們得了進益很好的職業，較給廠方繪機器目錄的進益好得多了。二天後，他接到一封從阿維貢(Avignon)來的電報：即至湖心城，請勿走，明晨十時可到。

他在臆測着她突如其來的原因，或許洛蘭的繪畫告吹了，因此他們到瑞士來向他求救。

第二天一個清明而寒冷的早晨，他等候在湖心城的車站上，溝槽中和欄桿上還有積雪，當火車駛進車站，車頂上鋪滿了新下的白雪。她穿了一件長雨衣，戴了一頂土耳其皮帽子，在火車未停前就跳下來，好像她的心中也有東西跳出來。

「噢，查利舅舅，我真快樂——我怕你在我來之前走開了！這些時候不見面，好像分別了幾十年，你好嗎？」

「很好，與上次見面相隔了好久——近一年了，洛蘭在什麼地方？」

「不與我一起，我離開了他。帶我到那裏去吃些東西——在車上沒有吃過飯呢。」

帶她到車站對面冷落的餐館中吃飯，她說：「我發現自己變笨了——對一般笨人說笨話。我自己說自己笨還不打緊，但他們都批評我笨。傷腦筋——」她敲敲自己的頭。「那印度貴族胖得可以，但他也曉得調戲女人——簡直比洛蘭其餘的朋友還使人——」

「我知道了。」

「當然，你早已看出——在凱特納飯店的那晚。」

「我早已看出？」

「我看出你不歡喜他。」

「相反，我在那時間剛開始歡喜他——起初有些不喜歡，他有他的聰明。」

「他靠了聰明過活，但不容諱言，你不歡喜他，我能感覺到。」

「噢，我不像你一樣對他敏感。」

「我過去是這樣的。」

「噢，過去嗎？那麼沒有較這個有更好的理由來解答了。」

「但過去你想到我若與他結婚你就不快活，現在怎樣？」

「這事與你有什麼關係？」

「因為真有關係，我不忍做你所不歡喜的事，除掉我到這裏——」她突然把頭俯在手中，幾秒鐘後，淚水縱橫地抬起頭來道：「你不看見你已奪去了我的——」

「但是，親愛的——你的話多可笑！」

她繼續道：「我不請求你任何事，我可趁下班車回去，要是你要我這樣做的話。我大約總會與人結婚，快快活活地過活的，但我要嫁一個你所喜歡的人，這人不會嘲笑你，因為你在做一件誠實的工作而不是剝削窮人。」

「剝削窮人——照你以前那個未婚夫的說法。」

「可憐的華爾——我常想到他——我更喜歡他……順便問你，我在報上看見，廠內有罷工嗎？很嚴重嗎？」

「相當棘手，這就是我到此地來的理由——休息一下。」

「噢，天呀，爲什麼你還不放手呢？你已弄到了不少錢，是嗎？」

「有錢幹嗎？」

「過活呀，有了錢舒舒服服的過你的殘年，一千鎊一年。」

「那要看幾件事——我能活多久，我不工作，別人會給我錢多久……但這不是全部的

事」

「你的意思要一直在公司裏做下去？好像你在信中說的一樣，它還是一樁遊戲——即使不值一顧，你也得要贏嗎？你還沒有贏得足夠嗎？——或者現在不是遊戲了，而是終生工作了？」

他笑道：「大約在兩者之間——不是遊戲，但還不能算終生工作。你曉得，當我起初接管這工作時，一肚子的不願意——因為我多少有些被家人騙了。起初我這樣想：把事情弄好了立刻離開。雷尼公司是家人生命的所繫，我不希望使它多賺錢。但當我仔細觀察一下，發現公司還維持了許多人的生活。準確的數目，有三千個家庭以上。」

「我曉得，你有責任心。」

「要是你願意的話，你能這樣譏笑我。請你相信我的誠心，我不是多情者，我不把公司稱爲雷尼的私產，或者稱自己爲工業之首長，或者別的無聊的名稱。但不容諱言，我有這麼一種責任——維持有三千個家庭飯碗的工業，要是我能爲那些人謀一些保證——」

「但沒有什麼保證——像你自己所說一樣。銀行、保險公司、律師等爲你的儲蓄祇是一種幻想，因爲這樣可使他們日後生活得舒服。假使有一日我們發現沒有『日後』了？」

「那麼，親愛的，華爾的革命要來了。」

「我們應緊握住現在所能得到的東西嗎？」

「假定有東西緊握的話。假使整個東西就是幻想，那麼結果都會同樣落空。」

「那麼你想鼓勵他們去相信烏有的將來而作三千家庭的安慰嗎？」

「他們不會相信。我的安慰他們是給與足夠的工資，讓他們豐衣足食，餘下的錢還可抽抽煙看看電影，這使他們滿足地等着。」

「爲了偉大的將來嗎？」

「或者爲了他們已發現了將來沒有什麼。」

「這話太輕視人了，他們不相信現在的保證，因爲他們在盼望着將來的革命，但你既不相信目前的保證，又不相信將來的革命！」

「你另一個未婚夫很簡單地這樣說過，我不相信任何混帳的事。」

「噢，你不相信嗎？」

「我會仔細的自問過好久，但還是找不到解答。」

「大約由于想得太久太仔細了。問題的回答溜走了——好像小孩子一樣，當別人問他生日時要什麼東西——他會很快地說出來——一輛腳踏車或一輛玩具火車或別的東西……噢，我現在又很快活了，我沒有待錯洛蘭。現在你雖不與我自由在地說話——好像有什麼東西制住了一般——我幾乎不相信你會寄給我那些信。」

「奇怪——我記不起那些事了，要是你還保留着的話，我倒喜歡——」

「噢，不，不必了！我當然曉得你寫得很隨便——因為你以為我太年輕不懂事，你當我是個信箱，把信貼了郵票寄來。」

他的眼光中露出一道閃光。「你在講些什麼？」

「那時候我能做些什麼？我還是個女學生……當然我對你發了狂——自第一次在司唐敦你臥室中見你就給了我深刻我印像，我還抽了一支煙，記得嗎……要是現在你愛我，或許有趣了——我們兩人有許多同點。我有時奇怪你為什麼不——」

「我也慢慢和仔細地想到過——自從你下車後。」

「那麼，為什麼不——而這樣古怪？」

「我沒有說我不呀！」

「噢，不！」

「這幾乎不可相信嗎？」

「這近于幻想！」

「就算幻想吧！」

「親愛的，你不以為——」她捉住了檯子那一面他的手。「你不說這是很和善的嗎？」

「我不以為很和善。我覺得——噢，不是算幻想吧。」

「但我——我——我現在不曉得說些什麼好。」

「你不需要說什麼。」

他們靜靜地坐着，他的手放在她的上面。一列火車駛入車站中，電機機的搭聲像鐘擺一樣計算着時間。她說：「我心中有件要我們去做，最奇怪的事——假使是真的而不是夢境的話。讓我們泛舟於多惱河上吧——你常這樣想的！」

「是的，我們要去的。也要上湖亞馬遜河，要是你喜歡的話。」他的臉很蒼白。「我要請一年假——與公司與都市與三千家庭告別，讓別人來吧……」

× × × × ×

那晚回到旅館，他幾乎不相信他將來的變換，好像他在白天已換了個人，現在在回想着發生的事，他不懊悔——相反地——但有一點兒懷疑着自己何以在一天之中作了這許多決定。

早餐時，他發現她有同樣的情緒，一面談着白天的旅行計劃。將來還是充滿了幻想，連想也不能想，因此他們同意暫不把他們的事通知別人。倫敦在月底以前沒有人會盼望他（雷尼的董事會在三十號）除了洛蘭一羣人外，沒有人知道她不在普洛維斯了。傑爾在愛琴海，正遨遊于古蹟名勝之間，對他們的事也無庸注意。他和凱地至少可在瑞士玩二個星期，然後再向家庭

宣佈這驚人的消息。他們當然可用書信宣佈這事，但早宣佈了會掀起軒然大波，因此他們決定先享受了二個星期再說。

於是他們遍遊了瑞士全境。以湖心城爲游山的中心點。在年內最後一次大雪後，天氣很好，太陽晒乾了草地，使他們能夠沿着湖邊走，看着瑞士工業的發展，駛行纜車的鐵索很覺快活；但更快活的還是對着太陽和白雪走在清潔的大路上。第二個星期中，他們到海拔二哩高的熊飛峽山上（Gungfraryoch），那裏有個旅館，他們高高興興的住下了一同享受着大自然所賜與的美景。直到必需回到英國時，他們才戀戀不捨地下山。

最後一天到了，回到平地——他們覺得一種別離的難過——他們在那裏得到了快樂。這種心情在火車中，還沒有棄掉。他們在大兩傾盆中抵達倫敦，在維多利亞車站附近吃了飯，再三的掛念着瑞士的美景，懊悔着他們的必需的回來。雷尼董事會還有四天才舉行，不到那時他並不對任何人宣佈他自己的事。

董事會期到了，他猜測到家人們不會都喜悅的，但他不認爲他們有許多不開心的理由。他不久發現他們認爲他一年的請假是辭職的預兆——雖然他們常嫉忌他，稱他把公司「大權獨攬」。他又發現那些希望以自己的孩子來繼承他的遺產的人非常恨他與任何人結婚；他起初連夢也沒有做到會有這種事情。最後，（除傑爾外）失望地嫉忌着他的選擇。祇有却脫還能

涵容些。他早已打趣着要查利「趕快」了，現在查利真的趕快了，他不得不傷心地說幾句恭賀的話。

司唐敦舉行的訂婚，慶祝會是一件不很成功的事。

六月中，却脫突然間因心臟病而死去，因此七月間的婚禮不得不延遲到秋天。

婚禮最後訂在十月中，查別在九月下旬又帶凱地到凱特納飯館中吃飯。他們的心情爲了些緣故又像五月前剛從瑞士回來時一樣。她提議說，夜報上有紐約股市大跌的消息，倫敦也不免受其波及了。

他說：「我不是投機家，我注意到雷尼已在今天跌下了五先令。但與我和公司毫無影響——再跌十次也不會使我發愁。實在講來，近來什麼東西都被抬得太高，尤其在美國。要是我堅持我的意見，我能賺它一票。」

「什麼意見？」

「股價會大大的跌下。」

「堅持你的意見又如何賺錢？」

「賣空——他們這樣叫的，那就是——」

「我曉得——我在凱培時早已學會了，我們拿雷尼的股票賭博呢，記得嗎？」

「你一定什麼都輸光了。」

「差不多什麼都輸光，大約共有三十二鎊。」她笑道：「那麼，你爲什麼不賣空？」

「要是使你高興我要這麼做。除此之外，找不出別的理由。」

「好，就這樣做——爲了要使我高興，查利，請這樣做！」

「那麼明天我到辦公室有兩件事做了。」他拿出筆記簿裝作寫字。「要凱地高興而賣空，

再叫漢絲蘭小姐發出結婚請帖。」

「誰是漢絲蘭小姐。」

「我的新祕書，上次你來看我時見過的。」

「噢，那個沉靜的女孩子嗎？」

「我想她很安靜，當然我不會要她多話。」

「親愛的，什麼時候我們可以離開此地？」

「你說我們的環球旅行嗎？或許下一個月。今年到多惱河去太晚了，還是先上亞馬遜的好，

或者尼羅河。」

「不，不要到尼羅河去——傑爾在那裏。」

「她在那裏幹嗎？」

「我以爲她在看墳墓，她過得很好。」

當日晚餐完畢，他覺得疲倦了，希望能早些上床。他送她到傑爾在聖約翰森林的新屋子中，然後再到司密斯方場。但他的家似乎有說不出的不快樂，在吃了一杯酒後，他又雇了汽車到西郊去兜風，直到他發現一張可以消磨黃昏的電影。他在電影院中消磨了一小時光陰，他的不安與時俱增，因此最後使他走出戲院，在人多的街道上走來走去，回憶着熊飛峽的太陽和白雪，直到子夜。

平常當他睡不着時，他會通夜坐着看書；但那晚他無心看書，因此回到司密斯方場時吃了幾片安眠藥。藥片使他熟睡了一大覺，第二天中午醒來時，他發現床旁有一封凱地用鉛筆寫的信。這信是在清晨時專程送上，裏面說着婚約的解除和她立刻要到羅克索地方去會她的繼母了。

（第二部完）

第
三
部

第一縷魚白色的光綫從山那邊透出來，我們兩人都看到了。

「好了，我們談了一夜——已是第二次，你還覺得要睡嗎？」

「不……你正講到那封信——那封凱地留給你的信，沒有什麼理由嗎？」

「很多，但我以為還是睡一下的好，一會兒客人就要來了。」

「那麼，會什麼要請他們來？」

「那也是一段故事了。噢，即使已是早晨，我要戴睡帽了，要我給你一頂嗎？」

我們在晨曦的半明半暗下摸索地走到下面的圖書室中，也不扭亮電燈。同時他繼續道：「假使信在手頭的話，我會給你看，但我把它鎖在城中的保險箱內。我似乎有些神經過敏，也有些糊塗。這是我從她那裏收到的最後一封信，以後祇有收到她從各地寄來的風景郵片。她最後果然如願以償——但沒有長久。她在埃及與一個人結婚——她很快活——當我見到他時，他

是一個我所喜歡的人，但直到她在後，我才見到他。他在F、M、S、地方有農場，她與他同住在那裏，六個月內死於瘧疾病。」

他彎着腰拿酒杯，形狀和動作在窗外射進魚白色的光綫下鬼樣的可怕。月亮已西沉，較子夜更黑暗。

「後來呢？」我說。

「其餘」他一半哄騙似的說：「祇是一部成功史。我致力於事業：我賣空買空地賺了許多錢；我接受了別家公司董事長之職，因為他們認為我是『地方上聞人之一』——我還繼承了家庭間兩件負擔，買下司唐敦和繼承父親在議會中的席次。幾年後，經過了一九三一年的危機和一九三二年的不景氣，我與一個女子結婚了——漢絲蘭小姐，那個安靜的女子，她是我爭取名譽和幸福的必需品。婚後又使我更成功，你不會曉得安靜的女孩子會做些什麼。因為安靜，她成了倫敦最聰明和最忙碌的女主人之一——稀奇的是：她還很安靜——你幾乎看不出她安靜地在做着事。」

「與霍葩小姐全然不同——但我以為因為你自己選她的。」

「或者說她自己選擇的，起初他是大辦公室中的女職員，有一晚我工作得晚了，她獨自走進我的私人辦公室來，要我立刻叫她做我的私人祕書。她說她曉得原來一個祕書走了，她自問

較任何人都能勝任。之後我祇能不是用她或是請她走路。」

「無論如何，你那時立刻決定了。」

他笑道。「是的，不久我曉得她的工作很好。除了稱讚以外我不能批評了。沒有她我不能賺到這許多錢，也不會在餐後有演說的本領。她非常忠心，對我的期望很大，爲人也很可愛。我的愛她較別人愛他妻子更利害。我從沒有不徵求她的意見而做事——無論政治上或商業上。她把司唐敦和凱摩兩地處理得有條不紊——我出席宴會與否她不來干涉我，我到印度南美去六個月，或祇到勃林登去幾天，她都不來干涉我。像我這樣的人有了她這樣一個妻子——」他停頓了喝一口酒，然後又道：「常使我覺這樣可以滿足了。」

「那麼你滿足了嗎？」

他扶起我的手臂：「留些話到別的晚上再講，我要睡了，講了這許多話，我應該睡一下。告訴史爾同，到客人來時才叫醒我。」

當天下午客人開始來了，但我直到吃茶點時才看見雷尼，他到陽台上來與客人們招呼。這次以後的一星期中，我沒有機會與他單獨談話，也沒有機會與伍本單獨談話，因爲那青年經過了幾次社交，已能不怕陌生地參加宴會了。我時時注意他在宴會時的姿態（他曾告訴我這是他生平第一次出席宴會），他的參加宴會好像在測驗自己，看看自己究竟有多少力量；結果使

他發現自己並不亞於別人，甚至在練習後較旁人還要高明。他是個頭腦冷靜的青年，常在有趣的談話中叨陪末座，湊足橋戲的搭子，陪人玩一手不十分好的網球，否則與沒有伴侶的太太們跳一會舞。

雷尼太太還像平時一樣是一個了不起的女主人。她像在凱摩一樣有條不紊的招待了大批客人。實在講來，她像平常一樣的做得很好，但世界大局已不全然相同——我不知道如何來說明它，祇覺得淡淡地懷疑到司唐敦已是另一個世界——這是一種分析不出的疑懼，好像大輪船中機器聲音的變換傳到了彈子房客人鬧酒的耳中，使大家靜靜地空想一下，而機聲又在樂隊的音樂下消滅了。

當我們在星期一晚上驅車回倫敦時，雷尼也有同樣的感覺，伍本和雷尼太太留在司唐敦。幾星期中，同樣的疑懼已擴大了好幾倍，倫敦的公園中掘好了防空壕，九月中，的危機已到達最高峯。雷尼在這些最不好的日子中住在俱樂部裏。我們整天的忙着看報告，指揮職員，聽得無綫電裏新聞的廣播，外交已成了猜謎工作：希特勒是虛張聲勢嗎？新德國是怎樣一個國家？蘇聯會支持捷克嗎？炸彈會在什麼時候擲下來？每個談話者可召集到一批聽衆；從歐洲回來的新聞記者比大使還受人歡迎；這許多事都靠一個失常的人的個人意志，這使每個業餘心理學家與政治家發生同樣的興趣。在神祕的後面，潛伏着一種像初民對月蝕和慧星一樣的恐怖——對不

知道的恐怖，這種恐怖基於事實是遲早要知道的——人類文化整個的毀滅，這在我們祖先眼中看來似乎是不可能的幻想，但目前已成爲學生的作文題目，街頭巷尾的談話資料，茶後酒餘的談天中心；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面臨了不是空談的，而將來臨的末日，而是或許明天就會臨來的死亡。無論我們坐在餐桌，會議桌和無綫電旁，聽着別人的談話，總能看出各人眼中透露出預備接受可怕劫數的眼光，談話聽講和飲酒是我們目前僅能做的三件事——除了在目前麻木自己，還希望有什麼方案可扭轉乾坤。

方案是有的，不過祇是紙上談兵；不斷地談話，聽講和飲酒使人在極度緊張的空氣中鬆弛下來，祇有少數的悲觀論調還在繼續着，雷尼是其中之一。但一到秋天，雨水浸溼了公園中的壕溝，危機也就過去了。又是日長夜短，凱摩的燈光又明亮的照耀在許多貴賓和外交家的臉上，有貴族，有小說家，有某某會議的代表。

我常出席這些宴會，我也不曉得什麼時候起開始參與宴會已成了我的責任——除非雷尼要我到別地方去。

在一九三八到一九三九的冬天，我常坐在下議院的旁聽席上聽着枯燥的辯論和休會的鐘聲，於是雷尼會走出旋門，不經意地走入委員室寫着信，或喚一客點心，或者我們會繞着空陽台散步，注視着落日的餘輝，或者看着升火待發的一列煤船。這是我與他相處最熟的時候，我總

覺得他不再提到那失去了的歲月還在追尋着他；還在白費精力的找尋找尋，從沒有一刻兒的休息。但外表上看來，沒有什麼標記可見。他在這一方面的失意，用之於政治上的努力使他非但不覺煩惱反而覺得高興。他不怪政府在墨尼黑的所爲，他說這種恥辱在歷史上講來是由許多人許多年代累積所成，一九三八年角色祇做了悲劇的末代人物而已。他祇怪那些在政治上施行催眠術的人。「這是末日了。」他有一次對我說：「我們好像魂不附身的人——即使能

看到危險也無法阻止。——像在夢中駛車上懸崖，你的腳踏在煞車上，但你沒有力氣踏下去，使車煞住。我們現在應該就武起來——每週七天日夜的備戰——因為要是墨尼黑公約的最

大效用，實實不是和平來臨的徵兆，而是給你最後掙扎的機會。但是我們一點也不動手——墜入自騙騙人和歌舞昇平的幻想中，我們沒有認清陰謀者有多少本領——他們要一下子把二千年來的文化一掃而光。」

一九三八到一九三九年間的冬季，這種話成了邪說，但後來許多人都相信他的話。相信雖有人相信，但他的政治對手即以此來攻擊他，使他沒有機會在政治舞台上一帆風順的前進。

每年一次的雷尼董事會上，攻擊他的人是沒有了，我還伴着他，提醒他不要忘記說下面的話——「去年我們在西白明區又新添設了一家製造徽章的工廠。」他鄭重其事的宣布這消息。有一次我對他這樣說：「我不是拍馬，你做得一點兒也不錯。你救了家庭，救了許多持有股票

的局外人，又使許多的飯碗保牢，你盡了應盡的責任。」

「還有更要緊的事，」他回答道：「在你盡了責任後，還有件值得一做的事。」

那天他帶我到雷尼大廈的底層去看正在進行中的工程。「我對別人說這是新的堆棧，」當我們走進第一排的空屋子時，「但實在我有我的念頭——要使快樂的股東大吃一驚。事實上——我全部自挖腰包——我把這地方造成避彈室。因此，你看，這是值得一做的事。」他帶我看了一週。「又舒服又安全——有一具獨立的熱氣設備——使人能不受炸彈又不受寒冷的侵襲。另有理由——廿世紀的偉人應在像這種地方生長出來，因此讓我們爲他造得精緻點。鋼骨水泥的結構——地下六十呎……這是我保守秘密的理由，因爲投資的股東們曉得了恐怕要大大地吃驚。」

X X X X X

一個下雨的星期六，我們的車子因一大串回家的人擠在車前而停住了。喇叭聲也不能使人讓開，直到一個穿雨衣的普通人，臂下挾了一個花架喊道：「嚶，讓車子開過去！」而羣衆們就讓開路來給我們駛行。這倒不是由於我們車子的華麗或什麼面子關係使他們如此。雷尼說，這是由於英國人的特性——自由而服從，隨意而熱心，倉猝而脾氣好。

「但你把這情形，」他又道：「對印度人，中國人，伊朗人說就……」他笑起來。「天呀，我們

英國人被人恨了，這不是我們真正應得如此。日本人會說，世上從沒有更可愛的主人，可愛——古怪的形容字——但英國人有這種可愛的習性，好像蘋果成熟時，一樣地完全。不，學理上不完全恨我們。因為世界恨我們了，覺得我們太狠太兇，要換一個不狠不兇的人。但歷史告訴我們，當撒薩統治羅馬時，羅馬人恨之切骨，後來蠻族入據，所過的日子更不如前……假使我們被推翻了我們且等着看將來——將來的野蠻世界終有一天會回顧到英國統治下的世界還是歷史上黃金時代的一段……」

我對那天下午的事尤其記得清楚，因為我們在街上等候紅綠燈時，我們看見尼克生懊惱着叫不到出租汽車，雷尼停下了車來招呼他搭車。尼克生到維多亞車站去趕火車，他們一路談着話，到後來，尼克生突然說：「噢，你還記得請我們到他家中吃點心的雷遜那人嗎？那天我們沒有見到他的妻子。」

雷尼注意的聽着。

「不幸得很，」尼克生繼續道：「她出去買餅的，回來時因心急了些，被公共汽車立刻輾死了……真可憐，他們還祇結婚了一年。」

尼克生在車站下車後，我們靜靜地不發一言，雷尼的面部緊張得可以，好像被人打了一下。駛到凱摩的半途他敲敲窗叫車夫打回票。「我們去聽聽鋼琴演奏吧，」他說：「這是我在這種

心境時最好的治療方法。」

我們駛到西區，我翻着報紙找戲院的廣告，演奏鋼琴的祇有三絲塘戲院一處，是一個名叫開絲米茵伏達到倫敦來的初次演出。我從沒有聽得過茵伏達這個人，雷尼也與我的見解相合。恐怕表演得不會好。戲院外面牆上，我們看見一張雨瀆的茵伏達演奏時側面姿勢的照片，那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我們沒精打彩地看了一段關於演奏者的介紹——空泛地說他在大陸上名譽很大，李茨却斯基的學生……這時候，舞台的後門開啓了，茵伏達走到鋼琴旁，略彎着腰對不大熱烈的喝彩答禮，然後開始演奏。他又不像照片上的樣子，雖然慘愴的側影，彎曲的腰部和豎直的頭髮還是相同。我們耐心地聽着，不久覺得他的演奏還不十分壞。休息時，我注意到坐在雷尼旁邊的一個女子在摸索一張落在地上的節目單，他立刻俯身下去拾了給她。她帶着外國音調道謝了，又道：「你以為他演奏得好嗎？」

雷尼回答道：「假使他常練習的話，演奏起來就要好許多。」

「你是個批評家？」

「我隨便說說罷了。」

「你不是報館中的人嗎？」

「噢，不是。」

她似乎又像放心又像失望：「我以為你是記者，我當他們在此地。」

雷尼環視一週：「看到誰嗎？我沒有……我以為星期六下午是倫敦最不好的時候。」

那時候茵伏達又上台演奏了。在第二次休息時，她說：「你的話不錯，他缺少練習，昨晚他玩牌直到清晨四點鐘。」

雷尼笑道：「太笨了，是嗎？」

「噢，他不管，還輸了不少錢，假使聽衆能瞭解他能較現在演奏得好——」

「聽衆爲什麼要了解他？他在音樂會之前喝酒和賭博——」

「噢，不，不喝酒，他從不喝酒。」

「不？」

「祇是天生的賭棍，茵伏達家的血統如此。假使他趁在公共汽車中，也會以每站上車的人有多少來與人賭博。」

雷尼有趣地問：「你怎麼知道得這許多？」

「我是他的妻子。」她剛回答，鋼琴又開始了。

我能看出雷尼在這次演奏時顯得不自然，因爲他在鋼琴家的妻子面前批評得太多了，但當第三次休息時，他來不及向她道歉，她恨恨地說：「唉，演得這樣壞，我很不得要殺死他！笨東西！」

……或許到英國來就是跟本的錯誤。」

雷尼回答道：「噢，不必如此，但你丈夫的音樂應爲他選擇一個好日子來作初次的演出，倫敦人喜歡在週末到外面去玩。」

「下雨也出去嗎？」

「天呀，我們從不管什麼下雨。」

「呀，是了，你們倫敦的氣候……就是不下雨，也有霧……我明白了。」

我對他雲霧眼，叫他不要把倫敦的壞氣候向外國人宣佈。他似乎不管，凶伏達太太老是罵着倫敦的雨和霧，我側面看上去，斷定她大約有四十多歲，容貌上較她丈夫年輕得多。舞台上的燈光使她的化粧失去了效用，或者雨點沖去了化粧；她的小眼睛帶着棕色，但她額角上有許多紋路，這是一個有趣的臉孔。

在演奏中我把這事低低地對雷尼說，他回答我道：「我不批評她的臉，也不批評彈的曲子，我祇知道她使我有興趣，我較一小時前已高興許多……」

以後幾分鐘內，我聽得他們兩人在耳語，然後他回頭來對我說：「他們是匈牙利人，但她在新加坡住得很久——因此也是英國人。她還會說法文，德文——當然還會說匈牙利文。會用這四國文字寫詩——是個天才……好像小說中的女間諜，她常說那些——『呀，你們英國的氣

候——和芮伏達血統中的賤性……我在猜她的一句話——記得我們常玩的遊戲嗎？」

這遊戲是我們有時晨間上辦公室在車中做的笨事之一。在平立柯附近有一家報販，每星期二，報店外面貼着一份名叫熊大週刊的廣告，招貼上常繪着一對富於戲劇性的穿夜禮服的男女，標着「他拒絕她的戒指」或「她說了謊救他」等標題。每星期二在經過報店之前，我們總試猜今天那塊標招貼上寫些什麼，可是我們從來沒有猜到過。然而這是一種使我們消遣的有趣工作。

再與她耳語一回後，他激動地對我道：「她說到這個了！我曉得她要說的，她剛才對我說我們英國人總是這麼冷冷地！」這時候，芮伏達演奏一曲完畢，我聽得雷尼在喝采聲中回答：「太太，我們英國人並不冷冷地——祇是因為我們不會高興起來，尤其在下雨的星期六。因此我請求你住在英國的時候容忍些吧！」

「我們在明天就要離開。」

「這麽快？」

「開絲米在奧斯坦特地方星期三有個演奏。」

「你得小心照管他，那裏以賭出名的。」

「噢，沒有關係，我們要到卡西諾（Casino）去吃香檳，開絲米就會有幸氣了——他喜

歡玩輪盤賭紙牌，尤其是撲克，不是他所長。昨夜我看見他在旅館中與幾個美國人在玩撲克，我已料到他今天的「不幸了」。

「你說他不喝酒的？」

「祇喝香檳。當然在英國喝香檳太浪費，我們在新加坡時，每餐必喝一瓶，使他不致生積食病。」

「大約因此也使他做不到柏特拉斯基。」（鋼琴聖手之名——譯者）

「你說喝酒對他有害嗎？但試想一想——今日音樂家是怎樣一種生活，沒有人來照管——在柏林，在萊比錫，在維安。祇有在美國音樂家的收入很好，但我不要他再到那裏去。」

「爲什麼不要他去？」

她在雷尼的耳中低語了一回，又道：「當然我以後原諒了他，他還很忠心。」

雷尼發出一陣衷心的歡呼。「什麼，什麼？」

她覆述了一遍。「你不知道你們英國詩人愛耐斯，唐生的詩嗎？」她開始從頭到底的背誦詩句，而開絲米又在台上奏一曲因喝采而要求的曲子。（我對他深深的感到興趣）最後，當他不符音節的彈完了末幾個音符時，她說：「大約你現在喜歡見見他嗎？」

因此我們繞道走入舞台後面的小室中，裏面有幾個穿雨衣悲容滿臉的女人守候着，而鋼琴

琴家正在同樣的悲哀心境下爲她們在節目單上簽名，芮伏達太太的入內使裏面的人有了生趣。我注意到她雖然老了，化粧得奇形怪狀，但還有許多使人可愛的地方。當簽名者離開了，她走近開絲米那裏，好像做戲般的在他兩頰上吻得嘖然有聲：「開絲米，辛苦了！」接着又喃喃的說了一陣我聽不懂的話，然後對雷尼說：「他說匈牙利話，我得告訴他今天的成功，但我不久要告訴他可怕的失敗！可憐的孩子，音樂會後，他總是疲倦得很——請原諒我，他說頭痛。」

雷尼答道：「太掃興了！我預備請你們兩位與我們一同吃飯——要是你們沒有別的事。」她高興了。「噢，你多客氣，我們有些不知所措，我敢說他的頭痛不久就會好的，但有一件事我必需事先告訴你——他肯穿晚禮服，也不抽煙，有的俱樂部就不准他去——他會大發脾氣，因此要是你不以爲意——」

「不要緊，我們自己也不會穿晚禮服。」

「那麼他會高興的，」她對她丈夫道：「開絲米，這位是——」一轉身，「我還沒有請教你們的尊姓大名呢？」

我已猜到這幕戲遲早會來，我還記得休戰日那天當雷尼暴露自己身份時，所有的快樂全部消散的光景。我希望着他對外國人也許要兩樣些吧！

但他回答了，用一種快樂的壯嚴聲音：「我是弗特力克·維力沙飛勳爵，這位是——」對

我彎着腰——「麥爾培萊·哈克爵士……」

與他們約好七鐘點在普爾定尼酒家吃飯，我們在雷尼俱樂部裏消磨中間這段時間。他的精神高興得近乎發狂，當我提醒他晚上有每年一度的格來東研究會的聚餐，反要我打電話去取消了，說他有政治上的要事。「很好」我說：「但假使有人在普爾定尼酒家中看見我們與一對音樂家夫婦吃飯，那——」

他笑起來。「不會被人看見，要是我們用一般人所不用的方法——訂一個房間。」

「把我當某爵士介紹給他們是什麼意思？」

「看看她究竟讀過狄根司的小說嗎？你一定沒有讀過……那是一部份的理由。另一個理由是她吃一驚，我相信尊號會使她吃驚的。普爾定尼酒家也能——我很少到那裏去，侍者不會認識我，除了十二歲那年叔父帶我去在包房間裏吃過一次飯外，我就從沒有去過。那裏面又有一個故事，我想從沒有對你講過——我叔父是個爲人可愛近視很利害的副主教，是我記憶中最喜歡的一個叔父，他也很喜歡我——我們常整天地在一起，有一天聖誕節的黃昏，我們看好了戲，當走向附近的地下車站時，我們覺得餓了。他說：『讓我們來些小吃吧——』我們走進了普爾定尼。我想他把這酒家當作便宜而又高貴的小吃店——我們走了進去，在許多高貴

的女子和漂亮的青年中間走着，所有的人都注意着我們，像小說家常在小說中形容的一般——因這不是莊重的主教，白髮老花眼的叔父帶他的姪子（一個學童）所應到的地方……無論如何，老普爾定尼——他已死了——尋我們的開心，假裝着樓下所有的座位都已預定了，請我們上樓——因此我們走上樓去，我的叔父一言不發地抖抖巍巍地走着，普爾定尼立刻領我們到一間安穩而小巧的房間中，裏面佈置得金碧輝煌，厚厚的地毯，很舒服的沙發，天花板上雕刻着光耀的神像——普爾定尼親自招待我們，得非常週到，吃菜的時候，叔父的疑惑與快樂與時俱增，他還以為這是什麼小飯舖子，當賬單來時，我搶着付了賬，他說：『我的孩子，你太慷慨了。』——然而天呀，我把他所給我的聖誕禮全部付了帳，但我一直沒有告訴他，以後直到他死了。——常對人說，他從沒有吃過比車站附近一家飯舖子中更好的菜了！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又道：「所以我們今夜就到那兒去——一對假貴族請兩個藝人——」

那晚的事我還記得很清楚，我現在看出這全部假裝是雷尼最後一次的自己尋自己的開心。這是激起他記憶的火花，那天自從遇見了尼克生，這火花一點點在他腦中擴大開來。

我們在雨中到普爾定尼，很高興的發現那地方仍沒有改變——直走到樓上的小房間裏，由於不常用的緣故，小室中顯得有些淒涼。接着芮伏達夫婦倆來了，鋼琴家的臉色很蒼白和憂鬱，穿了皮領子的長大衣，芮伏達太太華貴地戴着金手鐲，穿了老式但質地很好的皮大衣。然而

易見的，她受了英國貴族親熱的招待有些不知所措。我們不久發現他們兩人都是嗜好香檳酒的酒鬼。然而芮伏達太太越吃越變得快樂可愛，她丈夫吃了六七杯後，就沉默寡言，抑鬱地偶爾喃喃地向侍者要「鱒魚」吃——由於侍者的誤聽，拿了別的給他，但這些事都使雷尼十分快樂。

吃了四大杯以後，芮伏達太太開始述說自己過去在世界各地的浪漫史，一面夾着許多從各種文字的詩句中提出來的引證；她最喜引相思的詩，但她常引錯了，上面是莎士比亞的句子，下面連接了勃隆脫或白地的詩句，有幾個字她唸不出或不懂得意思，她會請我們糾正，她的樣子富有戲劇性，在我多吃了幾杯酒後，我忽然認為她是個可憐而失望的女子，她沒有家，四海漂流，在旅舍之間漂蕩，在座位半空的戲院中聽着老是幾隻曲子，把身子賣給一個軟弱的音樂家，然而她還幻想着世上還似小說一般充滿了快樂。

又吃了幾杯酒，雷尼問她去看電影如何，她熱誠的回答道：「噢，你太客氣了——有一個地方我常常去看看，因為我總聽人家說它好——你們有名的老英國音樂院！」

雷尼說，可惜得很，老英國音樂院已不再存在，那地方已變成了游藝場和跳舞場。

「那麼我們或許可去看看白蒂路易。」

「白蒂路易？」

「早晨，旅館中的人告訴我，他現在在倫敦演戲，我很喜歡看看他的戲，因為我曉得匈京有一個英國人常要模仿他的動作。他常說白蒂路易是有名的老英國音樂院中最成功的喜劇明星。」

雷尼已向侍者要了一份晚報，仔細看着。「不錯，他很有趣，但在倫敦已好多年沒有聽得他了——他已過時……噢，他不在……等一下，來了——」白蒂路易在尊敬國旗一劇中演出，每晚在白福特劇院演出二次——」

她緊握雙手大喜道：「噢，我愛上那兒去！」

「但這戲院在離此很遠的郊外——」他開頭這樣說，突然我又見他變了主見！他把報紙給我。「這戲是鬧得非凡的——聲音可怕嗎？請你打電話去訂一個包廂。」

「尊敬國旗，」芮伏達太太道：「噢，假使是關於兵士的戲更喜歡看。匈京我所知道的英國人是一個兵士。這是戰時，起初他沒有受到看管，因為匈牙利人總喜歡英國人的，但當他每天在花束中附了寫着英文的便條給我時，警察把他當作間諜拘禁起來，但當他們把便條成譯匈牙利文時，大家都不好意思起來——因為，他寫着許多愛慕我的話，他瘋狂的愛着我——不像普通英國人一樣，噢，我願意他們把便條還我……開絲米當然嫉忌得很兇。」

現在的開絲米不再能嫉忌得很兇，好像被叫了名字的狗一樣抬起頭來看看，又搖搖頭打

着冷噎。

我去打了電話。

一小時後，當尊敬國旗的序幕開啓時，我們已很舒服的坐在椅子上看戲。我能看出坐包廂是個錯誤，坐前排還要舒服些，因為包廂的窗簾上，祇要輕輕的一碰就會有多許看不清楚的灰塵掉下來。從我們定包廂的辦法和別的包廂空着的情形看來，我們的光臨使戲院子裏起了一陣小小的擾動。我想若有人在這時候認出了雷尼，事情就有些古怪了。然而竟沒有人認識他，雖然有些戲子對我們有些怨恨——在戲的末了，有的戲子竟這樣打趣我們：「在包廂中的紳士睡熟了。」這是真的，開絲米睡得很熟，他的太太推醒了他數次，但他又立刻俯着頭睡過去，不久她也不去管他的睡覺了。

說到戲劇，祇是以一九一四或一九一五年的戰爭為題材的鬧劇，幾十年故事的演劇變使劇中的英國英雄和德國歹棍已成了荒誕不經的角色，一篇愛國演說使人聽了發笑，而英雄的第一次出場穿着滑稽角色常穿的童子軍服裝。

但芮伏達太太着了迷，在休息時間中，她說：「我不明白他們為什麼笑那篇演說，當新軍曹說着大英帝國有什麼好笑的？」

「這是我們英國人的幽默感，」雷尼解釋道：「我們以為新軍曹是有趣的，我們也以為長

篇的演說有趣，大英帝國也有它有趣的地方。因此把這些東西放在一起，你就不能禁止一個英國人不笑！」

「但這是一篇愛國的演講辭呀！」

「英國人認爲這是最有趣的。」

「若在奧地利，若有人對愛國演講發笑，那麼他會被拘禁起來。」

「那證明了一件我所久要證明的事——奧地利不是英吉利呀！」

「你知道奧地利？」

「我有一次因事在維也納住過幾天。」

「呀，你應多住幾天，到各處去游玩游玩，再在汽船上游游多瑙河。」

「奇怪，你也提到這個，這是我小孩時願望之一，但我想趁帆船而不是汽船。」

「噢，更偉大爲什麼你不去？」

「因起先我要去，我沒有錢——後來我有了錢，我又沒有時間……現在，兩我者都有了，然而奧地利沒有了。」

而奧地利沒有了。」

「唉，可惜得很，我們不要想這個——看，幕升起了！」

她常批評着劇情，然而尊敬國旗還是齣很好的戲，下半部戲中充滿了同樣有趣的空氣，白

蒂路易裝扮了于腮滿臉的德國將軍，比起小角色來，無趣得多。有一幕戲特別吸引觀衆——當一個英國兵走進上校（爲德國間諜喬裝者）的營房時，喃喃地激動地說：「敵人在進攻了——下令反擊，否則，先生，天呀，我會下令的！」我不笑他們形態上的可笑之處，但那位演員把戲演壞了——當他走進後台用力關上大門時，門球突然墜落在台上打着滾，這使觀衆都哄堂大笑起來。

全劇的過程大都平庸，直到最後一幕才到戲劇的最高潮，當劇中的女英雄被壞蛋用鎗恐嚇時，高聲罵道：「你不能對孤苦無助的女人開槍！」這時候，一個喬裝的女子從舞台側面衝出來把那女英雄救了。這戲當然很淺薄，但白福特的觀衆愛看這一套，直到戲劇完畢，所有的演員排着上台作循例的歌唱時，觀衆的笑聲還不絕於耳。

走出戲院後，我注意到雷尼的心境變了，他把芮伏達夫婦好似打包一般地塞進車子，在回倫敦的途中很少說話；她時而跟我談着話，但他的神情使她也有些覺察。這時候，車子已到路沙方場的旅館，他們走下車來。

「再會，助爵大人，」她對雷尼說，她還記得他的頭銜而忘了姓名。但她還記得我的姓名：「再會，哈克爵士。」

當她扶着開絲米走上旅館石級時，他強着點點頭。我們見到她的最後動作——扶他走進

旋轉門，這是很有趣的場面，但由於今晚笑得太多，不覺得有趣，反而覺得有些淒涼。

「他毀了他。」雷尼在回家的途中這麼說。

「你怎會想到這個？」

「他的演奏，我能看出他從前玩得好。」

「噢，她也毀了他，他的生活沒有興趣，無論到什麼地方總得守着他。我想她會被我們島國的幽默嚇壞了。」

「大約對她太不衛生。」

「那個傢伙的喃喃之言，我想維也納舞台上不會有這幕戲——祇有自說自話。」

「天呀，是了——喃喃地說……他們這樣做的——門球也這樣滾的……但結局的打譚是新的。」

「好像你在什麼地方已看過這戲。」

他想了一會。「是的，我想我已看過。」

「沒有什麼稀奇，這戲在各處演過好幾年。」

「但不單看過，我——我——」他突然現出一股古怪的熱誠對我說：「我們在回去前再到別地方去一次好嗎？」

「當然不……但有什麼事，你看上去——」我停止下去，他尖銳的接口道：「是的，告訴我怎麼了——我看上去像什麼？」

我遇着他的眼光，有些吃驚地說：「你看上去好像我休戰日那天第一次在火車中遇見你，當我看到你在注視那座自以為認識的山峯。」

「休戰日，」他重複了一遍，又無意地靜靜的說道：「我在醫院中……我說第一個休戰日，真的一天。」他突然抓住我的袖子。「是的，我記起了——我那時在麥爾培萊（Molbury）」

我不說什麼，恐怕打斷了他回憶的頭緒。

「有許多醫院，」他繼續道：「起初我在聖納加——後來到漢奧伏，後來他們又把震傷和肺病的人經瑞士而移回國內。伯明罕住了一些時候——又到赫斯丁——又到近曼徹斯特的地方……後來到了麥爾培萊。這是最後的地方……我要到麥爾培萊去。」

我還不回答，怕打斷了他的思潮，他似乎在我的靜默中也看出這一點，對我溫和的道：「你不介意嗎？或者你很疲倦了？」

「不，我不倦。」我的聲音還正常，但我知道他要此刻上麥爾培萊去。因此我提醒他說，漢生開了這許多路，大約已很疲倦，現在再要他開到遼遠的郊外……

「是的，當然——你想到這點很好。」他常體貼僕人們。「我們可在此地叫出差汽車送他

回去我自己來駕駛——或者假使你以為我喝得太多了，那麼你來開。」

漢生下了車，奇怪地看着我們。雨還下得很大，他一定以為古怪——在這種天氣的晚上出去兜風。

雷尼坐在我駕駛座的旁邊，當我駕駛時，他說希望我認得路途。

「經司德納和司屈福特是嗎？」

「不要問我——自那天早晨我離開後，就沒有去過。」

「你記得那是早晨？」

他激動地對我道：「我說早晨嗎？是的，是……假使我能再看見那地方——」

「我怕你今夜看不到多少。」

「我上次也沒有看到多少——那時霧太濃厚。天呀——還有別的東西……讓我講。你不要回答——我曉得下雨天很不容易駕駛——我的妻子為什麼要買這種車子？——我們有四

輛這種車子。」

「假使你要買小車子，不會有人來阻止你。」

「但我對買汽車沒有興趣。」

我笑起來道：「那麼，你不能兩全，假使你對車子沒有興趣，你不能怪太太為你買這種她以

爲富翁應坐的車子呀！」

「真的，真的……」這幾句離正題的話減輕了他的緊張。

我們在駛過了差不多全是荒涼的鄉鎮，經過了阿爾門，沿着寬闊的道路直駛。當我們越過弓橋已是子夜了。五分鐘後，我們到司屈福特百老匯路的分路，因路面舖着電車軌道，我得開駛得慢些，有一次我停了車向在咖啡店中吃酒的人問路，他們揮揮手叫我再向前開。街道已失去了原有的醜態，漸漸地現出美麗的景色來：長排路燈照耀着的路面，不時可看見堡壘似的小學校會聳立路旁。我們駛過一座舊式教堂，門上掛着一個禮拜天的演題——「上帝爲什麼允許戰爭？」——這使雷尼又開始他的嘮叨——「當你知道他時就證明上帝不是壞東西。」又突然轉變了話題（當他激動時總是這樣。）「我的叔父從不講『上帝爲什麼允許戰爭』這類題目。起初我以為他不大想到它，假使他想到的話，他大約會回答，『他爲什麼不？』雖則他是個好戰論者，他從不殺死一條昆蟲，祇是把屋中的蟲捉了放在洋火匣內到花園中放生。他也讚成打獵。總而言之，我以為他並不比現代許多牧師——他們把聖弗來西司、列甯和福老特的話混在一起——更矛盾。」

我們駛過雷東，電車軌道沒有了，我加快了速度。我們到麥爾培菜中心的小菜場時已在一點鐘左右，我停了車聽他的指揮他。朝窗外看了一回，我把靠身旁的玻璃捲下來，雨已大得像暴

雨，一個孤獨的警察躲在商店的帳幔下對我喊道：「找什麼地方？」

雷尼向着這陌生聲音。

「是的，醫院。」他回答道：「醫院在什麼地方？」

「你指老的還是新的，先生？」

「我想是老的。」又突然道：「在山上——有大鐵門和高圍牆的。」

警察有些弄不清楚。「都不像。」於是，當我預備向他道謝把車子駛走，他走近車子，俯進頭來，向雷尼看了一眼：「你不指收容所嗎？先生？」

（第三部完）

第
四
部

他當初從別地的軍事醫院中轉到麥爾培萊很是疲倦，不願對許多醫生說起以前的經過和記憶，他是簡單地在便條紙上寫了幾行。這轉變使他的病惡化了些——又因與一批陌生的醫生護士和病人相接觸，使他覺得自己又孤苦零丁地活在世上。此外，他不喜歡那地方——太太太擠，沒有變化的環境，工作過度的精神病專家給他與別人一樣的治療法——這治療法治好了許多以爲與他相同的病人，但治不了他的病，雖然別人的病比他嚴重得許多。

十一月裏那天特殊的早晨，他經常地沿着哩許長的煤屑路散步。那時候霧很厚，使他與許多別的病人隔開了。在濃霧中，他的孤獨感增加起來，繼續不斷的散步使他心中起了一陣空虛的覺，這種感覺似乎又給他滿足。散步是他在麥爾培萊的攝生之道，廣大的曠場圍在一座十五呎闊的圍牆內。他在單薄的病院衣服外，再罩了一件大衣使寒氣不易侵襲進來。

突然間，當他走近正門時（名字已抹去了，但還可在殘跡中看出——「某某的私產，鎮收

容所」突然，沉重的鐵門在霧中開着，一聲汽笛在對面的空曠處傳過來——這不是早已熟稔了的工廠汽笛，聲音也不像，它不是拉着一律的平聲，而是高高低低地在淒風苦雨中漂浮着。幾秒鐘後，又是一聲，接着第三次響了。這時候，他已離鐵門很近，可以看見兩個穿制服的司關光着頭從門房中衝出來，緊張地喊着跑到車道上去了。他認清這一刻兒功夫已沒有人看着門，當他走出大門，不會有人來阻止，他沿着弄堂走到鎮上，也沒有人注意他。他的心中有一陣喜歡自己作主做事的興奮；但這意念很淡薄，也不預備與它掙扎，如果有人在他身後奔來叫回「他去」，他也會回去的。

但沒有人追上來，弄堂伸到電車終點的大路上，一小羣人齊集在那裏談着笑着。汽笛還沒有停止，現在更響了，混合了電車鈴，火車的汽笛和遠處的話聲。他繼續向着下坡前進，走在路邊避免別人。當他下坡時，霧更濃，他就覺得更喜歡。不久覺得前面有一羣正在爭吵的人羣，怕被他們發現，心中覺得一陣不安；因此他一轉身，走入街角一片店舖中。

裏面很暗（他希望如此），祇能使他模糊地看出櫃檯，架子和貨物，這似乎是一家生意清淡的雜貨店。門上有一具門鈴，當他的眼睛在昏暗中習慣了，看見一個老婦人在櫃檯後面靜靜地看着他——她是個狹面孔，灰頭髮，很兇險的女人。他想問她要香煙，不期然的自己又嘮叨起來。與別人講話時，他常會如此，然而自說自話時，就不會如此。這時候，他竭力要想說出話來，他

的嘖更利害了——不祇是舌頭的打結，而是神經上的痛楚使他的面部也抽搐起來。他抖抖地站在那裏想要說話，最後他拚出一個字來；那女人不回答，仔細地朝他看了一回，開始側着身子溜走。她走後，他覺得一鬆，希望她一會兒後會拿了香煙來，腦中想着要是他在店中抽起煙來，她會不會奇怪。無論如何，他喜歡獨個子在那裏，忽然他知道自己並不孤獨，一個女子已走進店門，他一直沒有注意到她；她地站在櫃檯旁，現在靠着他對她急急地耳語道：「她去叫人了——她知道你從那裏出來的。」

他困難地看看，想從附近的影子中看出她的臉型來。

「你是嗎？」

他點點頭。

「她知道你是不可出來的。」

他又點點頭。

「今天不怪誰，戰爭結束了——你知道嗎？奇怪嗎……你一定不像做過什麼害人的事？」她笑着說。

他搖搖頭，也以笑回答了她。

「那麼，要是給他們知道了，大孩子。」

他又笑笑，有些糊塗，有人會對他好好地講話，他很高興，希望這種談話能繼續下去，但當他聽見老婦人從內室走出來的脚步聲時，他收斂起最初的笑容，用盡力氣走出了店舖。幾秒鐘後，他已站在街道上，眩目的光亮使他受不了，好像太熱的美餡吃不上口。喊聲已成爲一陣串的歡呼聲，在灰色的濃霧中，他看見電車駛過來，不斷地打着鋏，它吐出一大羣學童。他從喧鬧聲中轉入一條兩旁是小房子的小街，不久走到一家門口，懸掛着刻着——「H T 史爾同克，音樂教師」的銅牌。他唸着這名字——他常這樣唸着名字，希望有一天能使他把心中一條空着的溝槽緊密地填起來——不，不是史爾同克。裏面傳出一陣鋼琴聲，他聽着，使他平靜了些，鋼琴停止，又起了尖聲的叫喊。這聲音使他走上坡去，但走了一段後，他覺得乏力了，扶着欄桿支持自己，正在這時候，就是那個女孩子扶住了他。

「什麼事？」

他笑笑。

「我跟着你，你的面色有些難看。」

他勇敢地搖搖頭，第一次的仔細看着她。她穿了一件長雨衣和戴了一頂小的土耳其皮帽，在她棕色和筆直的頭髮下，看出一種友誼和熱誠的表情，使他突然覺得讓她聽見她的說不清的話也沒有什麼要緊；他要這樣說：你應去看看那裏別的病人——我沒有什麼不對——祇是

嘖叨了些和記不起從前的事。」

當他想說這話的時候，她拿起他的手臂。「靠着，要是高興的話，講不講隨你便，不要害怕？」

之後，他決定祇對她說他並不真正生病，祇是多走了路有些吃力。然而，奇怪的事發生了，好像對着沒有鎖着的門突然開了進去。他張開嘴巴，發現自己能說話了。當然不能說得很好，但與自說自話時說得一樣好，這使他十分快樂起來，希望她也能分享一些他的愉快。「你聽見嗎，我並沒有什麼不對，是嗎？」

「當然你不會有什麼不對，我不是早已對你說不要害怕嗎？」

「但你不曉得我的事。」

「噢，我知道了，我在店中聽你說起，但那老太婆見你害怕，你要到那裏去？」

「我不曉得。」

「噢，這條街是走不通的。」

「我祇是走走而已。」

「但不想走開嗎？」

「不——不，我沒有什麼具體計劃，我走了出來祇是因爲——噢，因爲門上沒有人。」

「他們待你好嗎？」

「噢，是的。」

「我聽說他們對有些病人粗暴得很。」

「不對我。」

「你不喜歡那地方嗎？」

「不——不很歡喜。」

「那麼你必需進去，一定嗎？」

「沒有什麼別的地方，除非我完全好了。」

「你在一個不愉快的地方，如何會全部復原呢？」

他常把這問題問自己，現在逃避了這層意思回答：「我大約在什麼地方都不會十分愉快

——現在——」

「但現在戰爭過去了——沒有不同嗎？」她忽然下淚了，又伸手拭着眼睛。「笨了，我就是

這樣——今天大家都變笨了。戰爭結束的早晨似乎很可怕，可不是嗎？——我說，你會想到太陽

必定照耀在藍色的天空上——像一幅圖畫……」她又像要哭了。「我們漫步下去吧！」

當他們慢慢地下坡時，她緊握了他的手臂。他走得很好，他突然驕傲起來——有一點搖搖

擺擺，然而不使人注意。當他們走到鋼琴家的門口時，他狐疑地說：「我不要與人羣混在一起——假使你不在意的話。」

「對呀——我們要遠離他們。」她說：「你不喜歡人羣嗎？」

「不很喜歡。」

「醫院呢？」

他笑笑，又搖搖頭。

「很好，我繼續下去，一定可知你是誰的。」

兩人都笑了，然後她說：「要是你喜歡的話，我有一個吃熱咖啡的地方。」

皇冠咖啡室是勃克萊路上的便宜小咖啡館，經常的主雇們都是那些來去匆匆的開車和賣票，匆匆地吃了一杯又走了，從不在櫃檯上交談一句，但今天——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可不同了，開車和賣票高聲的談着話，好像不急於要趕路，對着坐在沿窗高檯子上的一對快樂地招呼着。他們看見那男子穿了軍大衣，這天是對兵士們說快樂話的時候。「奇怪，其餘的兵士要那一日才能回來，朋友？」……「大約他們現在開進了柏林。」……「像這樣地結束戰爭，很奇怪吧——一忽兒功夫。」……「不會是謠言吧？」……「但報上都有了——德國打敗——這是說和平來臨。」老闊聽了這些話，總是回答道：「你的話不錯，先生」——「我也這

麼說。」中午時，霧更濃了，司機說在鬧市中的趁客還在增加，工人和學童都放假了回去。霧與太多的趁客使電車不能駛行。皇冠咖啡室中沒有別的主顧，老闆在櫃檯後面擦着一隻大的茶缸，直到像鋼質一樣發亮。然後走到桌旁，他是個有灰白色臉孔，禿頂，水汪汪眼睛，矮鬚子的矮子。

「你們兩位愛吃些什麼嗎？」

女子看着她的伴侶，見他掙扎着要說話，她很快的打斷了：「你的意思很好，有些什麼吃的？」

「蛋，就是這一種，你要吃硬的還是軟的？」

她在回答前，又看看他，「噢，不硬不軟。」

「好得很，我自己也喜歡吃這個，再來兩杯咖啡？」

「好。」

「這種天氣要把人弄壞了，他們說戰爭沒有了，但任何人都會死在肺炎的。」

「那是事實，因此快些拿咖啡來。」

他笑着走開。然後女孩靠過桌子對他說：「不要這樣怕，他不曾咬人的。」

「我曉得，但我與陌生人在一起常如此——起初時候，此外——我的錢不夠。」

「噢，那一個管這些我有。」

「但——」

「不要做少爺了，在那傢伙上來前，告訴我你的出身，講吧！」他呆呆地朝她看看，直到她又道：「除非你不知道自己，我曉得你的心在一些別的東西上。」

「我剛注意窗外的廣告，」他指着咖啡室外面門道上的招牌，還可在霧中淡淡地看出——
「請車夫入內小飲」幾個字〔註〕，卡門他，喃喃地說「使我想到一些事了。」——

「什麼，一支歌劇吧？」她開始大笑道。

好像是如此，醫生曾說過，這是治我毛病方法之一。你看，我忘記了許多事情，我好像瞎了眼，各種東西都要摸索起來。」

「抱歉得很，我不曉得這情形，否則我不會笑了。」

「噢，不要緊——我要你笑，我要每人都笑……你以前問我什麼？」

「噢，我起先奇怪着你爲什麼一定要住在醫院中，但現在我明白了。」

「是的——等我完全好了，我敢說我會——最後——」

「那時你的記憶會回來嗎？」

「他們也這樣想。」

〔註〕 車夫之原文爲Carmen又爲一樂曲之名——譯者

「但是同時你要做些什麼呢。」

「祇是等着吧了。」

「沒有方法找到你的朋友或親戚嗎？登則廣告？」

「他們也曾試過，有人到醫院裏來看過，但——我不是他們的兒子。」

「他們一定失望得很，你是個好兒子。」

「噢，我也失望得很，我喜歡做他們的兒子，使我有一個家。」

於是他告訴她一些他的過去——一九一七年時他曾被砲彈炸傷，醒來時已在德國某地醫院中，沒有身份也無法證明其身份。後來經瑞士交換受傷的俘虜而回國，回國後，也無法證明他的身份。起初他的病況很重，不會說話，但後來漸漸好些——記憶也許慢慢地會回復的。他在各處醫院中消磨了一年，麥爾培萊是他最不喜歡的地方。「你不討厭」他抓住了說話的機會，「我比別的病人要好得多，你看了他們就會知道。」

「那就是你不要去看他們的理由嗎？他們不幫助你嗎？」

「不，但我以為所有的醫院都很擠——沒有機會把我們個別隔離起來。」

老闆拿了咖啡和雞蛋走來，見他們在他面前突然停止了談話。「此地有些暗了——我去拿個燈來。」他喃喃的說，又立在長檯上拉下一盞昏暗的電燈，在他們臉上照出黃綠色的光輝，

他看着他們。「你似乎不快樂，不舒服嗎？」

「他有些疲倦，」他要攆走那傢伙：「去買一包香煙來，可以嗎？」

當他走開後，她靠過去。「這是在雜貨店中要買的東西嗎？」

「是的，但我並不真正要它。」

「噢，又來了，我曉得你要什麼，不要怕那小傢伙——他不會有惡意。」

老闆拿了香煙回到櫃子上。「好像他是那邊醫院中逃出來的，小姐，許多逃出來的人像蒼蠅般的死于感冒，這是幾星期前的事。」

他再走開後，她安慰他道：「不要愁，要是你不喜歡這裏，我們吃好了馬上離開。」

「倒不是我不喜歡，祇是我不喜歡他們跟蹤着我。」

「爲什麼？」

「他提到醫院，他曉得我從那裏來，像你初次遇見我時一樣。我臉上有標記的。即使我曉得了到那裏去，我沒有機會走開。他們每晚六點鐘到病房裏來點名的，要是我在那時回去，就沒有事了。」

「你真的要回去嗎？」

「此外能做什麼別的呢，」他黯澹地笑笑：「你帶我上這兒來很客氣了。」

「噢，不要說那種話。」

「但，我得感激你，或許我現在更滿足了，因為我曉得還沒有能力自己——」

之後他們靜靜地吃着，吃完後她到櫃檯上付帳。「一先令十辨士，小姐。我要是做了你，早把你的朋友送回去了，我看他不應吃什麼。」

一會兒後，他們又包圍在濃霧中，遠處傳來陣陣的歡呼聲。當他們走到又一轉角處，她又緊握了他的手臂，轉入離市中心較遠的住宅區裏。但有一個屋子裏正圍着火舉行跳舞會，爲了避免強烈的火光起見，他們又轉入一條更曲折的狹弄堂，走走走，最後又轉入大街上，看見一羣更瘋狂的羣衆。戰爭已停止了幾小時，歡呼得發狂的羣衆已到了最高潮的下落點。戰爭結束了：但現在又如何？死的死了，沒有奇積能使死者復生，四年來的艱難困苦不能被幾行勝利的大字抹拭。感情麻木了，還會麻木不去幾十年。表面上人們做了幾件事：街燈上面自有史以來第一次空襲裝置的防空設備拿去了；舖中櫥窗內也突然陳列起東西來，麥爾培萊那天的交通情形也似倫敦各地一樣擁擠，喧嘩，光明和濃霧中，許多人到處發狂似的吵着鬧着——把偶然走過的兵士舉在肩上，把認爲發國難財商店的玻璃窗打得粉碎，燒着慶祝勝利的野火，輕蔑那些要想把野火撲滅的警察。從高興到嘲笑，歡呼到發怒，祇是極度緊張後神經的些微差別而已。

突然，一個女子叫喊着要人幫助一個穿着醫院制服的兵士，他眩了過去，幾秒鐘後，大羣人

擠了上來，有憫惜地，也有發怒地說這個那個。

「讓他吸空氣，請走開些，扶他起來，送他進去——我有威士忌——給他吃一些……不，他不可吃酒，要得醫生的勸告……打電話給醫院，他們會放救護車來的……天呀，他要我的孩子，我不會讓他到那兒去的——他們殺死了他，他們在那裏就祇會這樣做。」

幾個人抬了他走入一月雜貨店，店主緊張地把前門關上了拒絕。後來的敲門，店裏面衆人七張八嘴地繼續着勸告，但那女孩子祇是說她要帶他回去。

「還是先請醫生，小姐。」

「到家後我會請醫生的。」

「他住在那裏？」

「不遠。」

「受重傷嗎？」

「不，他很好——祇是暈了過去，看他現在醒了——要是我能扶他回去。」

「你的丈夫嗎？夫人。」

「不是丈夫，有什麼不同嗎？」

「想想看，我好像以前見到過你。」

「或許你見到過我，但我不會因此而聽你們的話。來幫幫我，要是我能雇得一輛車子——」
「在這種晚上不大有機會了，小姐。」

但店主急於要趕掉他們，在別人的爭論中低低地對她說：「我有一輛運貨車，我的兒子替你們駕駛，你的朋友能走嗎？」

「能夠的，我們試試看。」

這是一輛大的運貨車，充滿了各種食物和肥皂的氣味；司機是個健壯的青年，他不費力的在身旁讓出了他們兩人的座位。在駛出了停車場後，他燃起香煙，驕傲地說：「你猜不到我不到十八歲就開卡車，但爸爸不告訴別人。上那兒？小姐。」

「你曉得奧爾——勃克萊的另一面。」

「曉得。別發嗎？」

「對了，但在弄堂前停下。」

「你就在那裏，病人怎樣了？」

「很好，當心着路上。」

「不要緊，我能閉了眼睛開車，你在本星期去恩派亞嗎？」

「要是有戲的話，他們說今晚不演戲。」

「我上星期在勃克萊看戲，十分好。」

「這樣想嗎？我以為很不行，看你開到那兒去了？」

「對不住。」

「無論如何，就是我們死在路上，也得感激因為你開了我們回去。」

「不要提這個，明年我也要入伍了。」

「現在不會了，戰爭已結束。」

「他們就這樣不要我嗎？」他有些失望。

「他們或許要你的——要是你活得長。」

「很快，小姐。你的話使我想到了戲中的一幕。當你對一個有鬍子的胖紳士說這句話時，我要笑了。」

「什麼？你認得我？」

「要是我告訴父親你是薇拉·李傑威時，他要目瞪口呆。他不認識你，他也一同與我上戲院，不過他的眼睛不行。」

他們慢慢地摸索着前駛，同時又談着話，儘量避免大街，和人多的店舖中心。麥爾培萊和勃克萊是相鄰的郊區，住宅區內分歧的小路很多；但一過勃克萊，一排排同樣的房子沒有了，大路

也變成狹窄而曲折的小弄，最後他們的車子停在籬笆旁。

「到了，小姐。奧爾在轉角上，我不能再送過去了嗎？」

「很好，我們能步行。」

他幫着他們下車。「你一定認得路嗎？」

「是的——謝謝你。」她在皮袋中摸索着角子，他阻止了她。「不要，小姐——你送我一張簽名照吧，我希望得到照片……他好些嗎？好，我也很高興。祝你們好福氣，再會，小姐。」

她對他揮揮手，他駛走了，把他們丟在那裏。

「我們到那裏去？」

「家——祇少也算它是家。」

「但——我——我要回到醫院裏去！」

「明天再談。」

「但這地方——我不明白——」

「要是你要曉得它的名字，這是奧爾旅館，我認得店主。」

「店主，要討厭我嗎？」

「他今晚不會回來。」

她領他經過一條小弄，再走入一扇邊門，進入花園中，樹影疏疏，落落地印在地上。「夏天的時候，這裏很可愛——人們在這裏賣茶。」

「你叫什麼名字？」

「苞拉·李傑威。這不是我的真姓名，你叫什麼？」

「司密斯——但也不是真的。」

「你不記得你的真姓名嗎？」

他搖搖頭。

「噢，司密斯也夠了，來呀司密斯。」

當他們沿着一條小路前進時，沉靜的濃霧被前面一陣微弱的喧嘩聲刺破。他們立刻看見前面有一座爬滿了長春藤，峻斜的屋頂，耀滿着燈光的二層樓建築，早已沉浸在慶祝勝利的歡呼中。這座奧爾酒店的建造還在八十年以前（那時候勃克萊還是一個小鎮）由着田野變成住宅，汽車交通的發達，鎮上還有兩個酒吧——「小」和「大」兩種，但今天已沒有什麼貧富的分別，祇是在酒價和顧客衣衫的整潔上略有不同。現在戰爭結束，也破不了這個分野，而今天兩個酒吧的主人已聯合起來互相碰杯，交歡和慶祝着。他們不愛專唱國歌，大部份還是流行的小調。

在奧爾的走廊上，司密斯的神經又緊張起來。當她進門時，起了一陣迎接的喊呼聲。她把他

推在休息室黑暗的一角椅子上。「坐在這裏，司密斯——我去去就來。」一羣人從酒吧間走出來迎着她，拉着她回去；他能聽到衆人的恭賀和她的回答。他坐在那裏，想集中思想，一連串奇怪的遭遇使他與一個女戲子來到這喧嘩的公共場所。有幾個人匆匆的經過身旁，使他的心定了些，但他疑心他們吃醉了。他決定要是有人來與他講話，也假裝吃醉，有了這個安全的計策，使他能安地靜的等候着，他從門縫中看着酒吧，希望她與他們告別了出來，但當她出來時，却靜靜地走到別處。「我擺脫了他們才走來，大孩子，請相信我這是不容易的。來——在他們發現我們前快快走開吧！」

她領他從近旁一扇門中走出去，由小樓梯走上樓，轉到一條兩旁有許多房間的走廊，她開了一間，劃一個自來火，把房裏的煤氣燈點亮。這是一間方形的單人臥室，有一張鐵床和老式的傢俱，他向四周環視一下，反對道：「我怎麼能住在這裏？我住不起——」

「聽着，司密斯——戰爭在今晨結束了。要是這是真的話，有什麼別的事要做，你總要有個地方住。」她開始笑起來。「你在此地很安全——不會有人來跟你嘈囂，我告訴過你，我認得開店的老闆——別夫·白立根——是一個拳擊家，但不必怕……天很冷——希望生個火。」

她突然跪在他腳旁，開始解他的鞋帶，他又反對着。

「噢，你一定要脫去靴子——不打仗了，睡在乾淨的床上，一會兒我就給你拿點心來。」

當她走開後，他立刻脫去了靴子，但他的努力遠較他想像爲困難。其實，一天來的奔跑已使他疲倦萬分，他幾乎願意回到醫院中去，因爲那裏至少每天過着刻板的生活，而在那陌生的地方……但他在不安中睡熟了。當他醒來時，看見她站在面前，端着一杯茶。她把杯子放在床旁的小桌上，再整理着毯子使他蓋得更暖和些。當他伸出手來表示難言的感謝時，她已預備躡步走出去。

「醒了嗎？司密斯。」

「我睡着過嗎？」

「我想你睡着的。整整四個鐘點，這是我爲你預備的第四杯茶……天呀，我也倦了——告訴你，大孩子，我上上下下走了不少扶梯。」

「我想現在很晚了。」

「還祇是上午，他們還在那兒鬧哩。」

「你住在此地嗎？」

「不是，我——我祇認得別夫。我猜今晚每人都會住在此地，希望鬧聲不要吵醒你——他們大約會吵到天亮。」

「我不以爲意。」

「你睡得好嗎？」

「有時候。」

「醒來想着什麼事情嗎？」

「有時候。」

當她看着他時，她的聲音奇怪着軟化下來，「喝杯酒振作起來，司密斯，你以為怎樣——記起你不能記憶的事？」

「像要回憶生前的事一樣困難。」

她撫着他的手。「那麼，你再生了。每人都如此，世界也如此，那是他們唱歌和歡呼的緣故，那是爲什麼我也喝了酒。」

「你嗎？」

「噢，我不真的喝酒，雖然我有時也吃些，因爲我想什麼事都過去了——我看過許多像你一樣的好孩子，每星期辛苦的工作了……噢，不要講這個——不要講什麼話，你太倦了，我也倦得很。」

她沒有脫衣服，祇脫去了皮鞋，掀起毯子來睡在他身旁。漸漸地覺得她靠近過來，愉快地鬆弛了他的每條神經。「大孩子，告訴你，我今晚做你的母親，儘量的倦伏着可以不冷……晚安，

司密斯。」

「晚安。」

「我叫苞拉，不要忘記。」

他覺得無需回答，一股從她身上傳過來的安靜使他舒服。下面酒吧間裏的羣衆還在唱着一隻歌，好似以前在什麼地方聽到過，然而又記不起他在何年何月何日何地。

當他躺着靜聽時，不久就枕在她手臂中熟睡了。

× × × × ×

第二天早晨，他有了一〇三度的溫熱。他自己不知道，祇覺得混身發燒，四肢發痛，心中空空洞洞的有些發慌。她也不曉得，但他火升的臉和語無倫次的說話使她打電話去請醫生。奧爾旅館中的大部份客人在和平的第一個早晨都有些火升和語無倫次，但他們的病情是不同的，別夫自己也披頭散髮，衣冠不整地在小酒吧後面小室的沙發中高聲地轉輾着呻吟；一向自誇從不沾口的侍者弗來克，也一脚高一脚低地在大酒吧中走不像路，監視着女僕們把碎玻璃和垃圾掃成一堆。還有幾個侍者和客人都酩酊大醉地睡在各處走廊和房間中。這是奧爾有史以來的第一夜，也是新世界的第一夜。

應召而來的醫生脾氣又非常壞。當她在休息室裏迎接時，他睜睜地討厭地看着室內橫七

豎八的人。「你曉得我多忙——三個勃克萊醫生患着流行性感冒——我一人要做五個人的工作——我深知白立根——幾十年來——他喝酒太多，我對他說會死在酒上——此外我能做別的麼？無論如何，人有選擇生死之權——做醫生的阻止不了。」這時候她領他上樓到臥室中。他走到床前看了一眼，怒聲地回頭看着她：「什麼意思？他是誰？」

「他是個生病的兵士。」

「我以爲是白立根……你不應該拉我出來——你是誰？」

「別夫的朋友——像你與他一樣。」

「那麼，我沒有時間看新病人。」

「但他生着病，你不能看出來嗎？」

「他喝了多少酒？」

「沒有喝，他不是那種病。」

「你如何知道？」

「我與他一起。」

「你是他的妻子？」

「不。」

「那麼，他是你什麼人？他在這裏幹什麼？你把我從許多經常的病人那裏叫來——你說這是急病——我急急的趕來，因為白立根是老朋友——」這時候他掀起毯子。「什麼，天呀！他穿了制服……」

「我對你說過——他當過兵。」

「他還是兵，——是醫院中的。」

「你不預備救他嗎？」

「我不能干涉軍醫的事——我祇能通知當局，那人叫什麼名字……呀，有了……」

「但他的病很重呀。」

「他會被送回去的。」

「你不能這樣就離開！」

「我的責任不需你教訓。」

司密斯睡在床上隱隱的聽得，他的心發着高熱，身體浸在冷汗中，他聽得醫生靠近，又似在一陣濃霧中看見她的臉部貼近了他。

「司密斯，這件事我做笨了，我怕那老頭子會去告訴他們。」

他笑笑，也不怕。她似乎從他的面部猜度出他的意思。她繼續道：「是的，我想不要緊，你不久

又得回去了——但你真正不需要回到醫院中……或者要回去嗎？」

他又更微弱的笑笑，他病得講不動話。

「要是你死了，可解釋不清；但要是你真的要死，我也不情願你回去。因此你還是在這裏，不要死，司密斯。」

他還是笑着，好像所有的事給他無限的興趣。

黃昏時，醫生又大踏步地走入奧爾旅館的休息室，比晨間來時還要心急，還要火冒。她在那裏迎接他，把準備好的話回答他。

「噢，我已替那人接洽好地方，麥爾培萊醫院就要派救護車來了。」

「但他走了！」

「什麼？」

她再說一遍：「他走了。」

醫生張紅了臉，似乎要大發脾氣，但突然一陣咳嗽制住了它。她想他自己也病得利害，當咳嗽過去，他却靜靜地說：「你得解釋明白，他到那裏去了？他怎樣走的？」

她送椅子給他坐。「他或許病不重，或許像你所說一般，他吃醉了。」

「無聊！他是震傷的，要是你曉得——噢，像他這種人很險危——或許他會闖下大禍。」他

又咳起來。「快點兒告訴我，他在那裏，不要浪費我的時間。」

她靜靜地面對着他，忽然他更兇地咳起來，掙扎了一會，喘着氣道：「白立根在那裏？我來跟他談幾句。」

「他出去了。」

「那麼，我看完了病人再來。」在走出門時，他似乎新得了氣力和憤怒，因為他在門口喊道：「你全部說着慌——我知道了！」

但他以後就一直沒有再來，他也沒有看完病人。半小時後，他擡在自己車子的輪下，這是一條冷僻的馬路，別人發現他時已斷氣多時。一九一八年的流行性感胃就像這樣兇狠啊！

軍事救護車在晚上到奧爾旅館，又在幾分鐘後駛了回去。別夫堅持着說在他的屋子裏沒有人生病，他們也許弄錯了。還請司機和兩個救護人員在小酒吧中立着喝了幾杯酒。

流行性感胃還有別的犧牲者：別夫，白立根侍者弗萊克，女傭人安妮，但他們後來都痊癒。祇有奧爾旅館一個在花園中服務了十幾年的老園丁像幾千萬歐洲人一樣靜靜地死去了。幾年的戰爭也沒有死去這麼多人。由於戰爭結束了，人們對這麼大的死亡數字並不覺得恐怖；而奧爾旅館中病倒了四分之三的旅客，也不及幾月前的一晚，一枝德國炸彈在幾哩路外的草地上爆炸來得可怕。

同時路易喬治也預備競選，新世界在希望中生長起來，放逐的德皇要處以絞刑，戰敗國得賠償戰爭的一切損失，戰勝國的軍隊都要回國做工了，新世界是英國人的和平天下。在這許多希望中有幾件已立刻真正的實現：婦女的選舉，復員兵士救濟金的分發，報上宣布這消息的那天，苞拉把報紙放在早餐盤內，直到她對着亮光看體溫表時才說：「很好，司密斯，差不多正常了，因此我想能告訴你另一件好消息——政府欠你些錢呢。」她把內容仔細讀出來，又加道：「不容易什麼了——你不久就能付清賬款。」

「但同時？」

「又有什麼？」

「我怕被人質問，但——我說——你——你的環境大約也不好——不能幫助我——」

「我雖沒有錢，但幫助了你不會使我破產，爲什麼你怕被人質問？」

她坐在床沿上愉快地揮着體溫表。「我想你太君子氣了，大孩子。你還不知道自己是誰，是嗎？你或許是助爵或別的貴族。還能記得學校時代的生活嗎？你在昏迷狀態中講了不少嚙語，但都是有關戰爭的。你的病很危險，自己曉得嗎？今天是你生病來第一天退到一百度。」她倒了一杯茶。「別人都傳染到——我幸而沒有。」

「你住在此地嗎？」

「是的，傳染病使戲院閉歇，我就沒有別的事可做。」

「我還不知道你爲什麼要像這樣來幫助我。」

「把祕密告訴你吧——我不要爲你付房錢，但要是你好些了，向政府裏拿了錢來，你再付也是一樣。」

「那又是困難，我沒有正式從醫院中得到出院證明書，我不能算復員的。」

「那麼，快些好起來，他們會給你簽署證書的。」

「但——同時——你不看見嗎？——我不能像這樣地躲藏——在別人的家中！」

「你無需躲藏，我已與別夫談過了。」

「你說他已知道我在此地——和我是從那裏來的嗎？」

「是的，但他不會管到這些，他不會罵人，我曉得他。」

「但——他想到你爲怎麼待我這樣好呀？」

「那麼，你以爲我是什麼人？」她笑道：「這是我的嗜好，聽着——這是別夫的意思，他說等你痊癒了，你何不到花園中去做做工呢？要是你歡喜就是了。在新鮮空氣中的安靜工作也許對你有益——你不會與人多講話。夏天的時候，這裏很可愛。」

什麼東西在他的記憶中閃動起來。「你以前說過這句話。」

「我說過這句話！」

「我們到這裏的那天晚上——當我們在霧中走過花園，你說——」夏天來的時候，這裏很可愛。」

「噢，是的，但我自己倒記不起，你的記性竟這麼好——你還自以為沒有記憶的人！」

「所以我常試着記牢許多以前發生過的事情。」

別夫的默認是願意合作的表示。其實，他高興有人跟當局反對，因為戰爭幾年來，政府對奧爾旅館橫加干涉。他的教育受得少，報上的字，除了體育欄外就懂得不得許多。他常自誇道：「奧爾是全倫敦獨一無二的第一流旅館。」「政府中的要人，」他在第一次與司密斯見面時這樣說：「讓他們來好了，我還有打倒根納的力量！」他的打倒根納是他一九〇二年五月十七日在許狄區的拳擊賽中，在第十四回合中打倒了他，這給了他金錢和名譽，他以錢買下了奧爾，而他的名譽也在旅館週遭十里之內，叫得很响。

因此司密斯開始在奧爾的花園中工作。這時候，威爾遜總統越過大西洋到倫敦，羅馬，巴黎來，受着各地人民熱烈的歡迎。英國，法國和美國的軍隊守住了萊茵河的橋頭堡，而在中歐，東歐各地大城市中到處是飢荒。

別夫也喜歡在花園中看着奧爾的建築，自誇為亞歷山大的皇宮，春天來時，花園一下子變

成綠色。直到那時，司密斯才有工作做。白天沒有人上花園來玩，到晚上客人到花園中來吃酒時，他却早已睡了。星期天——要是苞拉在倫敦附近演戲的話——總會來望他一次。

他當然知道她並不單獨來看他，主要的還是望望別夫和酒吧間中的顧客。他們似乎都是她的朋友，熱烈的高聲歡迎着她的光臨；她與他們化費很多的光陰週旋。要與一個半殘廢的人單獨講幾句話，也不是容易。然而她總設法與他在花園中見面，陪着他沿森林路散步。他高興這種散步，因為黑暗使他不與陌生人見面。他還怕見生人，也怕他會把她從快樂的人羣中拉出來。他把這層意思告訴她。

「不要發愁，司密斯，我不讓你跟我嚕噓。」

「但你與他們過得很快樂。」

「我知道——那祇是因為我喜歡與人民在一起，這是避免不了的。不要把自己太小看了。你也在內的。你一天天好起來，使我很高興。」

「是的，我以為漸漸兒好起來了。」

「你祇以為如此嗎？」

「我還不喜與人講話。」他解釋道：「雖然這不是一種怕人的不安——我好像不應該活着，大家都知道這個，他們都懷疑為什麼我還活着。我自己很笨，但我不知道為什麼——在我自

由之前我有這種感覺。」

「司密斯，你會自由自在的，像近來的空氣一樣。」

「要是我能如此，我得十分感謝你，你爲我化了許多光陰。」

「噢，天呀！不要說這種話。聽着，我告訴你一些事情，要是你不應活在這裏，我也不應該活了，活着與否祇是碰運氣吧了。從前我住的房子中了炸彈炸死了鄰室的兩人，而我却絲毫未傷，我本來不預備對你說，因爲這要使你想到戰爭的可怕，但現在我這話可使你高興——我們都是死裏逃生。敵人盡力的設法弄死我們，但我們還活着。現在戰爭結束了，我感覺到光明的將來就在眼前。」

「要是我能夠，我也喜歡有這種感覺。」

「你也會的，你漸漸地好起來，有一天我可以看你坐在前排看戲。」

「是的，我喜歡看你表演。」

「噢，我不要你來，我不表演——我祇做做配角。」

「等我好些時，一定要來。」

「那是希望！」

這不是他倔強着不願見陌生人的唯一問題。任何店主，不論對他如何同情，也得細細地查

問他過去的經歷和復員證明書；要是他們發現他是從醫院中逃出來的，一定又會被送回去，即使回去是短時間的，他也覺得可怕，覺得病又會加重。因此他能安心而快樂地在這個安身之處住下去。他在奧爾的花園中慢慢地逐漸進步，有一天他能看看報紙；又一天，他能閱讀緊張的小說而不使自己吃驚，他復原了。

有時候，當他忙着在園中工作時，捲着袖口汗流滿面的店主拿了兩瓶啤酒到花園中來，他會像小孩子似的有趣地看着他的保護人。「慢慢地做好了，朋友——不要把頭也做了。看過報紙嗎？他們還沒有把德國皇帝絞死，倒把這個叫勞特勞的人——說他刺過二十個女人——殺死，你想怎麼樣？」

司密斯不多回答，因為別夫總喜自己說話，尤其在猜測一本時代週刊上的字謎時。他常去應徵，但得獎的謎底都有雙關的意思在內，而謎底却庸俗得不堪，可是他每夜仍舊在小酒吧間中與幾個老主顧討論，白天則與他的新園丁互相研究。司密斯推鼓一回後，不久發現了幾個不難猜中的謎底。突然，他的謎底中了一百鎊的獎，自從他傳奇性的勝利（打敗根納）以後，這是第一次使別夫這樣高興。他得了獎品堅持着要園丁平分，立刻付他十張五鎊的票子。當夜他還在奧爾酒吧間中，在一連串祝賀聲中，還對園丁讚不絕口。「話說得很文雅的傢伙——有一點兒口吃——戰爭中受了震傷。他們把他鎖在麥爾培菜的公立醫院中，他逃了出來。這給那

些政府要人們一個有力的諷刺——一個他們以為沒有用的人贏到了一百鎊！別夫越說越起勁，把政府中的人也越罵越厲害。

幾天後，司密斯在整理着花房，這天雖是星期日，沒有什麼可做。他盼望着苞拉來，但他又曉得她本星期在離倫敦較遠的地方演戲——太遠了不能來望他。她的來與不來使他的心中起了一陣古怪的不安，要是她一定不會來，也不會如此使他十分認真的望着她的回來。他現在當然好些了，不希望多見她；當他生病時，她服侍得很好，他也應該報答一下。又有一件古怪的事，就是他能一絲不差地記得那天帶他到奧爾的一舉一動和一言一語。她在勝利之夜安慰他，他幾乎不能自信有這些事情發生過。他有生以來從沒有經歷過這種事。他不能期望着再來；他們兩人過去傳奇式的關係，現在已變為正常。

突然間花房門看了，她靜靜地站在太陽光下。「噢，司密斯，你得立刻離開這裏，放下這些東西，不要在這裏多耽擱。我替你收拾行裝——我能找到——半小時內在林森路樟樹那邊等我，立刻——不要耽擱時間——」

「什麼事，發生了什麼大事？」

「麥爾培萊醫院中有兩個在酒吧中人與別夫談話，他們爲你而來的。」

「爲我？」他看着她，起先恐慌了，後來大怒起來。「他們要我回去嗎？他們還在要我？」

她奔過去，阻住了他的嘴。「不要喊——不要爭——照我的話做！」她拉他走出花房，越過花園到側門旁。「等着我——你曉得在那裏——我不會長久的。」

他走到櫺下，平靜了；抽着煙等着，想着。這天的天氣很熱，熱空氣到處亂竄，林森路很美麗，他的腦海中與憤怒同時發生的是審美觀念。一會兒，看見她拿着包裹走來，高興得跳起來，靜靜地站了一回。當氣喘平復時，他說道：「很好，沒有人看見你——我們安全了。醫院中的人去了——別夫發狂着要打他們。」她笑起來，「但沒有用——他們有法律做後盾，還有醫生……我沒有與別夫多說。他是善意，但多吃了幾杯酒，什麼話都要說出來。還是不要讓他知道我們在這裏。」

「我們？」

「當然，我們一同走呀！」

「但如何能夠——我說——」

「你又要做彬彬然的君子？」

「不是這個，但這不是——」

「聽着，司密斯，我祇想幫助你——」

「我曉得，但現在是我獨立的時候了。」

「什麼時候想到這個！」

「不是我忘恩負義，但——」

「我知道，你覺得要自立好的，你自己去吧，但你上那裏去呢？你沒有計劃，你什麼地方都好。就到我演戲的亞爾徹斯脫去怎樣？我還要在那裏住一星期，我走後，你能隨便做什麼……你袋中不是有十張五鎊券嗎？」

「有的。」

「那麼，給我一半。」

他這樣做了，做得很嚴肅，她笑着拿了。「司密斯，多謝——你現在覺得怎樣了？」

×

×

×

×

經過火車和公共汽車的勞頓，他們傍晚才抵達西爾徹斯脫；一路上他覺得兩人之間起了一陣爭吵，因此到了亞爾徹斯脫車站，當她叫汽車時，並不叫他一同走。「你很好了——司密斯——鎮上的旅館很多——我想你自己能選擇，我當然與戲班子一同住。晚安——要是你能照顧自己，你在這裏很安全了，是嗎？」她靠近他身體，給了他一個突然的接吻——她給他的第一個吻。「晚安，大孩子，」她重複道。

「晚安，苞拉。」

當汽車在街角轉灣時，他孤獨地被棄在全是陌生人的車站廣場上，突然覺得失望地茫然若失。這時候，覺得一陣痛苦，但立刻他克服了。他走入一家附近的旅館中，用司密斯的名字開了一個廉價的房間。茶房給他一間小房間，有一扇向着火車站的小窗。當快車的汽笛尖鳴時，他驚醒轉來，但他不以爲痛苦。而是她離開後給他內心的害怕和孤獨，使他痛苦異常。孤獨這字給他安慰，又給他害怕；他需要孤獨，因爲這是他所需要的力量的訓練基礎，但他一有了力量，他不願意孤獨了。他也知道他對苞拉的感情不再是小孩子般的依靠，而是同等的——要是他們以後還有關係的話。他知道兩人大約不會再見面。她溫暖的同情心挽救了他的性命，但他現在祇能以拒絕它而繼續他的生命。那夜在車站旅館醒着的他，決定在這星期中不在亞爾徹斯脫見她。當然她忙着表演唱歌，他也應該忙了——在鎮上找個職業，要是找不到事情，也得決定一下上那兒去。

他五天來單獨地在亞爾徹斯脫各處徬徨。他到過教堂，在教堂園地的樹下坐上幾小時，在陰沉沉的市立博物館裏消磨整個下午，看着車站上進進出出的火車，在公共圖書館中看着報紙。這些事情都不需講話——除了與旅館中的傭人外，他從來不與別人說一句話，有時候，在郊區散步時，他會自說自話——不是怪脾氣，而是使他相信自己還有講話的能力。他又到過幾所工廠，要想找個職業，但總看見「不需招募」的牌子，他還怕着被別人仔細盤問。

一個雨天的下午，他獨坐在車站上茶廳中喝着第三杯不需吃的茶，看着不在讀的舊雜誌。因為在普通咖啡室中坐了長久，就會引起人們的注意，而在車站上人們以為他在等火車，等幾小時的火車是常有的事；雖然他並不等火車，祇是呆呆地坐着。那天是星期六，他到亞爾徹斯脫差不多有一星期了。他常想到戲院中去看戲，但不敢決定，經過了內心數次的交戰，他決定去試試他的力量。

他曾數次走過戲院，從招貼上看看，並不使人刺激。只是使人看了很舒服，如果能看見她，也是他的興趣。這樣想後，他突然立起來，使勁地走上櫃檯付了茶賬。「等得厭倦了！」女收賬員有趣地說：「今天火車脫了班。」

「是的，」他笑着說：「我想吸些新鮮空氣。」

他離開車站，在雨中走到中心區，漸漸地增強自信力。

他記憶的失去是件怪事，他記不起自己的事，但有一種成熟的判斷經驗。他大約以前到過不少戲院，大約也進過學校。有許多他所知道的事祇能從教科書中選擇出來，也有從已忘記的事情中得來。他的記憶好像還存在，但已成了下意識，好像他僅能盲目而毫無選擇地張着網捕捉什麼東西。他看不清過去，祇能在暗中摸索，但他失去的記憶也有奇怪的補償，他對現實的眼光特別精明，像一個小孩子的雙眼，又天真，又聰明，充滿着好奇心。

他在這種心情中使他坐在亞爾徹斯脫戲院的第三排看着一齣名叫尊敬國旗的戲，節目單上用「刺激人心，使人大笑的愛國喜劇」等字來形容。其實這戲劇在一九一四年上演時已變爲使人發笑的鬧劇，全然不是喜劇了。戰爭繼續下去，觀衆們越傾向于看打渾插科，原劇中許多激昂慷慨的愛國演說越縮越短，到一九一八年，這戲差不多已全部是丑角的打渾插科，沒有人知道原著的內容和後來的修改，每個演員隨便自己加上插科；這樣一來，戲文變長了，於是把那些不使人高興和歡笑的戲抽掉，也不管它在原作上的重要。但沒有人管到這些，因爲這反能使出錢的觀衆滿意，又因爲英國的戲劇已漸漸地被電影所取代，這本尊敬國旗還能幫助一小部劇人過活，它較西區中許多高尚劇院中的戲賣座盛得多了。

司密斯發現自己能容忍，就是在苞拉出場前，也能受得下緊張的場面。她在戲中處於不重要的地位，演一個旅館中莽魯的女職員，在另一幕中她祇在幕前站立了一會，他認爲她們演得很好（不是他有判斷力，而是他們——尤其是她的——與燈光一同發出來的熱力）。觀衆們也很知道報以熱烈的歡呼聲。當她裝扮了一個社交婦女在打電話給她愛人的笑臉和喜悅，又同時對着女傭人的怨罵，她臉部表情的忽喜忽怒使觀衆大爲喝采。直到末一幕，一個女英雄（護士）在她身前張了一面大而骯髒的國旗說着：「你不能殺死徒手的女人！」輕視着穿德軍制服的軍官，這時候，有許多人衝進台上把德軍捉住，於是幕下全劇結束，一面唱着愛國歌。

司密斯正在戲院的走廊中走了一半，一個僕歐碰碰他的手臂道：「對不起，先生，有個演員要你上後台，她說你認識她。」

他遲疑了一下，然後回答道：「什麼，當然。」

「先生，這裏走。」

他被領到前面，經過樂隊的坐位，走上滿是繩索和帆布的後台。僕歐開着路，走進兩邊是門的走廊，在一扇門上敲着。「我想她在換衣服，先生——對不起，我要先走一步了。」

僕歐離開後，他又覺得痛苦，但這與前有些不同——這是他所願意爭鬥的激動。在他決定不了前，房門開啓了。

「噢，司密斯——司密斯——你守了約！」

她雙手拉他進房間，又把門關上。這是一間破舊而小型的化裝室，塗滿顏料的桌子上裝了一面鏡子，鏡子上面有一盞強烈的電燈，牆上掛着戲單和日歷，椅子上滿是衣服，室內混合着各種氣息——油漆，燒焦的頭髮，香煙，廉價的化妝品，來沙而，她在單薄的戲裝外面罩了一付長袍。

「我到末了才看見你——幸而這樣——不然我會激動得把戲都演壞了。」

他笑着說：「我看得很高興——尤其是你的戲。」

「噢，不，司密斯，你不應說這種話……告訴我你近來怎樣好一些，我能看出來——否則，你

不會到這裏來的。但一星期來，你在做些什麼？

「祇是東看西望，想找些事情做。」

「有運氣嗎？」

「沒有，我想亞爾徹斯脫不是找事情的好地方。」

「下星期我們要到洛去培去了，那地方大約有機會。」

「我要調個地方住住。」

「你好些嗎？」

「是的，很好。」

僕歐在門外喊起來：「五分鐘，小姐。」

「我祇有五分鐘時間跟你談話了。」她停了口，又笑道：「我與你說了許多很親熱的話，是嗎？」

他也笑了。「一夜有兩場戲——使你很忙。」

「是的，今天是星期六，星期天就安靜了，——在火車上。」

「你明晨就要走嗎？」

「十點鐘。」

「那裏不遠嗎？」

「三小時的行程，在勃萊徹萊要等許多時候——常常這樣，我好像在等候中過此一生。」

「我不認得勃萊徹萊。」

「那裏的車站外面有一家似乎永不開門的旅館。天呀，我們爲什麼談着勃萊徹萊……我向你借了些錢，你記得嗎？還是忘記了？」

「沒有，但是——」

「那麼，因爲我明晨要離開了，還是歸給你吧。」她在衣衫中摸索。「我帶在身邊。」

「噢，你不要——」

「那麼，你以爲我不還嗎？」

「我——我——從沒有想到這個，但——」

「你以爲我要吞沒嗎？」

「我不曉得——這很公平，你究竟爲我做了——」

「聽着，小君子——我拿你的錢，因爲要安慰你，我當時拿了你的錢能夠使你好過。但現在你好些了，謝天謝地，你不需要我的幫助，此地是你的錢！」她把鈔票塞在他的衣袋中。「還有兩分鐘就要上台，不要使我光火，你在找職業時，需要金錢……你預備找什麼職業？」

「隨便什麼，其實——」

「外勤的還是內勤的？」

「我也無所謂，假使——噢，你曉得有許多困難。」

「他們問你時你怕嗎？你喜歡有人在街上這樣對你說：『我不管你是誰，也不管你的過去，要是你要職業，跟我來。』是這個意思嗎？」

他笑道：「是的，就是那個意思，要是有人肯這樣做。」

「你也不管做什麼事情嗎？」

「我能做隨便什麼工作。」

「弄弄數目管管帳簿？」

「噢，好的。」

「與人——陌生人——常談話的事要做嗎？」

「我不會選這種事，但是，當然——」

「你還不高興與朋友會面嗎？」

他遲疑着，她繼續道：「不要談這個，木匠兼管帳如何？」

「是什麼木匠？」

「爲什麼不……」僕歐又在叫了。「那麼——我們要暫別了——除非你再去看戲——要是你去看，才笨呢。」

「以後我大約能在什麼地方見你嗎？」

「每星期六晚上我們總有聚餐會——全部演員，我說——無論到那裏這是習慣之一。我能把你當客人請來，但有許多陌生人。」她的態度突然轉變。「司密斯，你真的來嗎？」

「你要我來嗎？」

「我沒有問題，而是你願意來嗎？現在你像空氣一樣自由了——這是你希望了好久的。他們有時是一羣吵客。隨你的便，我不再請你……但要是你能來，現在就說，我好告訴他們。」

他突然覺得勇敢起來，挑戰似的，帶些野蠻的意味。「我會來，不管他們如何吵鬧。」

當她脫下長袍時，紅着臉對他一笑。憶定盤路十九號——近牲畜市場——十一點三十分光景。現在你不用纏着我，先回去吧，到晚上再來。我準時到——比別人要早些，那時候再碰頭。

雨已止了，他在大雨洗過的黃昏中走着，坐在教堂的花園裏吸着香煙等到敲十一點鐘。到晚上就要見到許多陌生人，他的神經抑制不住的緊張起來。他又希望他沒有答應說去——要是他不去，當然就不會有煩惱了。

憶定盤路是一條冷靜的死路，都是一式的住宅房子，十九號與別宅並沒有不同，祇是在前

門上多了一盞煤氣燈。他等在那裏，教堂的大鐘敲過十一點半鐘後，他望着她來，他靜靜地等在路燈下，安慰看自己沒有給人認識。不久，她轉過街角看見了他，疾步過來。「準時得很，司密斯——我說你，而我遲了。但我還是急急地趕在別人前面——我還沒有把化裝全部除掉。」

她領他進房子。「等在廳上，我上去拿掉化裝就下來。」

他等了十分鐘，客廳暗暗地，充滿了地板漆和鹹水胡桃的氣息——化了許多時間才辯別出來，近他身旁有一座竹架掛滿了帽子和大衣，樓梯立在黑暗中，祇有一條條的黃銅可看出是欄杆。聲音從樓上房間中傳出來，他想着若有人出來，先向他開口，他應說些什麼話。可是當真有人出來，事情也就這樣過去了；聲音停止時，一個圓額角凸出的小老頭子突然從一扇門中走出來，與他相撞一下，喃喃地說着「對不住」，又消失在走廊中。一回兒後，他回來了，又撞個滿懷，又說着「對不住」，再走入原室，於是聲音又起了。

不久，她兩步一跨的下了樓，激動地低聲說道：「現在我已準備好。」

他們走入室內，裏面祇有一人——那個凸額的小老頭子，他坐在餐桌上，前面放了一本書，用五味瓶擋着。他額角凸出的頭俯在書上，好似伸出在堡壘後面。

「李文先生——這是司密斯先生。」

「親愛的先生，能見到你，不勝榮幸。」他笑笑，但沒有伸出手來。然後，慢慢的闔上書，司密斯

看見這是盲人讀本，給了他一種信心——李文不能看見他，祇能用聲音來判斷他。

李文把原書絲毫不錯的放回書架上，他熟悉着室中每寸的地位。「司密斯先生，你來參加每週一次的慶祝會嗎？」

「是這意思，我希望你不介意。」

「介意？我也像你一樣是個客人，不過我以前來過一次了。我忠告你——他們吵得很兇——雖然不及我年輕時的利害，要是他們使你疲倦，請到這裏來與我談談。」

司密斯說他一定會來，李文先生開始談莎士比亞，他好像讀過威尼斯的商人一劇，用各種聲音說各種話。「我扮演夏洛克很好，雖然我祇是自己說說。——這是最好的表演部份，最後一幕更是了不起。但拿整個戲劇來講，太壞了，太壞了。他們爲什麼還要選它在學校中上演？一磅肉

——可怕。猶太壞蛋——反猶太主義。還有女律師——完全女性……噢，親愛的先生，這是一齣不好的戲，你無論如何不會是教師嗎？」

「我想不會是吧？」

「因爲要是你，我應……但不要管它。由於我的眼睛使我不能上台，因此我化費了許多光陰讀書，盲人教科書真的使我在文學上得不少東西。你不能漏掉一個字——你必需一字又一字地讀下去，這使你有時間思想，有時間批評，有時間重新估定其價值——」

同時，門又開啓了，一個身材巍梧，紅面孔，腫眼泡的男子站在進道口，然後再走進室內。最後他歡呼道：「苞拉，我的天使，這就是你講起的朋友嗎？」

她替雙方介紹了，紅面孔的人叫鮑萊，他還是處在主動的地位：「你與我們在一起，我很覺高興，老朋友。」接着，把聲音抑低像放在祕密括弧內，靠近桌子裝出一股要拆開什麼東西的姿勢：「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沒有，英國公寓內的菜常與五味瓶的大小成反比。五味瓶愈大，菜愈不行，現在這裏的瓶大得可以。」他以高度戲劇式的姿勢細細觀察一下：「你以為這裏的電燈應該亮些，或者有音樂——」

話還沒有說完，女店主拿了一盤小的肉煎餅進來，司密斯得與她招呼一下，鮑萊先生這樣做了：「格拉哥萊太太，我剛說到你們的菜的質地，看了你這麼大小的東西，我的預言不久就能完全證實！」鮑萊先生向全室作了一個可怕的靈眼，而格拉哥萊太太一聲不響的把木盤向檯上一碰。她聽不出這話裏的諷刺（使鮑萊的玩笑沒趣）。「爲你們服務，我很高興。」她喃喃地說：「我盡力做得好——俗話說得好，我總是老規矩，照顧幾個老主顧。」

「不是你照顧我們，而是我們照顧你——要明白！」

她蹣跚地走出房間，讓鮑萊先生獨個子把煎餅分發給大家。「這險是你自己冒的，司密斯。不怪我叫你司密斯嗎？」

司密斯很覺奇怪，發現餅竟十分好吃。他這樣對鮑萊說了，又說他餓得要再吃一個。

「那麼，吃吧——學你的樣，我也要再來一個。」鮑萊先生就又吃一個，整個黃昏嘴巴就沒有停過，他嘴裏塞滿了東西說：「你要是餓了，到比格爾太太那裏去！」

司密斯不曉得比格爾太太的菜餚如何，也不曉得她是誰，她在那裏，與他有什麼關係，他來不及追究這問題，因為又有一羣人剛剛來到——一個穿絨布衣啣着煙斗的青年，好像雜誌上替絨布或煙斗做的廣告。他的臉有些粉紅色，裝扮得很美麗，又有些微弱。鮑萊先生又充當了介紹人，當他還在介紹時，又有兩人進來，一個是瘦小而蒼白的女孩子，鼻子很大，臉上充滿了雀斑，另一個是年較老，銀頭髮有可憐相的男子。鮑萊先生又高聲地喊着，使人注意他的介紹。

銀頭髮的男子笑着對司密斯鞠躬，而那女子却走過去與司密斯用力的握着手，走到窗邊，好像沉浸在深深的思想中，疑視了一會，回過身來堅強的說：「噢，司密斯先生，今天不是偉大嗎？我敢說你也像我一樣喜歡下雨的。」

司密斯覺得與大家一起這樣玩着很有趣，尤其在穿絨布衣的青年輕觸着他的肋骨說：「不要討厭她——她常這樣的。沒有人想透湯姆爲什麼要娶她——湯姆自己也——你能夠嗎，湯姆？」

這時候，一位高鼻子，紅眼睛，草黃色頭髮的人走過來，與司密斯無言的握着手。一刻兒，他對

着司密斯低聲的耳語道：「你到這裏來鬼混有什麼意味？」在司密斯能想到任何回答前，他繼續道：「我們祇是一羣流氓——沙士比亞時代他們這樣稱呼我們——李文，我對嗎？我們沒有家，我們住在骯髒的棧房裏，我們熟知那一個店主會算小，那一家戲院有蚤虱，那一家戲院在下雨時發漏。你們西區的人（英倫分東西兩區，東區爲貧民窟，西區則爲高尚的住宅區，高官大爵，巨賈富商都住在此區——譯者）不會來看我們的戲——我們祇是驅騙一般下層階級，在星期日的火車上吃着起碼的三朋治度日。」

格拉哥萊太太拿了主菜進來——許多煎魚，小片的洋山芋和熟豈，同時鮑萊先生（出去了一回）又拿着一隻啤酒進來。大家開始找位子坐下去，而這位別人以爲大主教，滿臉莊嚴的名叫麥根生的人站着，態度毫不嚴肅的大聲喊道（用着拍賣者的聲調）：「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來提醒你們，我們不久就可得到比格爾太太的可憐了。」起了一陣呻吟和倒采的喊叫聲。「因此我不叫你們一定參加每週一次的吃飯。在開始以前，做領導人物的我，得講幾句話——李文不算——讓我代表全體對司密斯先生敢以無限的歡迎。請你不要介意這個殘廢的笨人，湯姆，白登，也請不要生煎鍋形面孔，里却·鮑萊的氣，也不要……」他把一個一個的污辱，直到一個十分肥胖的女人站在門道中對每個人用着笑臉，麥根生回頭看見了她，大聲喊道：「唐納紋小姐，你這個老骨頭，不要混在那裏對男人做什麼迷眼——來見見我們的客人司密斯先生，

大家都叫他司密斯的——」

他們就這樣鬧下去，他後來才認清他們這樣的鬧，特別的起勁——愈鬧得兇，愈顯得出友誼。飯吃完，當麥根生起來爲一個享過盛舉而現在走了惡運的演員說時，高潮才完結。麥根生的演說開始道：「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天大家吃得興高采烈——你們即使醉了，或許也會記得狄克·麥生這人，他走遍了全國各省——」

聚餐會直到早晨三點鐘，還是格拉哥萊太太不斷地催了才結束（她說這樣要妨礙隔鄰。）末了，麥根生把司密斯拉在一旁道：「好嗎？你能在我們一起嗎？」

司密斯笑着回答：「我想能夠的，無論如何我過得很好。」

「火車明晨十時要開的。」

「是的，苞拉告訴過我了。」

「有人會睡得遲。」

這他對似乎又是句古怪的話，但他猜不出什麼來。後來有幾個人與他握手，或者在他背部拍拍道：「明天見，司密斯。」

苞拉與他走到街角上。他說：「我真正很高興——他們都很熱心，他們還希望明天早晨要我送他們上車。」

「我告訴你，他們還希望你別走。他們以爲你跟我們在一起——到洛去培和別的地方。」
「但是——」

「現在不要爭辯，或許我又做錯了——你祇要說一聲，全部事情都可解決。這裏有一個職業，要是你喜歡的話。其實這是一件任何方面都包羅的好職業——你會發現的，要是你做後覺得不喜歡，或是找到更好的事，那麼你能像砲彈一樣立刻遠走高飛。」

他靜靜地說：「關於我的事，你怎樣對他們說的？」

「祇對他們說了一部份真話。我說你生過病，但現在好了，你是我的朋友，你需要找職業……但這些都與你的事實不同——不要愁。」

「那麼，還有別的呢？」

她看着他的臉笑道：「我或許會說出真話來，即使你恨我這樣做。我想這或許由於他們都能看得出你是這樣的一個紳士。」

x
x
x
x

之後，他認清了這句話的含意。這羣人中間沒有真正的紳士和女士，雖然他們的裝扮很逼真，真正的公爵或侯爵倒不能像鮑萊先生一樣若無其事的揮動金頭手杖。苞拉的扮起公爵夫人來，也足以驕傲，對着傭人會這樣吩咐：「照我的話做！」好像貴族的血液在血管中清晰可見。

當鮑萊先生對着德國軍官大罵的時候，也是一個十足的英國紳士——「你這個卑劣的惡狗——你這暴君的走狗！」

在他們的私生活中，也混合了許多戲劇的成份在內。但別人還是認得出來，因此司密斯就有用了，他有紳士風度，雖然——也許是因爲——他有怕羞和疑心病，可以得到人們的信仰。如鮑萊先生則雖對店主說：「老朋友，相信我，週末一定給你錢。」店主還是不爲所動。司密斯能走入任何一家店舖，叫店中送貨色到旅館中去，連價錢也不提起。麥根生先生會悲傷地不能使小鎮上的編輯把一段替劇團捧場的文字當消息般的刊載出來，而司密斯寫的文字則爲報館所樂於刊登。

因此，司密斯立刻成了藥中的甘草，什麼事都有他的份——向報館發消息，繪佈景，記帳，打字，提示，修改過長或過短的台詞，和事老，公共場所的代表，私人廣告。他總是忙碌不堪，而從不草率；總是愉快，而沒有發狂；總是謹慎，而不喪氣。總而言之，他是一個十足的紳士。

這是醫治他心理上病疹的最好療法——不斷的與陌生人接觸，不斷地遭遇許多新的難題需要立刻解決，各地的旅行，接洽各地的居處——這些醫好了他怕羞的病理部份；但怕羞還在他的心中，這種怕羞演變成喜作與世無爭的消遣——下雨天在火車站上看着軍隊在廣場上操演，或在晚上上街上唸着門牌號頭，幻想着他們中間一定有一家，在過着不幸的遭遇。他的

工作也使各地與各種人士接觸——理髮店，煙草店，站長，店主等；與他們以戲票交換在店舖的櫥窗中張貼演戲的廣告。有時候，牧師在做禮拜時對戲劇不滿，（這倒是很有有效的廣告）有時候，也常有牧師帶了妻孥去觀劇，而大都數的牧師還是不問不聞，不加批評。有一個牧師曾與司密斯談過，說教堂和戲院現已站在一條戰線上，都受到羣衆的唾棄——「電影院的興起促成了你們和我們的失敗。」牧師更指着對面貼着的電影廣告。從後來的談話中知道，他們都已看過了。

司密斯在忙碌中白天和晚上常與苞拉見面，但他們的友誼並沒有增進。表面上，他與另外幾個演員很友善，特別對一個名叫彭德培（廿歲）的青年。他演不來什麼戲，祇是靠了漂亮的臉混飯吃。在尊敬國旗一劇中，祇有說兩句話——在衝進將軍的司令部時高聲喊道：「敵人在進攻了，下令反擊！」——而那將軍爲德兵所喬裝，不肯發令，當彭德培回進去的時候，又說一句：「否則，先生，天呀，我會下令的！」爲要使觀衆們大聲喝彩，彭德培幾經練習常是成功的。麥根生負責這劇團，對「噓頭」很看重。做這種戲有個技巧：你站在門廊上，手放在門球上，苦苦的瞧看，把話提得很高——要是觀衆不來個滿堂采，或者滿堂采來得太慢了，你就得敲敲門球，把最後一句用更大的力氣重複一遍。

一個星期六，他們在富爾敦鎮上，彭德培隔夜喝了許多酒，而早晨又在喝酒，要想以酒醒酒。

下午，祇有他與司密斯同在一起，顯而易見的，他在晚上不能演戲了。同時，他的家中帶來了一則壞消息，司密斯很可憐他，因為這壞消息或許會使他失業。彭德培自己也曉得，當演戲的時間近了，他吃了許多阿司匹林，但藥片使他身體更不舒服。六點時，他不得不請求司密斯代他的角色，這是麥根生或許能原諒他的唯一方法——而且這角色很小，衣服也很配身。司密斯不肯答應，他覺得不會做戲子——就是做也演得極壞，但彭德培不能演了，因此他勉強答應了。毫無疑問的，他的角色雖小，而在全劇中佔很重要的位置，尤其在星期六的晚場，是富爾頓賣座最盛的日子，這樣使他不得不去徵求麥根生的同意。

他較平時更早上戲院，看見麥根生正在與裝置佈景的人爭吵；他告訴他彭德培生了病，他代替着演戲，麥根生祇是急急的回答：「又喝多了酒，我想……那麼也好——不怕觀眾喝滿堂采嗎？」

他沒有機會把這事告訴苞拉，因為代替彭德培的消息不使人驚奇；他原是個聰明人，代演的部份又很少——這並不是件了不起的大事。

當他換上英國軍官的戲裝，神經有些緊張起來。這是很自然的，他曉得演員和演講者常有這情形，要是不這樣，倒是反常了。他對着鏡子自己看了一回，使他激起一些下意識的記憶之弦。他要到末一幕的中間才上台，因此他靜靜地吸着煙，想把這弦捕捉住，但他愈向鏡中細

看，他愈是記不起過去的東西。突然，他痛苦地覺悟到，彭德培的台詞是怎樣的？——他從不想到把台詞背出來，因為他自以為記得很牢，對全部劇情知道得很透澈。但當他現在要唸台詞了，台詞不知溜到那裏去了。他試幻想着那幕：那坐在桌上的將軍，拈着鬍子，喃喃地說着「嗨」——表示他是德人喬裝的，於是彭德培衝進來——「敵人在進攻了！下令反擊！」為什麼一個下級軍官對將軍這麼說呢？不要管它——這是戲的一部份。彭德培越過戲台——不太快——使將軍有更多時間拈着鬍子，然後在出台的門口——「否則，先生，天呀，我會下令的！」是了，等着滿堂喝采……：……他再三的自己對着自己說：「敵人在進攻了——下令反擊——否則，先生，天呀！我會下令的！」祇有二十個字——全戲中最少的部份。他自己唸了三遍，才聽得僕歐喊道：「先生，預備好。」

他從後台走出去，站在看得見坐在寫字檯旁的將軍的地位。將軍（小湯姆裝了假鬍子所扮）正在大聲的翻弄抽屜（間諜其實不會這樣做）一面很急速的看了一堆文件。司密斯站在那裏，等候着暗號（是「嗨」那個字）他覺得有些古怪，他將要做從沒有做過的事，要是他做的壞，或得不到滿堂彩，那多可怕！

突然，他聽得將軍說「嗨」。他似觸電般的震動，像他自己說的一樣，他覺得他的腳呆呆的豎在地上，當他衝上去時，竟像身不由主一般。他上台的第一個感覺是眩目的燈光和奇怪着看

不見觀衆；接着，當他仔細一看，黑暗中有許多臉孔都朝着他：一排又一排，正廳，包廂，花樓，所有看客的眼睛都集中在他臉上——起初他以爲很滑稽，好像他們曉得這是戲劇中最精彩的一幕，要把他的演技與許多別的明星相比……但在一陣不安中，他也看出一陣惡意，好像他們恨他不是別的明星，要不是彭德培告訴他應克服這陣不安，不然不安會征服他。他知道自己得衝出去對將軍說：「敵人進攻了——下令反擊！」他看見湯姆小心地看着他——那是戲中的一部份，但湯姆的眼睛對他看得特別小心，好像他也恨他——恨他爲什麼不是別人。

於是，很可怕的事發生了：他開始口吃了，又是老毛病發作——這口吃使他的臉部肌肉抽搐，好像在牙齒痛，他站在那裏面對着將軍，面對着觀衆，面對着上帝，他祇能發抖着把台詞說出來，一字又一字——

觀衆們開始嗤嗤笑起來，當他越過戲台掙扎着說出最後幾個字時，觀衆們已縱聲大笑。

「否則，先生——先生，那——那——那麼，天——天——天呀，我——我——會——會——會——下令——下令——令的！」笑聲更大，他還站在那裏等着抖着，他的嘴唇離奇的彎曲着，他手摸在門上；最後他用力的握着門球，直到用力太多而使門球在燈光下滾過台面，整個戲院發出一陣狂笑，而在走廊中的孩子們也站起了用手吹着一分鐘以上的怪叫。

他很好的得了「滿堂采」。

他在暈眩的狀態中發現自己已走入後台，一言不發的經過朋友們的面前，但後來他還能回憶出當時許多有怒有愁有笑的臉。最後他單獨走入更衣室，鎖上了門，幾分鐘內把本來的害怕，心理上的黑暗和壓迫又再生起來。有人在門上敲了幾次，他都不回答。後來，這陣陰暗的心情過去，他發現自己並沒有溺斃，祇是在怒海中游得太疲倦，於是鼓起精神來換了衣服。這時候，戲已演到最後一景，所有的演員都得上台——他在等「你不對能孤苦無助的女人開槍。」接着是幾個人發出一陣歡呼和大聲的喧嘩。後台現在沒有人了，他開了門走到走廊上，從側門溜入防火樓梯而走了出去，當他轉入街角時，看見一大隊排着等候看第二場的觀衆，這使他想起彭德培的戲雖要別人代替，麥根生會安排的，這不用發愁。這與他遇到的深淵般的困難比起來，祇是小洞而已。

當然他得離開，他們不願他在一起，他解釋不出什麼來，因為他們之間沒有人不使他的痛苦增加。

那晚他急急地走過富爾頓，走過全是店鋪照耀得很明亮的榮市街，經過貧苦人民所住的小街，他總是覺得有人在跟蹤他，樹蔭下，黑暗中，那人老是緊追不放。他心中再生的恐怖形成了——他們還要把他捉回麥爾培菜去。他們沒有放鬆過他，他自以為幾星期來勇敢了許多，不怕他們了，然而在台下數千觀衆中，大約有一個人一點兒也不笑，從椅子中站起來，靜靜地離開他，

站在街道上注視着戲院的每個出口……突然司密斯開始奔跑，他們不會捉到他——再也
會。他又呆笨地在一段黑暗中停下來，覺得一路跟蹤的人的脚步也停了。他再奔跑，爲了在街角
上躲避車子，幾乎與別的行人相撞。這是人與人，但他覺得——敵人已進攻了，下令攻擊！他抄着
直接走回宿舍的近路——鐵路旱橋下一段通過。那裏他看見在入口處張着一條繩子，繩子前
面站着一個人。

「對不住，先生——今晚不能通過。」

「但——我——什麼意思爲什麼不？」

「先生，這是沒有辦法的——規則如此——每年中有一日我們要把它關閉起來，不然鐵
路公司沒有權利了。」

「但我一定要走——我有要事！」

「先生，這是我的責任——請不要給我麻煩。」

突然他認爲又遇見了一個敵人。他有許多敵人，到處都是，他們大約都在各區分佈好了要
包圍他……

「走吧，先生，請安靜些——」

「安靜些？那麼你爲什麼拿那個槍？」

「槍，你沒有腦袋嗎？——我沒有什麼鎗，你指這個管子嗎？」

但他不管這些，跳過繩子，把那人向旁邊一推，沿着通道奔過去。幾分鐘後，（走大路得化十分鐘）已到了宿舍。

他希望能一人在屋中（他知道主婦大概出去買東西，）但他忘了彭德培。當他正在上樓時，彭德培從起居室中發出一聲含糊不清的歡呼聲。「哈囉，司密斯——做得很好嗎？曉得你會錯的，你幫了我的忙——」

他看見彭德培走入休息室，也要跟上樓來，但那青年喝酒太多，每走一步就停下許多時間，同時不斷地喊道：「爲什麼不下來與我一起喝杯酒——你應受我的敬酒……朋友，真正的朋友……我是你的朋友，你是我的朋友……噢，從來不明白這種事，你在上面幹什麼？當然不會睡覺？什麼時候了，還是我去睡，那末他們都曉得我生了病……什麼聽不見你的話……」

司密斯道：「不，不要上來，我就下來了。」

「很好，司密斯——我也下來，給你弄好些酒，你得飲一杯——你應該喝。」

這時候，司密斯已打好包裹，當他下樓時，他覺得安靜了，準備與四周的許多敵人作戰。他轉入起居室，彭德培橫臥在沙發上，頭埋在坐墊中。

「哈囉，剛爲你混合一杯酒，而頭痛又發作起來，不要管我——坐下來告訴我消息。」

司密斯並不坐下來，祇是拿着已有一半威士忌的酒杯，倒回去了大部份，吃着留下來的部份。他不常常喝酒，但他希望酒可幫他安靜神經，可使他在旅行時有更多的平靜。

「司密斯，告訴我所有的消息，不要管我——我的頭很痛，但我聽着。」

司密斯說沒有什麼特別的消息可告訴。

「噢，我不說戲院——混蛋的戲院——我指報紙。一點鐘前聽見報童在街上高聲喊什麼東西——出去買了一份——此地是報紙——但我看下去——我的眼睛不聽我的命令。世上發生了什麼事？」

司密斯灣身下去拾起報紙來，心中很急，這事是不得已……不會，當然不會——的一小時前事情還沒有發生。他看着標題：「好像有兩個人飛越大西洋——阿洛克和勃朗。」

「飛越大西洋笨事——但我要告訴你，這比做戲子好多了。噢，喝一杯——他們叫什麼名字？」

「阿洛克和勃朗。」

「阿洛克，勃朗，司密斯和彭德培——喝酒呀！好像法律事務所——這是我從前的職業——在法律事務所中。好律師——乾淨得不得了！他們因此碰也不敢碰我。像我這樣的人使當事人受驚，因此有一天我從那裏逃了出來。」

司密斯說他必需走了，請彭德培原諒他。

「走還不要走——等別人回來了再說——不要喜歡獨處，司密斯。」

「對不住，我現在真正要走了。」

彭德培抬起頭來看着。

「你很好嗎？那麼……但是上帝呀，有什麼事與人打架嗎？」

「我一定要走了，晚安，彭德培。」

「晚——晚安，司密斯，我不會忘記你的好處。」

司密斯在休息室中拿起帽子和包裹走出屋子，沒有人看見他。那晚暖而黑，他奇怪爲什麼彭德培問與人打架的問題，在街上的櫺窗中停下來看自己的樣子，他笑起來了——忘記梳理頭髮，帽子底下也可看出一二來，——亂糟糟的頭髮很像與人打過架。這很容易處理，他袋中帶着一柄小木梳，同時他拿出手帕拭去頭上的汗水。這又使他笑起來，因爲手帕上也染了許多顏色，也忘了把化裝除去。那麼他經富爾頓一路回來，總像這個樣子，但除彭德培以外，沒有人看見過他。噢，是了，那個拿槍的人，在早橋下很暗，看他不清。他丟去了化裝，把手巾擲過籬笆去了。

他知道朋友會到富爾頓火車站去候他，因爲那裏有上倫敦的夜車。他當然不會這樣自投羅網。十二哩外又有一個在別條綫上名叫克洛斯塔的車站；要是他走的話，天亮時也可以到那

裏，然後可以趁無論到那裏的頭班車。他並不覺得特別疲倦，威士忌酒使他精力充沛，同時一離開了富爾頓所發生的喜悅使他每小時步行三哩。現在第二幕戲大約已完結，大家在更衣室中間談，盼望着每週一次的聚餐，他曾與他們快樂地在一起，他開始回憶過去那一段生活。他發現自己已鍾愛了那女戲子，漸漸地，不知不覺地他覺得祇能與她遠離或者與她單獨在一起。他要無意義的在火車上，餐室中，後台繼續不斷地看着她已不可能；她有她的事，也有別人與她談話。這種事他起先不以為意，一面因為他覺得自己很渺小，一面又覺得她沒有義務一定要跟他談話。她愛生活，她愛別人，她愛男人。當她出席什麼宴會，而他回去睡覺時，他常冷笑着對她道晚安，這包含了下列的意思——你替我盡了不少力，其餘的事我必須自己去做，因此謝謝你，祝你好運。

現在他也對她有這個意思。從富爾頓到克洛斯特的中途，聽得遠處敲着午夜的鐘聲。

他在黎明時抵達克洛斯特——是單程軌道上一個荒涼的小站。從揭示的火車時刻表上他知道晨間五點十分有一列到弗萊明的火車，他得等候一小時。他有些疲倦了，靠在他的包裹上。等在那裏也有快樂，晨曦照耀在他的臉上，不久他發現有人看着他。

「先生，等火車嗎？」

「是的。」

「就要來了，我替你買張票。到那裏先生？」

「愛……弗萊明……單程……」

他提起腿跟那人走入賣票房。

「弗萊明，這是票子，先生。不與別人一起走嗎？」

「什麼？」

「我認識你，先生——昨晚我在富爾頓看你的戲。先生，你真演得有趣——全劇中最有趣的戲。火車來了，先生。」

他堅持着爲司密斯拿了包裹選擇一間較空的車室（雖然火車很空。）這已不是旅行的季節，車廂中的趁客大都是些無所謂的好動者（尤其在星期日早晨，）好像牛羊的吃草和女人的修飾指甲——此地停下幾分鐘，接着移動一段，甚至奔跑着，再是緩步的慢下來。弗萊明與克洛斯塔祇相距四十哩，但這段行程（火車時刻表上所載）需行二小時。在清晨看着車窗外田野農舍，看着靜僻的馬路消失在朦朧不明的遠處，看着車站上腳夫從車窗中把包裹擲給站上的客人，看着大隊的兵士操練步伐和帶着空砲作演習——這些景緻都使他高興。當火車停下來時，除掉煞車與輪子摩擦聲和微風吹動野草的聲音外，其餘就寂然無聲。把頭伸出車窗外面瞧野景時，總可看見三節車廂前有一個紅頭髮的孩子的頭也俯在窗外，這使他幻想起他們

兩人是火車中的碩果僅存者——好比開路先鋒，僅活着的兩個。

不久，地平綫上出現一條長而狹的雲片，車子又前駛了幾哩，可看出這雲是一帶山脈——看上去很高，但他知道這山不會高，因為這一部份的地方根本沒有高山。

當然他不會一路上弗萊明去，這使別人追蹤起來太便當了，尤其因為克洛斯培的那個腳夫認識了他——是件不幸的事。他要在中間什麼地方下車，然後越過鄉村，隨便到那裏去玩。

火車再停下來時，山脈已清晰可見——這是叫五嶺的車站。他就在這裏下車吧，但正當他要下車時，他的皮包散了開來，包中的東西散了一地，等到再收拾好，車子又已開動了。這對他沒有什麼關係，別站下車也是一樣。

火車緩緩的前進，像馬一樣穩定的跨着一步步的大步，鐵軌迂曲着更近高地，不久駛入一座峻峭山脊下面的淺谷中，山脊上面是兩個圓圓的山峯，看不出它們誰高誰低，但兩者都不高——大約七八百呎光景。山脚下面，一座村莊的屋頂在樹林中隱約可見，但火車又駛過去，停了一個叫洛爾的車站上，這車站簡陋得可以，祇是田野中一座房子而已。司密斯下了車把票子給了一個孤獨的職員；他看了一會說弗萊明還要過去三站，司密斯笑笑說一點兒不錯。當火車又開動時，伸出車窗的紅頭小孩朝他笑，笑他也報以微笑，這使他突然間覺得愉快。此外空氣很暖和，混合着花草的香味，隱在樹叢中的村莊在一條長路的那一端，對他發出無限的誘惑。他用

勁的步行着，離車站幾百碼的地方，看見一根隱在籬笆中已毀壞了的指路牌，他從荊棘中走過去仔細辨認褪色了的字：「至皮青屋——哩。」

他繼續前進，一面喃喃地唸着這名字（他常這樣唸着名字）——皮青屋皮青屋，然後皮青屋看見了一羣灰色的舊茅屋，村前有一條小溪，溪上架着石板爲橋。那裏也有一座有方塔的教堂，有一座叫「馴鹿」的旅舍——凸出在溪流的中央部份。村莊後面，就是那座太陽照着的雙峯（這裏可看出一峯較另一峯略高）在雙峯之間，可看出一個多草的低地。

他越過石橋，有人從一間屋中走出來，奇怪而友善的-looking 看着他招呼道：「早安。」一陣微風吹來一根水草。一個老人在修剪着一個牧師家的木籬笆。當他走過時，一隻牧狗在陰暗中抖動，投以警戒的眼光。他覺得：要是他們肯給我住下來——這是家了，我在這裏能得到安靜。」他轉入一條上山的小路。山脚下，又有一個小茅舍，一個肥胖而年老的女人站在花園中。「今晨山上的風景很美麗。」當他走近時，她這麼說：「他們說在晴天能俯視五縣地界。」他笑了笑然後她又道：「要是你歡喜，請把皮包留在這裏——很安全。」

「很好……非常感激。我可以——大約——麻煩你弄杯水喝？」

「先生，水有，但要是你歡喜的話，我有蘋果酒。」

「好的，不會麻煩你吧？」

「先生，一點也不要緊——」

她拿了一個品脫大小的杯子來，當中盛滿了酒，他感激地喝了。

「先生，你要吃，我很高興——這是良好的蘋果酒，雖然這是我自己做的。」

他疑惑着要不要給錢，但她看出了他的心事，老練地說：「沒有關係，先生——我們歡迎你的光臨。或許當你遊山完了時，你喜歡吃些冷牛肉，鹹肉和莓醬——我們在星期天賣飯的。」

「遊客很多嗎？」

「難得有一個，但要是他們來了，我們總準備着的。有一個先生曾對我說過，這是英國最美麗的村莊。」

「當然是……噢，謝謝你——我大約要來吃飯的。」

他開始爬山，他吃了酒和放下了包裹，倍覺自在。天空中充滿了像風帆似的燦爛的雲霞，泥土和花草發出一陣暖氣的氣息。穩步的走上去，只聽得山下傳上來的教堂的鐘聲時，才停了脚步回頭四顧；皮青屋的花園和屋頂，好像玩具一般地立在山谷中。他一直爬到山脊上面，在一塊田和一垛牆那邊，兩峯高聳在空中。一會兒後，他已爬到雙峯之間，那裏（直到最後才能看見）有一泓清水騎着微風吹過，池水在漂駛的雲影下起了皺波。池水清澈見底，他脫去了衣服下去洗澡——想着俯視五縣的樂趣。洗好澡，他睡在太陽光底下晒着身體，覺得太陽的溫暖和蘋果

酒的酒力抵達了每根神經。不久他穿好衣服，選擇一處樹蔭下閉起眼睛來躺了。

照到他面上的太陽光驚醒了他，太陽已橫越天空，現在已近地平綫，不再有什麼熱力了。他的視綫沿着山脈的曲折眺望，再停在已現灰色的池塘上；他奇怪地發見那裏有一個女孩子，坐在凸出的大石上擺動着雙腳。他注視着她，靜靜地欣賞着，直到一陣記憶回來，他突然覺得一陣大怒，因為她就是愛上的人，因為她跟蹤着他到無論什麼地方，因為從第一次遇見她後，她就沒有放手讓他走開去，她竟又跟到皮青屋來了！

她已知道他的發覺，於是赤了足從草中走來。

「司密斯——你真的醒了嗎？你爲什麼這樣走開呢？不舒服嗎？有什麼事……村上的女人

說你在這裏——說你留下了皮包，因此你一定要下來，我不願等在那裏，但我還是等了好幾個鐘點——當你睡在這裏……」

「抱——抱歉——得很。」

「因爲使我等了你嗎？這是我的不好——我能隨時叫醒你，但你看上去很倦，你也沒有洗過臉——我猜你通夜沒有睡過。」

「我很抱歉——不爲這個——爲戲院中的事——」

「噢，那個大令，你不應想到這個，一點兒事也沒有——你表演了全劇中最使人發笑的戲

——麥根生甚至說要把劇情改變（要是彭德培也能那樣做的話）——但怕他不會做。無論如何，他要把門球滾下的一節保留着——那是可使人發笑的地方。」

「但他們以為我表演得很當心嗎？」

「我告訴他們，你做得要小心——我跟他們罰咒說你做得好，彭德培也那樣說——他們也以為這一點表演可了不起。」

「了不起？」

「你曉得——怕羞的人為突然不怕羞得使人吃驚，然後又怕羞了。你以為預備做些什麼，或許像那兩個人一樣橫渡大西洋。或許殺死什麼人或與公爵夫人私奔。這都是紳士的一部份工作。你有你的特權——像在划船比賽之夜。」

「苞拉——為什麼你要說這種話？」

「噢，這是真的，是嗎？」她俯身下去，看着他，「六令，你有我所不能知道的難解釋的事情。」

「你跟蹤我到這裏來幹什麼？」

「當然來帶你回去。」

「但我不回去。」

「噢，現在還祇是星期天晚上——到明晚六點鐘在普爾斯培才有戲——你可到明午才

下決定。」

「我不回去，我不能回去。你不知道我覺得怎樣——」

「我曉得——不要告訴我——我看你在台上演戲，祇有我一人知道你不做戲——因為我從前已見過你這樣，——在麥爾萊培的店中，記得嗎？」

他嚴肅的回答道：「這是不很容易忘記的——比昨夜更不容易。」

「你以後不再上台好了，那有什麼關係？而在麥爾萊培時，除掉對我說話外，對任何人說話都是口吃的。」

「是的，除掉與你說話。」

「或許也有些關係我的事情——就你而論。」

他手足不安的移動着。「那時候有些別的事情，但現在我們之間有一道鴻溝。」

「我們之間就祇有這個，司密斯——我記得你需要我的時候，我不會糾纏着你不放，當你不再需要我時，但我以為你在今天或許還需要我——這是我到此地的理由。」

「我剛以為相反——當我需要你時，你很慷慨，我不要你時，你就像現在一樣。」

「這不是相反——這是一樣的。」

「無論如何，這是我要遠離你的理由，因為我能沒有你而自立，我知道我能自立，我一定要

自立。」

「噢，天呀，不要嚙囉了。我也能沒有你而自立的，我們大家各自分飛吧。」她開始拉拉絲襪。

「你不餓嗎？」

「你提到，我有些覺得了。」

「下山去吧，村上的女人說會給我們吃——」

他笑着插口道：「我曉得，冷牛肉，鹹肉和莓醬。」

「我說我們要去吃的。」

「你也說這個。」

他幫她拉襪子，他們互相注視了一會。

「司密斯，你怎樣找到這樣一塊世外桃源？」

「像別的事情一樣，全是偶然。當我要在前一站下車時，皮包倒翻了。你如何會找到我在這裏？」

「大令，那太容易了。我去問富爾頓車站上的人，他們說沒有看見你，因此想到你當然到克羅斯培——」

「當然爲什麼當然？」

「這是顯而易見的（或許你不以為如此）——那裏的脚夫記得你，司關記得你走向村中去，茅舍中的女人說你上山來看五縣的風景——是嗎？——大家都記得你，小孩子。你不容易被人忘記呢！」

「他們當然不會忘記我昨夜的表演。」

「又要談到那老題目了，我對你說過他們都以為你表演得了不起。」

「那麼他們可想到為什麼我不繼續第二場呢？」

「我告訴他們，他突然覺得怕，怕麥根生要說你演得不好——我說就像你們一樣，多加了打諢，後來又怕起來。」

「你好像什麼事都替我想到。」

他們開始在半明半暗的昏暗中下山，看着皮青屋自己有如在上天，一縷青煙由屋面上升起，教堂的大鐘敲着做晚禱的鐘聲。漸暗的風景使他們寂靜不語，直到看見了茅舍，她才道：「噢，順便告訴你——我對那女人說你是我的丈夫。」

「爲什麼？」

「因爲要是我不這麼說，她會奇怪我爲什麼要這樣尋你。」

「你還告訴她關係我別的事嗎？」

「還沒有，司密斯，但或許我會告訴出來，我總是準備好的。」

當走入兩旁有花草的小屋前的小徑時，她挽了他的手臂。小屋是方形的，前門兩旁都有窗，走廊的一面還掛着「腳踏車旅行家休憩處」的牌子。那個會給他喝蘋果酒的女人笑容滿面地領他們走入一間昏暗的房間中，這顯見得是客廳，滿放了老式的傢俱，圖畫和照片。一架黃色的鋼琴和一些憔悴的絲織品幾乎佔據了整個一垛牆壁，中間放了一隻橢圓形的木案，一扇單窗緊緊的關閉着，而室中滿是清香和愉快。他打開鋼琴蓋來，彈彈幾個黃色的鍵，彈簧的聲音幾乎聽不出來。在這一段空閑的時間中，老婦人覺得有談話的必要，尤其在她嘖叨着進進出出預備晚餐時。告訴他們她叫杜文德太太，她的丈夫是個水手，在日德蘭地方受了重傷而死。「但是，現在戰爭沒有了，也不再會有了，俗話說得好……你們大約要拿幾只好的熟番茄和牛肉吃嗎？喝兩杯酒如何——有我的蘋果酒，但要是你們要喝別的，我的女孩子會跑到『馴鹿』去買……不遠，你知道——村莊上什麼都不會遠——當我上查達南鎮時，我就想到這一點——那是離我們這裏最近的村莊——一年中我去一次或者兩次——這地方可了不起，但我的，在那裏的街上走走就會使人疲倦——我們這裏也要不止一條馬路了，幾十年後可有許多呢！」

她滔滔不絕地講着，把她想到可搬上桌面的東西都搬上了檯面，直到桌上舖滿了番茄，萵苣，牛酪，一卷大麵包，一大罐茶和一瓶她特製的香料。最後她覺得沒有什麼東西可搬上來了，才

勉強的離開他們對他們作一陣緩慢的微笑。

他說：「噢。」

「噢，司密斯！」

「你似乎很有心事。」

「大令，我正在奇怪你剛才爲什麼要反對我。」

但門又開了——杜文德太太拿來一盞燈。「我想你們也許要它，日長多了，但還是天黑了

……你們或許要住在這裏末一班車已駛走，我想你們也曉得『馴鹿』裏當然有房間，但我的房間要好多了，價錢又便宜——我常這樣說。」

她走開後，黃色的燈光在他們的臉上照耀着。

「我的女人，」他說：「我的蘋果酒，我的女孩，我的香料，我的房間。」

「她說房間你不看見外面的招牌嗎——『腳踏車旅行家休憩處？』但我不以爲一定要

是腳踏車旅行家。」

停了一下，他說：「我不曉得你爲什麼這樣地對我奇怪，我如何能夠做任何你所不喜歡的

事？」

「你的話太含糊了，親愛的，除非你告訴我你的理由。」

「我愛你。」

她的聲音在回答時飛躍起來：「司密斯，真的嗎？我第一次看見你時就愛上了你——我在店中一看見你就想：你是我的人，我也很喜歡用所有格——我的人，我的香料，我的房間——什麼都是我的。」突然她拿起他的手貼在她的臉頰上。「雖然我能殺死你，當你在山上熟睡時，殺死你……天呀！我真快樂……這地方叫什麼名字。」

「皮青屋。」

「皮青屋……記得你常玩的名字遊戲嗎？」

後來，他問她：要是他完全復原，找到了足夠維持兩人生計的職業，她會嫁給他嗎？

她說當然願意，並且要立刻嫁給他。「我想這要叫你等兩星期。」

「但——」他似乎有些驚奇着他的動機被她偷去了。然後緩緩地說：「我還沒有痊癒，我連想也不敢想到它。昨夜的半小時中，我又覺得壞事情都又回來了——可怕。我現在雖比較好些，但不敢自信。」

她說她不管這些，她會照料他，因為她永遠有着自信心。

「又有一件事——」

「又有——司密斯？」她想用玩笑把他從這種心情中提拔出來。

「在婚姻登記所中他們會問許多問題嗎？」

「你指那些不能回答的問題嗎？」

「是的。」

「他們或許會問你這樣一個問題——就是你以前結過婚沒有？」

「當然我沒有。」

「大孩子，你如何知道一定沒有，你記不得從前的事嗎？」

他想了一下——是的，他如何能確定呢？他沒有任何合理的回答，但他覺得他一定沒有結過婚。當有人到醫院中看他時，他祇希望他的雙親來給他一個家——從來不想到妻子，這還不能證明嗎？

她注視着他的面容，又笑着道：「不要急，沒有問題的。」

× × × × ×

最後他們同意第二天一同回到普洛斯培去，向衆人宣佈他們的婚禮和請幾星期的假。她担保麥根生一定會同意他們的結合，他對兩人都喜歡。同時戲劇的季節也已來臨。第二天他們一早起身，到村上散了一回步，討論着將來的種種。「噢，司密斯，不美麗嗎？我昨天沒有看見像這樣美麗——我急於要找你——但這是我常夢見的地方。我曉得又太富于情感——但戲子總

是如此的——他們酷愛着小鄉村，雖然他們從不會到鄉村裏來。他們不是死在救濟院中，或是積了錢在白林登路買下旅館來……

她不斷地談着，不久已到杜文德太太預備好精美絕倫的早餐的時候。他們回去吃了，付了賤，還對她說他們下次進得再來多住些日子。老太婆笑開啦，從房間直送到柵門口。他們經過郵政局，見早報剛送到；司密斯買了一份，在走向車站去的路上看着首頁的新聞。又一面告訴她：報上大都關於阿洛克和勃朗橫渡大西洋壯舉的詳細記載。直到他們在火車中坐定，她才自己看報。漫無次序的讀了一回後，她突然轉變了聲調道：「司密斯！」

「什麼事？」

「我不想先嚇你，但這裏有一段新聞，好像——」她遲疑了一下，然後又短短地一笑——「好像他們找不到你……發狂了。」

「是橫渡大西洋嗎？」

「不是勃朗和阿洛克。」

「但我不知你究竟什麼意思。」

「還是讀一讀這個——不要嚇了你——大約沒有十分重要的。」

她遞過報紙給他，指着「一小行字，以「旱橋下行兇——富爾頓司關受傷」為標題，下面的

新聞是：

——據富爾頓司閻湯姆生阿脫維爾昨夜報告稱：他曾被一不知名之男子毆擊受傷。被打後一小時始被人在原處發現，旋經送入鄉村醫院。阿脫維爾述說彼穿便服上差，爲公司的權益而阻止行人通過該旱橋。九時剛過，一男子欲衝過臨時豎立之障礙木柵，當彼欲阻止時，他已在頭上受到猛擊。彼又說行兇者很年輕，身材略高，面容潔整，似一紳士，並非粗魯之輩。警局方面現已着手調查本地旅行劇團中某一團員之突然失蹤，恐與此案有關云。

他放下報紙，看了她一會，又把頭放在雙手中，當他抬起頭來時，面色已很蒼白。火車在五嶺停下來，有一羣種田人等在車站上，她對他說：「大令，要是有人進來，不要這樣。」

沒有人進來，他比較鬆弛了些。

「噢，司密斯……你不記得了嗎？」

「我記得跳過去的——不是什麼障礙物——祇是一條繩子。要是我打了那傢伙祇是件偶然的事——把他一推，或許頭部跌在石板上——我奔跑着沒有回頭看看。」他把雙手靠在她的膝蓋上。「我不是犯了罪又忘掉的人，當我說昨夜的半小時內，我覺得壞事情都回來了，我是指我心內的事——我必需打倒它們……：我心中的事倒底被我打倒了，我沒有失掉自制。我要使你相信我——不管別人如何不相信。」

「我相信你，司密斯。但如你所說，別人不會相信你。」

「我曉得。」

「我們不可到普洛斯特培去了。」

「我是不能了，但你能夠的。你沒有危險——你自己的事。」他痛苦的笑起來：「大約你以後會了解我的。」

她不管這個說：「要恢復知覺了，要是他不久，大約這人沒有受重傷。」

「你無需來安慰我。」

「但這是真的——要是他不受重傷，就沒事了——我們要是去普洛斯特培，到倫敦去很好。要是我們在薩克罕換車，我們能從那裏趁車到倫敦。找個地方住了——沒有人曉得，我們還有錢可過一個時期。」

「但你如何辦——你的職業？他們今夜在普洛斯特培等你呀！他們曉得我們在一起。」

「那有什麼關係，我罰咒說要是找不到你，我就不回去……大令，不要這樣焦急，我相信你。這祇是惡運——不算數的……」她撫着他的頭。「有一件事我不禁要笑出來。」她拾起報紙再讀一遍，好像對着孩子唸道：「『阿脫雖爾說他是個紳士，並不像粗魯之輩。』那就是你了，司密斯——我常這樣說。」

他們在薩克罕下了車，但剛趕不上白天到倫敦去的火車，下班火車要等四個鐘點。這一段時間他們消磨在閒蕩這古老的小鎮上。第二班車又遲了鐘點，到聖地萊交叉點又得轉車。「也好，」她說：「要是有人跟縱我們，可就不容易追了。」他們在黃昏時抵達聖地萊，越過滿是趁客的月台第二輛火車進站（也遲到）時，已滿是趁客，祇有用力擁上去，才有地位。他們也擠了進去，最後擠到一間已有許多喧嘩的兒童的車廂中，由一個年老，衣衫破舊，但眼睛閃閃有光的牧師率領着，裝着因不能壓制鬧聲而作抱歉姿勢的樣子。「今天他們的好日子，」他解釋道，竭力爲新來的客人讓出一條路來，又作不必要的幫着他們，把行李和包裹放在行李架上，笑着道：「太擠了些。」當火車再駛動時，孩子們又任性的高喊起來，頭伸出窗外，在椅子上跳來跳去，大聲唱着歌，別的車廂中的兒童也和着。這樣一列人聲鼎沸的列車在倫敦附近的郊區中奔馳，越過橫跨在公路上的橋樑，穿過充滿了煙氣的隧道，經過一排排的後花園，那裏有捲起袖子的屋主人正在澆着花卉，當火車經過時，幽然的抬起頭來觀看着，而在火車中，在這樣的大聲下，三個成人還是嘴巴對耳朵，耳朵對嘴巴的講着話。

「這是他們一年一度的遠足，」牧師還覺得有需要抱歉的地方。「我們很着重紀律，但是——」他繃眉笑了笑。

司密斯點點頭，苞拉另在旁邊低聲地在他耳邊耳語道：「要是你討厭他們，我們在下一站

下車，走入別節車廂中。」

「不，不，沒有問題。」

同時，牧師道：「我想你們看不出這羣孩子已精疲力盡。」

「看得出的，他們沒有精疲力盡。」她回答道。

「好本事，是嗎？我小孩子時就沒有這股勁道，可怕！」

「你倒很幽默。」

「噢，是的，我不在乎他們的鬧，而怕他們像那樣把頭伸出窗外——我再三的警告他們，但

我不能使他們聽話。」

司密斯突然接口道：「你以為我能夠叫他們聽話嗎？陌生人的話他們大約還會聽嗎……」

現在，小朋友們，離開窗口些！」

這陌生的聲音達到了目的：孩子們都回轉了頭，像要反抗，但又不敢；於是這聲音繼續溫柔

了些：「對了，坐下來——位置多得很呢，再唱一支歌如何？」

車廂的另一端起了歌聲，他們一個個和下去唱着，不久變成一陣震耳的巨雷，當火車由郊

區駛入巷街中，經過更多的車站時，她大喜地對他耳語道：「司密斯，了不起！我倒怕你會討厭他們。」

牧師也很高興：「我真正十二萬分感激你，先生。」

「沒有什麼關係。」

「奇怪得很。」

「我也一樣奇怪，我也不知道他們會聽我的話。」

「你與孩子們有緣……而我沒有，你們到倫敦去嗎？」

「是的。」

「有緊要的事嗎？」

「沒有。」

「那麼我敢請求你們能多化五分鐘的光陰嗎？車站上這批孩子也不容易照顧，教會祇在街的對面，要是他……」

「當然可以——要是他們能聽我的話，但第二次的戲法也許不靈了。」

「祇要我們有信心。」

到了車站，整個火車就像一顆爆炸開來的人肉炸彈，在叫喊聲中，牧師看着司密斯把孩子們從紛亂中整好隊。他們認清換了人來司令，不得不服從一下子——起初很覺憤怒，慢慢地不關心了，最後就很高興的服從；經過一刻鐘的光陰，孩子們已安全地走出車站，折入一條小路各

自回家去。

牧師站在石板上看着他們。「我真正說不出我的感激來，我希望沒有浪費了你們的光陰。」

「噢，不。」

「你說今晚沒有什麼消遣的計劃？」

「噢——噯——沒有什麼特別的事。」

「那麼，要是你們真正沒有什麼事情——你們肯賞光我的一頓晚餐嗎？」

苞拉回答了：「好的，我們不勝光榮。」

牧師又繃眉笑了笑，開始摸索着教堂旁邊一條小弄回去，走入一座粗糙的花園，花園中立着一座黑色而難看的三層樓建築。他打開了前門，走入一間毫無裝飾的穿堂間。「我想名字沒有什麼重要，」他說，一面再領他們深入一間內室。「我叫白倫柏。但這位——」

「司密斯，」苞拉說。

請他們坐下，跟着他們的眼光環視了室內一週，驕傲地說：「是一座可怕的房子嗎？一八四六年所造，那時候牧師一定要住在規定的房屋內。二十間房間——我祇用了五間。廚房，浴室，臥室，這一間和我的管家所睡的一間。這一間是最好的。我們的晚餐量很少，但質地很好——要

是你們也喜歡的話，今夜是吃的洋蔥湯。」

同時一個年老而瘦小的女人正在預備着晚餐，看見了客人，既不吃驚，又沒有其他的表示，也沒有向牧師作任何請示。不久，三人坐在三碗大湯前面；牧師說，除了牛酪外，就沒有別的東西吃了，但湯可儘量加添。他們真的要求添些吃了。同時，牧師繼續熱心地嘮叨着發出許多問題。

「你們兩位住得不遠嗎？」

司密斯說：「不很遠。」

「你們就住在倫敦嗎？」

「嚶……是的。」

「不要叫我就攔了你們，但要是沒有事，請多坐一下。」

她說：「噢，時間多得很多。」好像她不願離開的樣子。

「是的，公共汽車和電車行駛得很遲，我希望你們能夠趕得上。」

「我——我想如此。」

「你祇想到如此嗎？」

「其實，我們還沒有家，我們預備去找。」

司密斯向她投了一個警告的眼色，但她繼續道：「我想不會有什麼困難的。」

牧師的好奇心似乎減少了。「請在這裏過夜吧，要是能幫助你的話。我的管家能爲你們整理出臥具來，有十五個房間任你們選擇。」

「你待我們很好，但——」

「當然隨你們的便，不過我看你丈夫有些疲倦了。」

「他還不是我的丈夫。」

牧師笑了。「當然……但究竟——十五個房間夠了。」

她突然說：「或許如此，你有幽默感，你能幫助我們……我們要結婚，但也要安靜——不要

別人曉得——」

「出走的嗎？」

「是的……你或許曉得附近有結婚登記所嗎？」

「街角上有一家，但爲什麼不到我教堂裏來結婚呢？很少有人來參加這種典禮——這是我以爲最不使人注目的婚禮。」

我以為最不使人注目的婚禮。」

×

×

×

×

因此他們在倫敦維爾街聖克拉克門教堂中結了婚。在婚禮完畢後走出教堂時，報童高喊着號外——「凡爾賽和約之簽訂。」這是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的事。新郎買了一份與新娘

邊走邊看，回到他們也在維爾街的新居——這是一座古老的建築。屋主是一個耳聾的老太婆，她住在底層，樓上兩層都出租給人家。她與他們議定：兩間有傢俱的大房間，一間浴室和廚房，週租一鎊。還有一個長方形的小花園，與別的房客共有，但他們當然不會去用花園的。在屋中住了幾星期，他們與別的房客最多說兩聲「晚安」和「早安」。有一件尤其古怪的事是：住在樓上的房客是個警察。

但他們很愉快，袋裏雖然沒有多少錢了。（還沒有職業，）只是敲門常使他們吃驚，因為他每天到圖書館的閱報室中看見報上還在注意「富爾頓案件」。受傷者的病況繼續進步，從這上面看來，他的傷一定很重。有一天早晨，報上有一則更不好的消息：「富爾頓醫院當局報告稱：湯姆生，阿脫維爾病狀無變化，彼係三星期前于鐵路旱橋下受一不知名暴徒擊襲而頭部受傷者。」

這不知名的暴徒真心的憐憫着無辜的阿脫維爾的不幸，但懊悔不能減輕他的恐懼。每晚的睡覺好似做着沒有言語的禱告，醒來也好像一個奇蹟。有時候，他們聽得警察的皮靴在樓梯上笨重地上下，她會伏出窗口看看再回頭說——「沒有什麼，司密斯——睡覺吧。」這成了他們之間的打趣，因為他們有一次曾說過：世上沒有比一個衣冠不齊的倫敦警察在半夜裏下樓來把一隻空奶瓶放在門道上給人更安全的保證——這是沒有危險的表記，上帝附在警察家

中的屋上！

他們覺得最大的危險是在街上或許會被人認識。因此他們避免到那些多鄉下人的區域去，他們在白天總躲着不去的。買東西總在晚上，這時候購物，既經濟又謹慎，因為在店舖關門前，大家都想把買不掉的東西廉價出清。當她與店主講價賣買時，司密斯常去聽街角演講者的演說，聽衆們總是附近一般姿態很淡泊者和一手握煙斗，一手插在褲袋中的工人。「標準英國態度」白倫柏曾批評道：「好脾氣，容忍，模糊，懷疑派——真理和謊話同樣懷疑。」

他們與牧師之間的感情很好，他甚至能問出最熟不執禮的問題——有一次他問：「你與你的妻子親愛得能合用一柄牙刷嗎？」但他從沒有盤問過司密斯的出身和環境，直到有一天，當他們與他在一起吃飯時（他們常在一起吃飯）他突然問道：「要是有人追蹤來問起你時，我對他們怎樣說？」

他們不知所措地看着他，然後他又加道：「不要說是出走的結合嗎？」

那時候，他們已熟知牧師的爲人，並不爲他的問題而驚惶，末了一句更使他們要說出真話來。芭拉向桌子對面的司密斯交換了一下眼光，然後開始道：「是的，我們當然是私奔的，但我們並不是你想像中有問題的人物。雙親不會來干涉我們，我的父母早已死了，他是……」她又向司密斯看看。

白倫柏點點頭，似乎滿足了。司密斯接着對他說：「我們沒有理由要騙你，是嗎？」

「這要在於你們要我做什麼。要是你們要我對別人說謊，至少你得告訴我你的故事。」

「在做牧師的你，講這種話倒是異乎尋常的。」

「大約因為我是個不尋常的牧師。」

「那麼，我也有個不尋常的故事。」

「好……講吧。」

司密斯簡略地把戰爭受傷和缺了一段記憶的事告訴給他聽。他現在稱它爲缺去，不是失去——「因爲我不以爲失去了它。它已與我不相干了——有許多我所不能想到的日子……但沒有關係。大約我應該在結婚時把這個告訴你。」

「爲什麼？」

「登記處簽我的名，司密斯也許不是我的真姓名。」

牧師在突然站起來，把兩臂伸展在他的肩上。「但結婚的是你，」他說：「不是你的名字。」

「因此這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這是絕對合法的結合，這都是你的良心話嗎？」

「不完全如此。」苞拉給司密斯一個鼓勵的眼光，他又繼續述說在鐵路旱橋下無意的推

傷了湯姆生，阿脫維爾的事。白倫柏有興趣地聽着，偶而他的臉還作笑容，他不作驚奇，在述說完畢，他大笑起來。「這鐵路公司的權利使我好笑起來！曉得這個嗎？」

這似乎是離正題的話，但白倫柏的談話總避免直接的爭辯，司密斯回答說不知道。

「他們要把全國的旱橋都關閉起來，你將來跟我到外面走一次，就曉得我也常在人家的草地中來去。我對村人說，這些地方都是從別人那裏偷來的，要是有機會現在還在偷着。我六百年前的前任者也是如此。」然後他回到原題。「因此這是你們躲避的原因嗎？你們怕湯姆生，阿脫維爾會——」

「噢，他現在完全好了，」苞拉急急地回答道：「但即使如此，要是他們追究起來，我們還是有問題，因為——因為——」她看過桌子又說道：「我們說了許多，或許可告一段落——你以為如何？司密斯。」

司密斯說：「我說過受傷影響了我的記憶，同時也有別的影響，他們送我到麥爾培萊的精神病院，我的名字在他們的危險單子上。」

「你說有死亡的危險嗎？」

「不，活着的單子上——但有危險性的。」

白倫柏又笑起來。「我曉得，我真正開始明白了。」

他們都和着一起笑，高興着這樣把談話結束。於是牧師走到司密斯身後，把手臂親慫地圍住了他的肩頭。「你不必憂慮，我弄清了這件事，回答起來也容易得多，要是有人問我，我知道一個叫司密斯的人，我一定回答：「我從來沒有聽過這人，這祇是一個傳說而已……」

× × × × ×

他們愈與白倫柏接近，愈認清他的特點，也愈覺得不能完全瞭解他。當在火車上第一次與他相見時，他似乎很溫柔，在傳說上漫畫上所能看到，攜了十字架帶着孩子出外遠足而又控制不了的牧師。後來他又表示出是個不染紅塵和好吃的綜錯特性來——吃飯時祇吃洋蔥湯，但這湯很好。最後，當他描摹他佈道時與人相爭的事，他又變了「武牧師」。此外，他有些神祕和幻想。他的個性不容易被理解和分析，與他相交的許多朋友都放棄這既沒有失望，又沒有利益的往來。但在他眼光中不合意的人——無論在心理、道德、身體那一方面——就不會談上十分鐘的話。他也有（司密斯爲他工作中發現）許多極知己的朋友。

他大部份的朋友住在外國，因此見面的機會很少；但他常常按期通很多的信，由於這緣故，當他覺得自己眼力不濟時，需要一個人來幫他的忙。司密斯高興的自願湊上去，因此白倫柏和他每星期有二三個早晨在一起工作成了習慣。白倫柏慢慢地唸出句子來，而司密斯記錄下來，自成一種爲外人所不懂的連記體裁。之後，在他空閒時，司密斯再寫或打成原文。這些信寄到世

界的每一個角落——橫濱的旅館老闆，依達胡的教授，東方快車上的賣票，睡在醫院中的奧地利傷兵，利物浦報館的編輯，約胡的橡皮種植者，勃立斯本地方廣告公司的女主任……這祇是許多通訊者的其中幾個。他們是以前都會與白倫柏相遇過一二次的人。「戰時我常到各地旅行，現在我怕沒有金錢也沒有精力來再作環球旅行了。但每星期化費了幾先令的郵費，也能達到同一目的……舉例來說，今天早晨，我將與馬達加斯加島安坦阿里瓦地方的加斯敦·阿力克先生通訊。我們祇見過一次面——在好望角到狄盆的輪船上，但我們作了足可明白各人的長談。當我問你與苞拉可合一柄牙刷，你或許覺得奇怪？我從沒有結過婚，因此我不曉得肉體上的結合到不到那種程度——但我知道肉體和精神一樣能相合為一——沒有你的和我的觀念，祇覺得什麼都是我們的。這種觀念一旦被雙方體念到了，那麼就可永久同心不變。加斯敦和我或許不讚同這個那個，但因為我們的思想方法在同一世界上，我們有一種可用彼此心理的感覺。我們都是不為情感所動人，都是——要是說得明白些，我們都會費腦筋思致思致——我們七年前三小時的談話中（雖然我們以後就沒有見過面，我們都知道不管世事如何演變，我們還是不會變……現在，我們正在爭論戰後處置德國的方法。加斯敦認為協約國的軍隊應不惜再戰一年而直入柏林，把德國分成許多碎片……而我却相反，認為需寬大的處置德國——休戰日起就把海禁解除，不必索許多無意義和收不回的賠償，請所有的戰敗國立刻開會，

在平等互惠的條件下討論歐洲的復員和救濟問題。你能看出，我們的辯論激烈到馬達加斯加的官方所能允許爲度。但我們都還不失理智，加斯敦不是個祇是爲了毀滅而毀滅的狂虐病者，我也不是個對戰敗的敵人有慈悲性的人。我們大家都有相同的目的——治療千年的歐洲不甯，兩種方法在歷史上有成有敗。他的——方法（我承認）成功的次數較我多。今日也許還可成功，但所不成功者是兩者之間不快樂的東西——關於情感和報仇所成的妥協——這是人爲安全而訂的安全政策。」他笑着又說道：「因此你可知道，司密斯先生，那天聽我說你是有危險性的人之一，我不驚奇的緣故就在此，我所有的朋友都是有危險性的人。」

司密斯樂于做寫信的工作，有時也幫着教會的工作，尤其那些白倫柏沒有能力的工作，如組織小孩子等。他發現火車上使小孩服從的本領，不是學習得來而是天生一種本事。即使從最不良家庭中出來的最倔強的孩子，也會在他的處置下安靜和服從下來；事實上呢，最倔強的孩子最歡喜他，而他也最喜歡他們。他開始在教會中担任教職，教一些與宗教無關的課程——公民，本地歷史，倫敦和英國的傳統習慣。他非常快樂，一種追溯往事的發現，使他覺得他一定喜愛孩子——不是情感上的，而是一種簡單，又幾乎是臨時的憐愛。「你可做一個優良的教師，」白倫柏有一次會說。司密斯回答說，他不願以教書爲終生職業。教師又說：「好先生終是如此，你的話能反映出我是壞教師。」

「你真的以爲自己是壞牧師嗎？」

「噢，是的，問附近的人就好了。人民不要我，我沒有一些吸引力。於是我懶惰了，我想這祇是身體上的懶惰，但這是大多數人所認得的一種懶惰。」

「我以爲你已年老（要是你不介意的話）一些兒身體上的怠散也是應該原諒的。」

「是的，但我的懶惰不在可原諒的方法上。要是我去看板球戲，他們會顧念到我這個老牧師應該這樣消遣一個下午，但我有時懶得連鬍子也不修剃一下——」

司密斯笑起來，知道他的意思，因爲不能說牧師忽略了職務上的責任，也就不能判別他是成功還是失敗——這兩種人在牧師中有同樣的數目。雖然他傾向于最高教會，但他不參加那批有組織不服從天主教的集團；他的不服從祇是個人的，偶然的——因此主教更不喜歡他。對許多于教會中有特殊勢力的人，他也不作奉承而對窮人亦復如是，然而他們却非常尊敬他。鄰近幾個教區中的牧師也與他不和，當他們推他作像每年一次旅行的監視者，希望要難難他。他們也不讚成他的講道，說這太冷靜和呆板；他們認爲他不是那種「吸引人民進教堂」的牧師，時時公開地設法要除掉他，以有能力的人來替代。但英國教會中解雇一個牧師並不容易，白倫柏祇是在十二年任期中漸漸地減少了年俸和薪金而已。

其實，他也不注意這些，因爲他的慾望很少，與貧窮綫已很相近。他穿的是最破舊的衣服，吃

的是最簡單最價廉的食品，（雖然煮得很好）他付現錢給做小本生意的，但欠了許多當地的捐稅和帳單。自從與司密斯相遇了一個月後，他的管家生了急病在幾天內死去；這雖使他悲傷，却可以不用去掉她了，因為他已不起一星期幾先令的工資。那時候，他提議請司密斯和苞拉免費與他住在一起，而以料理家務作爲交換條件；他們也很願意如此，因為他們的錢很快的也就沒有了。

在十五間不用的房間中，他們選了兩間可看到哈堡司登和門很高的朝北房間。他們開始到卡而唐尼市場去搜購可以修理的壞椅子，可作書架用的破櫃檯，舊的課桌，在墨漬和灰塵下還顯出桃花木的質地。房間漸漸地變成了家，本來是完全沒有什麼的地板與屋頂和天空因有了傢具而發生了關係。

九月底，白倫柏拿到一季的薪水，他決定出去玩玩而不把政府的餘債付清；他請司密斯和苞拉一同去玩，和他們一同在央津縣的鄉村中玩了一星期。「我們無論到那裏，總是弄些麻煩出來，」牧師曾這樣說過。雖則有些過甚其事，也有一部份事實。造成鄉村間的岔道，他認爲每人都有份，因此他常在鄉村酒店中看着古老的地圖，向村人說如何可以從某地抄捷徑到某地，通常總沒有人曾這樣走過——比繞着大路走更快的回答。「要是你去試試，先生，我想你會在荊棘中找麻煩的。」多吃了幾杯酒，他也許會說：「我記得當我是小孩時，我常那樣走到學校

裏去。」牧師與別人一樣吃了許多酒，着重的說那條小徑還是他們祖先踐踏過的，那些經過山峯和山谷的祕密小道爲本地人逃避兵災的捷徑。他們認爲那牧師有些古怪，但人們都知道人不如屋子（和樹木有些相像）不會有一樣的生活形式（這是白柏倫的話），因此他們不以爲他十分古怪，祇是有些古怪而已。

牧師有幾次曾在草地上對一小羣只有好奇心而不熱心的聽衆演講。當他提到應立刻大踏步走進古老的草坪，把過去百年來豎立着的障礙物一掃而光時，大部份的聽衆都走散了。但在一個村莊上，有了積極的效果，這是由於最近關閉了一條通路所引起的憤怒。這時候，白柏倫以孩子一樣的喜悅率領了五十多人（大都是青年），好玩地經過田地走向新張了鉛絲網的籬笆缺口。司密斯發現他能很有效的領導孩子們，不去踐踏了穀物和避開荆棘，使衣服鉤破。他以爲整個行動就太笨了些，但不能說不是一個有趣的故事。這行動發生一個很激動的場面做結局；這塊田地的主人，一個貴族出身的軍官突然率領了一羣英雄糾糾的惡奴出現在白柏倫之前。一陣惡戰，看上去避免不了，但後來祇是將軍與牧師互相爭辯了好久。最後，雙方都想息事甯人，將軍說：「無論如何這于你什麼事？你不住在此地！」

「那個，」白柏倫這樣回答：「管許多地方的大人物一年中祇能玩幾個地方——因此任何本地人都可對長官這樣說：『于你什麼事？你不住在此地！』」

他又會這樣說（使他更快活）「我倒是這些地方之一的委任官（註）——除非我與上司吵起來才能趕走我。但我總與上司爭吵……」

× × × × ×

司密斯和芭拉漸漸地探知白倫柏的歷史。他是一個富有之家的小兒子，以許願的資格而入教會。「英國貴族或富家的傳統習氣是：長子繼承爵號，次子入軍隊爲軍官，幼子入教會——（譯者）之後，他到南海去傳道，直到他的上司發現他不但是個不守正規的教士，且是謊話連篇的報告者。以後他回國編輯一本宗教的雜誌，當雜誌公司破產時才辭職。從此以後，他又在政治中混了一陣。」

他養成每晚與他們談上一小時的習慣，尤其在秋冬季節中，倫敦人家許多火爐中生起了火的時候。這時居民們有一種骯髒然而又是奇怪和舒適的轉變——他們本來與自河上來的煙霧，花園中拉圾堆的氣息相接觸。白倫柏曾說倫敦是世上最富有秋意的都市——軟的柔磚屋與落葉和十月中的夕陽相調和，十一月的金色陽光與普特蘭石頭相混合。倫敦的冬季就是一種說不出的安靜和融洽，給人一股從衷心所發出的溫暖。

〔注〕委任官的原文是 Missionary 有兩解：一爲委任官吏，一爲教士，白倫柏本爲教士他說是 Missionary

有雙關的意思

這些是快樂的日子，司密斯開始寫作，像許多真正的作家一樣，他的寫作祇因為他有話要說，不是有野心要做一個作家。他寫了許多文章，寫作給他的愉快祇是因為他的心中生長了文章的萌芽。他從不自己滿足自己的作品，當被編輯先生立刻退回來時也從不失望。他不計較這些，因為他是個渺小的人物，沒有人要看他的文章。有時候他的作品合了編輯先生的意而立刻被刊登出來，對他認為重要的——有稿費可拿。

在工作了整個早晨後，他常與苞拉在下午無目的地趁着公共汽車出外旅行，或者有時候冒險地一哩又一哩的去購買舊書或舊傢具，一直到很晚才經狹窄的市中心的街道回來。他們喜歡黃昏的市中心，所有的茶館充滿了顧客，象徵着富有政治中的民主作風——戴絲帽子的證券捐客喝一杯二便士的茶，而同一桌上也有每星期二鎊進益小職員在喝着同樣的茶，一面還談着無綫電或機器腳踏車或他們的後花園。以後，當苞拉挽着他的手臂在街道上走時，他們被一流人羣直帶着沿老百特路向東走，再越過利物浦街像潮水般的衝入廣大的車站地帶。他愛看那些人羣，他們很擁擠，但又很溫柔，很自由，但又很守秩序，急急地走向活動的方匣子中帶他們回到各地的老家去。在早晨和下午的人羣移遷中，也有足可使人幻想的地方。住在東區的人不知西區，西區的人也以東區，有如紐約或巴黎一樣陌生。

他就寫這些東西，他見到什麼就寫什麼——好像以前從沒有看見過，又像小孩子學畫，簡

單地繪上輪廓。似白倫柏所說的一般，這幫助了他忘記他自己的過去——是一般非人力所能達到的忘記，過去的事似幻想般的不去追索了。他也寫着見過的村景：酒館中吃着啤酒，紅面孔的酒客——夏晚茅舍外的年老夫婦靜靜地依在一起，在這寂靜中告訴出世上的一切——打開着大門的小販緩步走向一座寂寞的屋子——中午在垂蔭下打盹的農夫——山上一條小路曲曲灣灣無理由的伸展着……一幕又一幕的佈景，好似小孩子看着一本可愛的圖畫書。」

「跟着那個影子，」白倫柏有一次說：「跟着不要放，多想想，再寫出來，或者可以當衆演講。」

「我不能再在公共場所演講。」

「但演講不一定要上台，祇要誠心而已。」

「你有同樣的誠心嗎？」

「你有你的觀念，我有我的——但你的觀念與我的相合。」他停頓一下，又道：「這有些目空一切嗎？或許如此。我們不怕一些祕密的目空一切。宗教全靠誠心，一旦沒有了誠心，宗教就會死去。國際聯盟的所以弄不好，就是因為各國都沒有誠心。有了誠心才有快樂，因此我希望你們在此也能得到快樂。」

「我們好快樂，但我們沒法生活。」

「生命較生活更重要，許多爲了生活而工作的人，在尋求死亡而不是尋求生命。不要同他們一樣，他們是我們文化中的自掘墳墓者。政治上就充滿了這些人，商業上，教會中也都有這種人。他們成功了，出名了——有人工作得辛苦，有人却絲毫不苦；但造成歷史的並不是他們，他們認不清自己，更認不清我們。他們把我們當作怪人，不受富貴所淫，不受威武所屈。但終有一天，我們這些被認爲有危險性的人不是被殺就做了皇帝。」

在幾次這樣的談話後，他告訴司密斯，他認得利物浦一個報紙的編輯，（銷路雖小，但很有勢力，）白倫柏曾瞞了司密斯把他的文章寄給那人觀看；現在來信要求見一見作者。「因此我希望你去見他，因爲他心中無論怎樣想，我曉得你一定喜歡他的爲人。」

「又是一個有危險性的人？」司密斯問道。

白倫柏笑着點點頭回答。

司密斯急於立刻就想去看他，再通了信，約好聖誕節後一天去看他。芭拉和他在這日期中愉快的盼望着過去；聖誕夜宴在自己臥室中舉行，把白倫柏當客人請來。他們像小孩子似的佈置着房間，吃好飯，白倫柏變了一套戲法助興，芭拉也扮演一個古板的古代的女子怎樣對古板的丈夫說出她有了身孕。午夜時，白倫柏喝了最後一杯告辭着下樓去，他們圍坐在火爐旁快樂地回憶着當晚的情景。司密斯說她從來沒有裝扮過古代的妻子，但演得很好。

「我昨夜自己擬好的，」她回答道：「你那時正與白倫柏在樓下講話，我的選這個戲因爲我與她有同樣的心情。」

他靜靜的把她擁入懷抱，這真是快樂的日子。

第二天，好似快樂還不夠，白倫柏又告訴了他們一段喜訊。報上已有幾星期不見提及富爾頓案件，雖然他們安心了些，但翻開報紙時還覺得一陣心跳。但那天早晨，白倫柏因他事而翻閱舊報紙，偶然看見關於這案子的消息。「你的湯姆生，阿脫維爾好像已在月前出了醫院，雖然不能說案子沒有事了，但我敢說這案子到目前已可洗去你心頭的不安。」

他們以散步來慶祝這件使他們神經緊張了好久的事情的解決。他們請白倫柏參加，而他因工作而拒絕了。在他們離屋前，他與司密斯握手，祝賀他旅行平安（因爲他當晚要到利物浦去。）即使這是幾天的小別，但格外增加了黃昏的可愛。他們起初去看戲，又到一家意大利餐館中吃飯。吃好飯，離趁火車的時間還多兩個鐘點，就趁了馬車到處兜風。他們經過各地，祇覺得快樂，因爲他們都對將來發生無限的希望。

這些是快樂的時候。

後來，在車站上，他們靠着火車來去的走着，她說她願與他一同去，雖則她知道他們出不起旅費。他寫作所積起的錢還不夠他作這不必要的旅行。「我知道，親愛的，但我還希望我能與你

同去，要是你說一聲，我會奔到票房中去買票——這太笨了，我不會這樣做——司密斯，我祇是打趣而已。但我是你的一部份，當你走開了，我祇能一半活看——我們屬於同一個世界，像白倫柏所說一樣。」

「我也知道，我們住在一起很好，白倫柏也要我們住下去。」

「我也要這麼說，我愛那座舊而難看的屋子。」

「我也這樣，我現在已不要記起過去忘記的任何事情了。這毫無重要，我的生命與你才開始，我的將來也與你共有——此外沒有別的了，苞拉！」

「噢，多可愛的話！順便告訴你，他說也不希望你記起過去的事。」

「白倫柏？」

「是的，他很喜歡你。」

「我也同樣的喜歡他。」他笑着吻她。「我們在這最後幾秒鐘內一定要用來議論別人嗎？」

「但他不是別人，他是我們的一部份——我們快樂的一部份——你覺察到嗎？」

「親愛的，我覺察到——我也愛你！」

「我也永遠的愛你。」

「汽笛響了——我要上車了，再會，苞拉。」

「再會，大孩子。」

「幾星期來這是你第一次又叫我大孩子！」

「我曉得，我改掉不說了。現在我已不是旅行劇團中的女演員，我不要學他們講話的樣子，我能學任何人，你曉得——即使是作家的妻子我也能……」火車開始行動。「噢，親愛的——就回來！」

「我就會回來的再會！」

他在清晨抵達利物浦。天下着雨，匆忙中越過一條潮溼的街道，他滑着跌倒了。

（第四部完）

第
五
部

雷尼那晚從麥爾培萊回家的途中告訴了我大部份的詳情，以後又從別處得到幾件小事。我們駛回俱樂部（因為雷尼太太在司唐敦）在休息室中受了幾個會員草率的歡迎後，叫人把酒送到臥室中來吃——當凱摩爾沒有人時，他常住在俱樂部中。

他在車子中講得很多，但在比較安靜的環境下，似乎在回想什麼而不大講話。我以為他疲倦了。我提議要是休息一下，或許使他的記憶更清楚。但他把這提議攔在一邊。「你看我在把我所知道的告訴你，要是我再忘記了，你得提醒我——你一定得——懂嗎？」我答應了，他繼續道：「不是這樣又忘記——在我記憶中太清楚了忘記不掉。我能現在到維爾街去找到白倫柏的舊房子——七十三號，或許是七十五號——這點我已記不起，但我想不到經過了這許多年的記憶還會回來。這是可能的嗎？有些像放在冷藏庫中，保存得很新鮮嗎？」

我們笑着，我說這引起了一個我還不能解答的有趣的問題。他又說道：「因為我覺得好像

它祇是數日前發生的事，不像隔了廿年。舉例來說，白倫柏的房屋還清晰地在我腦海中——四扇大窗，兩扇在前門兩旁，還有兩扇在門的上面。底層的樣子有些可怕，管家却愛住在那裏。她是個怪女人——天知道白倫柏從那裏搜羅到她或者她與他在一起了多少時候，但她死時，他竟悲哀得哭泣，還代她照顧她心愛的貓——也是隻古怪的大花貓——一天到晚祇知睡覺，大約由於牠的體重，曾經得過倫敦最大貓的獎。」他笑着說：「我敢說你以為我在杜造——大貓並沒有獎，但有些報紙舉辦過，倫敦一地分南北兩個頭獎，白倫柏管家的貓得了其中之一。」

我想，他並沒有杜造，祇是像小孩子第一次到海濱一樣無目的地自己玩着沙灘。我能看出在一陣回憶中，給了他強烈的愉快。

他像那樣隨時講到那故事，到處隨意的在記憶中檢起細情，我們又談了通夜。東方的魚白色已爬上了窗檻，我關上了他臥室中的電燈，拉下窗簾，遠處的下面，一列火車在曲折地行進。我們看了一會景緻，於是他激動地觸着我的手臂。「我想把會期延遲了的好，我曉得你心中在想什麼，我的心中也在這樣想，但太多了就提摸不住——我先把小事回憶起來。你肯一直聽我講話，非常感激你，星期一有什麼事？」

我的思想已奔馳到遼遠的地方，雖然我知道如何回答，但已不能作立即的答覆。他笑着我的遲疑，說他希望不要因他得到了記憶而使我的記憶失去了。這時候，我記起了告訴他：「英美的

水泥公司董事會——加農街飯店十點三十分。」他聽了高興的回答：「這是我們談話最好的結束……」

「明天需好我做什麼事嗎？」

「我，要在白天睡覺……至少希望如此……晚安。」

× × × × ×

要是這是一個難講的故事，或許可說由於人類的心情是一塊難于探索的土地。現實的世界與幻想中的世界不能緊密地相合。三十六小時後，當我注視着從玻璃窗中射進來的光綫，射到英美水泥公司股東臉上時，我發現他把這兩種世界相合起來可不容易。在頒發紅利的報告後，我聽見雷尼作如下的演說：

「你們各位都會高興地知道；我們的貿易額在年內不斷地增加，將來的希望更是不可限量。自去年九月的難關後，政府已在國防上加緊預備，因此全國的水泥消耗量將更形激增，我們公司的盈利也可望更多。本年內，我們在諾丁漢開了一引新廠，希望明年可把產量大大增加。各位董事們都不斷地注意于節流，無論關於技術方面的改良，和吞和我們併對抗的公司——有了這個目標，除發以平常的一成紅利外，還發行一種價值四十二先令六辨士的新股票，送給各位股東——每五股老股送一新股。（大聲拍掌）」

我們在到開會的途中沒有機會談話，因為公司中的祕書與我們同車；之後董事會有個聚餐，直到下午三點鐘才完結。當我到衣帽室去拿帽子時，我竊聽得有人在稱讚雷尼把英美水泥公司從困境中拯救出來的本領。他對自己，對公司，對國家都有信心，有貢獻——那是許多人所沒有的。

之後，當我們驅車回去，我把這稱讚說給他聽，以為這些話可以使他喜悅。他鄭重的搖搖頭。「不要說有信心，我好幾年來對任何事情都沒有信心。凱地的一個未婚夫（藝術家）告訴過我，他當他吃醉了酒——他才是個完人。信心是一種東西，較我在辦公室中遇到的任何事情更深刻，更多情，更安靜，更諷刺——也是和平為什麼現在不到我這裏來的緣故……天呀，我倦了。」

「為什麼不回家去休息一下？」

他諷刺地看着我。「這麼簡單，是嗎？祇是回家去休息好了。像小孩一樣……或者像老人。困難的是，我都不是，或者我都是。」他突然拍拍我的手臂。「抱歉得很——請不要介意我的壞脾氣。」

「我不以為你有壞脾氣。」

「順便說一聲，」他笑着說；「我剛想到一件事——這是件奇怪的巧合，你以為然嗎？我兩個最好的朋友都偶然在火車中遇到……白倫柏和你……」

「你把我當作最好的朋友，很覺榮幸。」

「爲什麼不？你對我講話——你聽我講話——即使我通夜的講，這又是一個需要向你抱歉的地方——」

「不必這樣——其實這樣講話，可使你繼續記起過去的回憶——」

「我以爲沒有什麼可說了，除非你問我一些你要特別知道的地方。」

我要曉得許多事，但在目前我覺得祇能提到一點。「你那些寫的文章，有些刊在——」

「是的。」

「刊在那家報紙上？」

「大北夜報上有二三篇——最壞的文章，其餘的就不知到那裏去了。或許當汽車撞倒我時落在陰溝中。」

「你那時帶着稿子嗎？」

「是的，我是去看那位編輯的。」

「可惜你沒有錄個底稿。」

「那時候我根本想不到底稿，我不是一本正經的作家。我的用白倫柏的打字機，祇是因爲他有一架，也不管什麼地方，什麼時間。我每晚十時就睡覺，想到寫就寫，我從沒有想到『靈感』」

與我有什麼關係——生活的體念與幻想後印着的字更重要，但要是我的文章在報端刊了出來，較放在圖書館的書架上要好得許多。」

「那些文章或許可以集成冊子呢。」

「白倫柏想到那個，苞拉和我有一次選出一些較好的作品——但我對這事不感興趣，出版家也不會感興趣。我的能憶起那晚，主要的還是因為白倫柏走進房間來看見我們一同蹲在滿是文稿的地上。他問：『你們兩人在計劃什麼——書呢還是你們的將來——』苞拉笑着回答道：『都有。』」

我們駛入皇宮方場，經過敬着禮的警察和一群拿着有關希特勒的報紙的報童。當我們走下汽車，雷尼又道：「這種事想起來也很奇怪，那時候幾百哩外也有一個不知名的人在計劃着一本書和我們的將來。」

我們走過石板，進入歌德式的門道，夏天下午的戲院總是很安靜，幾乎要瞌睡了。

「從此以後你就沒有寫過什麼東西嗎？」停頓一下後我問。

「我常常很忙碌，哈克爵士（那位女子會這樣稱呼過你）或許也由于我散文的風格改變了。我寫過一本書，叫做 Constructive Monetary Policy and an International Cartel——我想你從沒有聽到過。」

我說我不但聽得並且還讀過。

「那麼我希望你在初版時沒有買它，因為我後來看見它放在舊書攤上出售，祇賣到四個辨士。」

我笑笑，知道他這時的心情。我們經過涼爽的走廊到陽台上找了座位。一陣微風吹過圍牆，帶來了海水和碼頭上的惡味，混和在茶點和醇酒的香味中。標準晚報出了號外，又是關於但澤的事，希特勒又作演說。有幾個議員走來互相招呼着，有一個議員看見了標題警呼道：「爲什麼他們不讓他得到它，這樣我們不是可得到一些和平嗎？」——但另一人憤怒的回復道：「老朋友，我們不容他再拿了，我們也得有個立腳點——噯，雷尼？」雷尼說：「我們要和平，我們也要立腳點——那是政府的政策。」他們互相看看，確不定他的話是真是假（現在想起來，他的這種態度是他爲什麼在議院中爬不上的緣故。）

在他們走後，他突然看上去很疲倦，我問他昨天睡過沒有。

「沒有睡多少，昨天早晨你走了幾小時後，我就出去調查的。」

「噢？」

「我到維爾街去看白倫柏的房子，已沒有了——被市政府的造屋計劃所拆去。倫敦那一部份都已改觀——我找不出有記得白倫柏的人。」

「那沒有什麼奇怪。」

「爲什麼不奇怪？」他緊緊的注視着我，然後說：「你以爲跟本就沒有那個人嗎？」

「噢，有那個人，但他很久以前就死了。」

「什麼時候？」

「一九二〇年。」

「天呀！我離開的一年之內。」

「不僅一年之內，且一個月之內。一九二〇年正月。」

「你怎麼曉得這樣詳細？」

「昨天我也去調查過，我在舊報的死亡消息欄內找到這個。」我遞給他一段從一九二〇年正月十七日報上抄下來的文字：

七十四歲高齡牧師約翰·白倫柏不幸死於爲公衆所注目的肺炎。白倫柏九年來執長於此倫敦維爾街的聖克來門教堂。彼係出名於保存古代之小經者。彼死于利物浦，葬禮於星期五在聖克來門教堂中舉行。

雷尼對那段文字看了再看，談了再談，然後遞還我。他的聲音很微弱：「利物浦，他在那裏幹

什麼？」

「報上沒有說。」

「我——我猜他到那裏去找我的。」

「我們不曉得這個。」

「但這是不可能的嗎？」

「這是——這是可能的，但那時你已不能找到你自己了。」

「我的清醒抵不上我的損失！」

「你沒有永遠的失去，現在你的全部記憶回來了。」

「但太遲了。」他揮着手臂顯出一種突然瞭解的姿勢。「不是太遲了嗎？今天我馬上到議院中提出問題，但不是那個問題，這是很值得回答的問題……：……任何事情不太遲了嗎？我應住在倫敦那間古屋中。那時候要是有個做事的思想，就會有事去做；但現在既沒有時間又沒有思想，祇有一陣腐朽了的太遲緩而已。那時候也已幾乎太遲了，除了奇蹟的降臨外——一種不可信的最後機會——英國或許不會再走上光榮的寶座了。」

「少些抒情屬意了，你喜歡叫時鐘倒走嗎？」

「是的，回到老辰光，回到過去的光榮日子，再捲緊發條，因為自那時起，英國人太注重於商

場上的市價，而不太不注意他們自己園地中的花草。」

「是了，這是開倒車運動嗎？」

「把有用的人認爲社會上的負擔，因爲他們失了業；銀行中存款多的就算有才能——這種不公平的分類法要在開倒車運動中去掉它。也不要使窮人到雷尼廠中來找職業，富人則斤斤於雷尼股票的紅利。」

「一樣的，你常這樣說——雷尼公司給幾千人穩定的職業——」

「我曉得，我曉得，但我也曉得雷尼公司的發財或許是英國富強的阻礙。」

「但要是戰爭來了，雷尼的發財與國家不是有利嗎？你究竟在兩年前造了新的鍊鋼廠和汽車的大量生產——」

「對的——多可慘的諷刺！你的話祇對了一半，因爲國家的力量一半在坦克和鋼鐵上，另一半則基於信心、智識——」

一個議院中的僕人走來在他旁耳說了一回，他看着錶回答：「噢，是的，我立刻來。」然後他又對我說：「那問題的時間到了。」

我們站起身來，經過吸煙室到休息室而分別，他進會議廳，我則到旁聽座上去靜聽。

早在水泥公司開會時，我已沒有心境幹祕書的工作，我這時候坐在那裏祇注意到他站起

來講話時的蒼白的臉色，從黑暗中射出來的黃綠色燈光，照在他面上現出一種古怪的安靜，好像什麼秘密東西正在向外向上溢出來。但我曉得這是由於光綫所造成，下議院的燈光就這樣給人看了不舒服。那天下午，椅子上的議員寥寥可數，沒有什麼重要的事要討論。我從報上看見下面一段對話：

查利·雷尼（保守黨西雷西姆縣）提出質問：彼縣內一公司送出之貨物於勃倫卡港充公，這事是否與阿每捷洛簽訂的商約第十九章有相抵觸。

主席喬治·司密斯，高敦（保守黨哈萊縣代政府）回答：據勃倫卡港當局的報告稱，充公祇是一部份，且為暫時性質。起事的原因由於言語的誤會，大部份的貨物都按址送到。至於說到該港當局的措置是否與阿每捷洛的商約所抵觸，彼在沒有收到更詳細的報告前，不欲作任何回答。

傑克·威爾斯（工黨麥林敦縣）提出質問：由於一般人對該事件之不滿，政府當局是否已在一九四〇年全英商業代表會議考慮將勃倫卡港取消。

主席喬治·司密斯，高敦答稱：沒有，先生。

之後，雷尼收拾起文件走出會場，同時我也離開旁聽席，一小羣本地和外國的旁聽者也走下去與他在休息室中相見。他與陌生人談着話，但我可看出在談笑後面，他很憔悴，他的面部無休息地裝出笑容來。看見我走近去，他做着記號叫我等着，而他自己離了羣衆走出來——他後來解釋，那些是選舉他的公民。「他們聽了我提出質問很覺高興——他們相信議會中的問題是看不見的電綫，有看不見的力量和奇蹟。」

走到陽台去的路上又經過吸煙室，我們看見佈告上貼着演講者的名字：「麥克阿力士脫」雷尼笑着說，那很好——麥克阿力士脫常給人半小時時間的演講，不會使人漏掉什麼。「順便說一聲，我要到歷史俱樂部去吃飯，因此晚上我不需要你在一起。」

「你預備演講嗎？」

「我不在節目中，但他們一定會請我出來演講的。」

「要是你不高興去，就沒有事了，我能替你說個謊。」

「什麼意思——叫我偷懶？」

「我想你太倦了。」

「現在一樣也不覺得，俱樂部的聚餐我常做較演講更多的遊戲。要是你知道我的心事，你得大吃一驚。」

我們走入寒冷的夜空氣中，向西明斯脫大橋前進。他的話引起了我一來所要說的話。

「我的忠告是你把那事全部放開，現在沒有什麼缺陷的地方，你應該滿意了。」

「滿意？」他回轉頭來對我說：「你的話是什麼意思？」

「我說，你生命中的失常已全部恢復過來。」

我們走近大橋，一陣亮光從火車中照過來，我看見他的眼光中有一陣苦楚，我祇能重複的說着：「完全癒痊了。」

「你不以為完全沒事了？你得知道我祇有一件事——祇有一件事要做。」

「是什麼？」

「我必定要找到她。」

因此我們的前面遇到一重困難，我們靜靜地走了一回。

「這許多年以後，」我最後說：「似乎沒有希望找到她了。」

「我得去試。」

「這當然要在她是否在我找你——但是似乎她從沒有找過你。」

「或許如此，或許不然。我不管，此外——還有我的兒子，她那時快要生產了。」

「但你恢復的記憶並不能證明他是個男孩子。」

他笑笑。「不，但我希望如此，我總希望有一個孩子，他今年要十八歲了，我得找到她……兩人都要找到。」

「要是萬一給你找到了——你預備怎樣？」

他簡單地笑笑。「那麼我又會快樂了。」

「可能的，但在你個人的快樂以外……看，爲什麼不在獨自一人時靜靜的多思攷思攷呢？」

「我現在很平靜，我獨自一人思想時也不會有什麼幫助，我把這問題想了又想。」

「是的，我能看出你在想——但你與我的想頭又不同，你也不會有我的思想——算算所有複雜的問題——」

「複雜的問題？你告訴我須與屈羅夫討論嗎？」

「雖然有法律上的責任，但其實我沒有想到這一點。另一種事會使你不高興，報——紙和飛短流長與你政治生涯很不利。」

「我想政治生涯與我沒有什麼關係。」

「那麼你妻子那邊有問題，你的感情要怎樣呢？當然這不是我的事，但你至少得考慮她的地位。」

「現在做的事與過去的事沒有什麼關係。」

「但那是過去的——不可挽回的。」

「不要是她和我能再相逢。」

「我們似乎在講兩個人。」

「噢。」

我們又靜靜地走了另一段路，然後我說：「但你連那女人活着與否也不知道？」

他靜默了一回。「你知道嗎？」我緊迫一句。

「我不知道。」他突然說：「要是她活着，我一定要找到她，世上沒有什麼能阻止我——與論，政治，都阻止不了……」他的頭突然回過來對着我：「我不要戲劇式，讓我們把這事放給新聞記者去描摹吧。」

「他們或許不會寫，或許會濡染得更利害。」

當我們再回到吸煙室時，佈告板上揭示着麥克阿力士脫還在演講。一羣議員在桌子的另一端熱烈地歡迎着雷尼參加他們；他對我作了一個分別的點頭，安然的在他們之間坐下來。他的聲音和講話的姿態又能自主了。但當我進入走廊時，聽得有人說：「雷尼，你似乎很憔悴

——什麼事？希特勒爬上了你的神經？」

我回到白特福方場的臥室中，黃昏消磨在閱讀當日的報紙上。但我不能專心於急速進展的歐洲危機我的腦海中充滿了雷尼和他的故事，我想着他整個的生活，司唐敦時代與專制的父親和慈愛的母親在一起的孩子生活，學校生活；後來是戰爭，醫院和一段不可記憶的時期，再後來恢復了正常的生活和奮鬥，使他有錢，有勢有名。當我開了無綫電聽着我們時代的大戲劇的（它也到了可怕的一幕），我不禁要與他個人的戲劇相比擬了。

子夜時，我溜到馬路上散步，看着戲院和餐館中散出來的人羣，當我回家時，門底下塞了一封信。這是雷尼給我的信，其中又附了一信。他寫道：

我曾答應給你看凱地寫給我的最後一封信，茲附上給你。這信無論對你對我有任何意思，請現在就讀，它大約在你想像之外吧！

查利雷尼。

凱地的信是一九二九年九月三十日所寫。原文如下：

親愛的查利：

匆忙中寫這信給你，但在寫之前，我已慢慢地把事情仔細想過——其實自四月間離開熊飛峽時，在火車上和輪船中，我就已有了那思想；尤其今夜在餐館中——最親愛的，這不是天氣或態度或股票市場——而是我們的心冷沉了，我的坦白面遇了這困難，因為我疑心你究竟能不能夠與我結婚？我不能與你結婚。親愛的查利，我們有過甜蜜的光陰，我們

還要下去，我們之間的同點很多，我們有相同的心情觀看事物，有同樣的瘋狂（雖然你能克制自己）——你能使我十分快樂。然而此地是我的決定，親愛的，在太遲前我不與你結婚，我的計劃是立刻離開倫敦，在你看到這信時，我已離開了——我大約會到傑爾那邊去（我想她在力士地方）——我不是帶了悲慘的心情而去，而是一種找尋快樂的心情。我叫專差送這信，在你上辦公室以前到達，因此可以不必發出了請帖而去取消——至於要以賣空來取悅我，我怕這不會使我高興，但要是你以為使你自己高興，爲什麼不做呢？親愛的查利，我要使你快樂，使你覺得需要而做事，不是因爲被慫恿或引誘而去；我希望我們能做到在山上所講的話，但事實上我不是你所需要的人，雖然上帝能原諒我們兩人所鑄成的錯誤，因爲我祇是近乎你所需要的人——我有時也會以此驕傲過。但「近乎」不能終生的——這其間的不同會使我們痛苦。還有似乎完全一荒謬的事，但讓我說吧——有時候，尤其我們接近時，我有一種古怪的感覺，覺得你或許已經遇到過別人——因爲你有那段奇怪突的不記得的記憶！但是，查利，因爲我做了你「近乎」的人，因爲我較將與結婚的任何人更愛你，你可原諒我這個使你不舒服的朋友嗎？——凱地。

第二天我到城中的辦公室中等他到十點鐘，（通常他在九時就到）於是我打電話到俱

樂部，俱樂部中的人說他在清早就出去的，沒有留下到那裏的地址。這天的約會都很重要，我不得不立刻趕到俱樂部去，希望可以找到了較電話中更多的頭緒。

職員認得我，對我說他清晨六時趁汽車離開的。

「漢生與他在一起嗎？」

「不，先生，他獨自開車。不是他平常所用的一輛——車身很小，棕色的雙座驕車。」

「但他沒有雙座的小汽車呀。」

「他趁小汽車去的——這是我所能告訴你的了，先生。我想是輛奧斯汀，但我確不定。」

「沒有留什麼話給我嗎？」

「沒有，先生——沒有留什麼話給任何人，除非等他自己回來。這是他的話，也似乎很高興。或許有什麼好消息，但今天報上並沒有什麼。」

「好的，我希望馬上能知道他在那裏——沒有什麼。」

我若無其事的走開了，因為我不願意使俱樂部中的人曉得什麼。我再回到城中的辦公室，裝作疑雲已消散——他爲了政治上的使命而出去幾天，又以同樣理由打電話出去取消了這天的約會，對政治上的約會則說因公司中的事而出門。我盼望着會從電報或電話收得他在那裏的消息，但一天過去了，沒有什麼消息。因此，黃昏時我驅車上司唐敦。大門外有許多車輛，但沒

有棕色的雙座驕車，我也沒有希望會在那裏見到它。伍本在走廊上遇到我。「你來此地幹什麼？」他像主人似的招呼我。

「你來此地幹什麼？還在弄目錄？」

「不，我已完畢了好久，我現在祇是個客人而已。」

「噢，很好。」

「這個週末有盛大的宴會。」

「雷尼太太在那裏？」

「在陽台上——和着鷄尾酒，與客人們談話，當地一些人——就要走的。」

「我去看看他們。」

當我在遠處看見她時，深深的同情她即將遇到的事件。我們握手時，我覺得她似乎是一個擊在繩子另一端的走路者，那繩子不久就要割斷了，而她還全然不知。

客人都是些我以前見過的鄰居，但有一個陌生面孔——一個叫威廉什麼的爵士，他是一個退休的外交家，靠退職金而住在一間向雷尼租賃的屋子中。雷尼太太因我剛從倫敦來而向大家介紹，或許能帶些最近的消息。「威廉爵士以為情勢較大家想像的更惡劣。」

我講了一些消息，有一個名叫茜絲亞的女孩子說：「我們不可錯過了無綫電的廣播，今天

他又作廣播演講嗎？」（這裏的「他」當然祇指希特勒。）

「祇是說說吧了，說說吧了。」有人這樣說。

「無論如何較動作好多了。」

雷尼太太懶懶地插口道：「噢，我來說些不中聽的話，當你們等什麼事來臨，又怕它……」她繼續道：「你們有過這經驗嗎？——當你與一羣人在路上走，你確定走錯了路，你告訴他們，但是他們不聽你的話，因此你仍跟着他們走錯路，直到有更多的人知道是錯誤了，才回頭。你們是這樣做的嗎？」

「一個比喻，請演譯出來。」

她似乎在大衆的注意下有些不知所措——這是異常的。「不，謝謝，茜絲亞。我已說了許多話。」她笑着又去沖雞尾酒，倒在各人杯中。

威廉爵士說：「要是他真正的進兵波蘭，我們會宣戰的。」於是他突然指着司唐敦出名的榆樹大喊：「看那樹木——兩百年前的舊物。前人種樹，後人享福。但在今日，那一個人會想到這些事？」沒有人理會他，停頓了一回，他繼續道：「我們最多祇是把東西埋在基石下面，因此後人能在廢墟中掘出現在的文化來。」

我們都笑起來，因為在幾杯酒以後，除了笑就不能做什麼別的；於是三三兩兩的，客人告別

了回去。我走入圖書室開了無線電聽新聞報告，希特勒的演說又起了許多恐懼。有人不相信他會公然出兵，以前有危機；但條約已解除了它，有人因此疑心雙方又在訂什麼約。紙面上的戰爭祇是影子而已。當我正在靜聽時，史爾同進來對我說晚飯快要好了，雷尼太太說，不穿禮服。

「好的——因為我沒有帶什麼禮服來。」

「我以為雷尼太太猜到這點。」

「她很思攷得週到。」

「你在城中與雷尼先生分別的嗎？」

「噯……是的。」

「那麼你得明天早晨回去？」

「我希望如此。」

他點點頭，走到門邊，又回頭來問道：「你以為發生了什麼事？」

「還不能說什麼，但似乎很嚴重。」

他仍舊站在門道上說：「我說雷尼先生怎麼了？」

他看着我的臉，繼續說：「你說他在城中。」

「我沒有那樣說，我祇說我在那裏與他分別。」

「你可知道他現在那裏？」

「不知道。」

「可有些特別嗎？」

「許多事特別呢，史爾同。」

「你替他愁嗎……請原諒我，我有特殊的理由所以要問這個。」

「當然你有，也許這就是我回答不出的理由。」

他走回房間中。「赫立生先生……他出去找什麼人嗎？」

「我也猜不出——」他的眼光中的神情使我加一句：「但假定他是這樣——那麼怎麼呢？」

他慢慢地斜掛着笑臉。「那麼你不需愁什麼了。」

「我沒有說我在愁什麼，但我爲什麼不需愁呢？」

「因爲他不會找到他所要找的人。」

「你如此曉得？」

「因爲他從沒有成功過。」

他於是離開了我，幾分鐘後，晚餐的鐘聲響了。當我走入餐室時，史爾同站在旁邊，我覺得他

們至少已在眼光上交換過關於我的事，但我在進餐時沒有說什麼，因為伍本也在那裏。似乎有什麼協定一般，我們的講話總避了伍本的背——他在吃飯時使我們很高興，他是個很討人喜歡的青年，文質彬彬，人家都以為他生長在司唐敦的。我正在想如何叫他走開時，雷尼太太已爲我做了，說她有事與我談，請伍本原諒我們……

「要生一個火嗎？」祇有我們兩人在餐室中時她問。我幫着她移走火爐前的屏風，說九月裏的晚上已很寒冷。

「不是這個，」她跪在火爐前說：「但在這許多不快樂的事情下，弄一個愉快的環境。」我看着她，第一次發現她不僅祇是愉快和可愛，她的臉有一種從內部發生的安靜和祕密的美麗。她俯身在火上，繼續說：「你省了我明晨到辦公室來的麻煩——我要問些事情。」

「幸而沒有這樣做，我也不知道雷尼先生明晨會在那裏否。」

「噢？他到別地方去了？」

「是的，」我記起他曾說她從不管他到那裏去。「因為我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回來，我奇怪着週末的計劃。」

「局勢很嚴重，我也不敢舉行什麼宴會，取消了吧。」

「我也預備提出這點。」

「很好，但爲什麼不打電話來呢？」她疑惑的說：「倒不是我不喜歡看見你，但這樣使你旅途勞頓。」

「噢，我沒有關係，我很高興見到你。」

她笑起來。「現在，我們互相在客套——」

她不知道說些什麼，（我能看出來，）停了一回後，我說：「要是你到辦公室來，你預備問些什麼？」

「噢，是的，或許你也能回答我。爲什麼你和查利在那天晚上到麥爾培萊去？」

這句單刀直入的問題使我呆了一下。同時她又繼續道：「不要怪漢生——他不曉得已竊聽了這樣一件大秘密！」她笑着。

「噢，不——嚶——不完全是秘密。」

「那麼，是神祕。」

「你就爲了這點要特別到辦公室來詢問嗎？」

「是的，我聽到這個就很奇怪。」

「那麼，我得同樣問你爲什麼你不打電話？」

「大約因爲我要看看你的臉孔——當我問你的時候。臉部的表情逃不了什麼隱祕的

事！她又笑着。「看你肯讓我走入謎途嗎？麥爾培萊不像去旅行的地方。」

我突然覺得她應該知道這事，現在是告訴她的機會了。我說：「雷尼先生住過麥爾培萊的醫院。」

在一陣熊熊的火炎中，我能看見她的笑沖淡下去，面上突然出現一陣蒼白，但幾秒鐘後，她又笑了。

「那麼，在傾盆大雨的晚上到那裏去，這似乎是個古怪的理由。查利也到過別的醫院——戰爭中受了重傷，你知道的。還影響了他的記憶，我從不知道你收集了多少——」她的話似乎說得很當心。

「祇是些大節而已。」

「他親自告訴你的？」

「是的。」

笑容好像留駐在她臉上。「噢，我很高興，因為這表明你與他的朋友關係有多麼深。他不常與別人講，對我簡直從沒有提過隻字。」

「從沒有？」

「沒有，從沒有。奇怪嗎？他與我祇限於談商業和政治上的事。我們的結合很快樂，但從沒有

——接近過，我們也從沒有爭辯過什麼。」

「但你愛他嗎？」

「噢，你怎樣想？我敬重他——女人大部這樣。你沒有注意到嗎？他的一生中需要十分美麗的女人。」

「因此他得了所需要的美麗的女子。」

「太過獎嗎……噢，但你得知道，當我是他的祕書時，他已訂婚了。我從前是他的祕書——你也知道嗎？她較我美麗得許多，又年輕。凱地是她的名字，她後來反與別人結婚，後來就死了——

我想不到她爲什麼——爲什麼她與別人結婚，不知她爲什麼死——她死在瘧疾上——我以為這祇是由于蚊蟲的傳染而已。我想他們一定很快樂，我指她和查利，不是指蚊蟲——但她想叫他放棄商業。我知道，因爲她告訴過我。」

我能看出在她的談話後面隱伏了神經過敏。我盡力的使自己平靜的說：「那麼你知道她很多嗎？」

「祇是她在辦公室中等候查利時談談。」

「告訴我——要是這不是唐突的問題——你那時已愛他嗎？」

她笑笑。「當然。我第一次看見他時就愛上了他……但我並不嫉忌——我奇怪，要是

查利離開了商業和政治，他將如何。當然他後來發現我在幫他走向商業和政治之途——我是這樣做了——盡力的做他所需要的東西——成功——他的野心……但近來有時我想……像我的比喻一樣。」

「比喻？」

「茜絲亞在吃鷄尾酒時說過，你忘記了嗎？在發現了錯誤的路上同別人一同走，但要到別人也發現錯誤時才會更改。要是你早已感覺到，他走了錯誤的路徑，爲什麼不警告我？」

「那麼你爲什麼不？」

「因爲他不會聽你的話。其實他或許也不會與我結婚——是我要與他結婚。凱地死後，他更致力於事業——這給了我機會——噢，我得說我佈置好的。他發現我的好處——要是我們能併在一起就多好，他對兼併的事很爲聰明……」

「那完全使你滿足嗎？」

「不，但我以爲這會引到真正接近的地步。在許多障礙下，可不容易接近……我可以喝一支煙嗎？」她從身旁的小桌上拿了一支煙，我能看見她的手發着抖。當我拿火柴時，她又說：「你要飲一杯酒嗎？」

「我想等到後來再吃。」

「後來你希望化多少時候來講完這個比喻？」

我說：「雷尼太太，我將告訴你較麥爾培萊旅行更多的事。」

「噢，是的，神祕的——請告訴我，你們在那裏發現了什麼？」

我開始敘述時，她作着笑容；當我講到一半時，笑容變淡了，到故事的末了，它又出現了。我告訴了她許多有關於她的故事——他早期的婚姻，他婚後的生活和這種生活如何突然作結。我不想謹慎地把這事慢慢地剖解開來，也不想減少其複雜性。我又告訴他近來對記憶回復的反應——起初很激動，後來作平靜的決定，再後來痛苦的懊悔着這期間的歲月。最後，我又對她說，雖然經過了二十年，他很少有希望能找到那女人，但她不得不以防萬一；要是真的找到了，那麼輿論對她和他都不會有利。

「他也一定曉得。」

「是的，但在他現在的心情中，他不會管這些。」

「噢，他不會管這些？」她還是笑着說，說得又溫柔又和氣。我要想表示出一些我的同情心，但是，末了我祇能給她靜默。她碰到我的手說：「謝謝你告訴了我這許多。」

「你很寬大的把這事容忍下去。」

「你希望看見我哭笑無常嗎？」

「不，但是……我想到你的心境……」

「我還沒有覺得什麼，至少沒有覺得多少，但我還想着你說的話——他不會管這些！」

「我曉得這是很可怕的，但——」

「噢，不，這可了不起。他會拋棄一切——他的將來——他的野心——什麼東西——要是他能找到她！」

「在目前的心境下，他是這樣想的。」

「不要說在『目前的心境下』或許目前的心境是他自己的，別的心境都是虛偽的……我們如何曉得？」

「我們祇曉得一件事——人們還記得他們——二十年是一段長長的時間。」

她以明亮和發光的眼睛對着我。

「多麼悲傷，多麼現實。」

「在你的立場講來——多麼幸福。」

「噢，不，不——我希望她，還像他記得的樣子。我希望降臨一個奇蹟。要是我們都能開二十年的倒車——世界要多少不同！我要你快樂，我自己常很快樂……現在可要吃杯酒嗎？」

「要是你也喝的話。」

她走到桌子旁拿了酒混起來，我能看出她高興着做些事。她拿了杯子繼續道：「我以為他對你說了更多的話。」

「祇是些細節吧了。」

「呀，細節——我要聽的，他記憶得清楚嗎？」

「是的。」

「地名和人名呢？」

「也記得清楚。」

「告訴我一些。」

我遲疑着，又聽見她帶着歇斯底里亞的聲調道：「不會像你想像一樣來刺傷我，是——告訴我一些……你說他與她第一次在麥爾培萊相遇？」

「是的——第一個休戰日。」

「他們在倫敦結了婚？」

「是的。」

「他在那裏向她求婚？他告訴過你嗎？」

「在一個鄉村中——它大約叫皮青屋吧。」

「皮青屋——古怪的名字。」

「英國有很多古怪的名字。」

「我知道——像許多……」她把酒杯遞給我。「戰爭又要降臨到我們頭上了。你以為有辦法避免戰爭嗎？」

「祇有拖延的機會。」

「我們沒有足夠的時間了。」

「我也如此想。」

「但我們沒有準備，是嗎？」

「我們什麼都沒有準備。幾年前，我們發了現一條康莊大道，祇能為睡着了的人走，但這已不合時代了。」

「查利常想到這一點，但做了富人的他，使他不容易說出來。富有縛住了他的手，封住了他的嘴，偷走了他的光陰，因此幾年來的光陰白白浪費了……」

「我想他已開始認清這一點。」

「是的，他最後決定了什麼事……再來一杯？」

「不要了，謝謝。」

一大段靜默。「現在我們不能做什麼？」

「你在講關於國家——還是——」

「兩方面。」

「我以為補償失去的時間，是可以的，但不能挽救。這就是他的搜索所以沒有希望。」
她的聲音軟下來。「因此你以為他去找她的嗎？」

「很可能……但要找到以前的她，是不可能的了。」

歇斯底里亞又附在她的聲音上。「再告訴我一些小節——不管它如何微小和瑣碎。」

「我以為你不必自尋煩惱。」

「不，不是尋煩惱，這無異幫助我——告訴我一些——」

「我不說了。此外，也不容易想起來——」

「噢，你說他講了整夜，而你祇說了個把鐘點。一定有許多事——地名或者各地發生的意

外——或者她嫁……」

「那麼……讓我想……」

「她生得怎樣？他記得清楚嗎？」

「他似乎記得清楚，雖然他從沒有形容過她——但你說過——我相信他說道，當他們第

一次見面時，她幫戴了一頂小土耳其皮帽……或者不是，我或許與凱地的事混在一起——那是凱地在湖心城下車時所戴的帽子。」

「湖心城？」

「他們在那裏渡假日——他和凱地。」

「我知道了。她戴了一頂小土耳其帽，或者她們都如此，——但或許不可信嗎？」

「當然。我很抱歉——我選了個我自己也弄不清楚的小節。」

她與我握着手。「沒有關係，你很好，我希望早就知道你，謝謝你。」

「你明白我急於要幫助你們兩人嗎？」

「是的，我明白，但我不知道你如何能夠。」

「無論如何，在今日的局勢下，想想個人的事是算不了什麼，這就可以給你一陣冷淡的舒服。」

她站起來走到門邊。「是的，但當這陣冷淡的舒服完全過去了，溫暖來了——有一種個人的感覺……要是今夜到了世界的末日，覺得怎樣。」

我們在門道上又握握手，她又笑着說：「我們的世界或許在今夜到了末日……」

她走後，我在起居室中坐了一回，我想去找伍本。他在圖書室中聽無線電。「還沒有什麼決定。要是戰爭爆發，我要加入空軍。」我們又喝了一杯酒，在上樓睡覺前又談了一小時。

我叫史爾同在七時喊醒我，他這樣做了，帶了一杯茶來。「我想你願意知道些消息——剛才無線電中收得。」然後他告訴了我一些。

我急急的起身，這是一個很好的晚夏之早晨，涼爽和新鮮，山峯上面籠罩了一陣朦朧的煙霧。伍本帶了一具小無線電到餐室中，我們不交一語的靜聽着新聞的報告。不久雷尼太太也出現在門道上。聽了幾句，草率的說了一聲早安而參加了我們。報告員答應不久再把消息報告出來，繼續的是音樂。

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一個早晨的早餐情形——太陽光綫在音樂聲中穿過玻璃窗射進司唐敦來。

早餐以後，新聞又來了，局勢已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我們三人到花園中散步，又回到無線電旁，這時候，又多了幾則消息——世界上半國家已在怒吼了。

報紙來了，但幾小時前印成的東西，已經失去了時間性。

我打電話到城中辦公室，等了二十分鐘方才接通。

伍本不安的在室內外走進走出，又說預備長途散步。我想他要我或雷尼太太伴他一同走

走，但我們互相看着而留着。「他是個好孩子，」當他走後她說。

「是的，很好。」

「查利喜歡他嗎？」

「是的，我也如此想。」

「我總希望他會歡喜他，我覺得我們差不多在某種程度上已螟蛉了他。」

「我有時以為他也有這個感覺。」

「他有這個感覺，我很高興……我有過孩子，男的，但死了……」

「我從沒有曉得過。」

「查利會做一個好爸爸的，你以為然嗎？」

「是的……他一定很失望。」

「伍本現在預備做什麼？」

「他說他要去投効空軍。」

她不停的移動着無線電，音樂突然停止了。又是一件消息：德軍已在多處越過波蘭邊境，戰

爭已勢在必發。

「我忍受不了——我希望能與他一起散步。不要使我獨自一人在這裏——你不回到城

中去嗎？」

「還不去，我剛打電話給辦公室，那裏也沒有什麼消息。」

「噢，那麼，我們到別方去吧。我來駕駛，此外沒有什麼可做了——要是我們整日價坐在無線電旁，我們會發瘋的。」

我們趁了她的一輪敞車出去，司唐敦的園景從來沒有較今日更美麗，好似它要在和平的世界上散出最後的美麗來，又似在戰爭的前夕，盡量的浪費它的所有。我們疾駛而過，駛入曲折的石道，進入一條我以前從不知道的車道——它伸展到法林同地方。在多霧的早晨，我們向西北方向疾駛，到李却萊特地方，太陽透出了濃霧，時鐘已告訴我們這是十點十分了。過白福特幾哩後，已入山地。我們離開大道，完全在樹蔭和多沙的淺灘上駛行，直到最後我們看見青色的天空中襯托出一圈綠色的邊緣來。

「戰後的英國或許要更簡單些。」這是她許多話中的一句。

「你已想到戰後？」

「當然，第二個休戰日遲早要來的。」

「英國要不同了，那可斷言的，不富也不勢利——但我們也許可以沒有富人和勢利者了。」

她點點頭。「或許我們可以沒有司唐敦——沒有汽車。」

「也沒有兩派一的紅利股票。」

「也不會有那些像寫查利父親的那種傳記了。」

「也沒有宴會。」

她笑道：「也沒有太多的香檳。」

「我們如何會這樣荒誕可笑？——像在這種天氣下。」

「或許不怎樣荒誕。」

「你帶我上那兒？」

「噢，祇是英國的某地而已，像戰報上所說。」

我們一哩又一哩的前駛，直到轉灣駛到一條向山的路上，我看見一排籬笆旁有一塊路牌，這使我突然驚乎起來：「你看見嗎？」

「我曉得，我要到這要來。」

「但——你不應該來——使你自己痛苦——」

「不，不，我答應不會煩燥的——你看我很安靜。」

「但這些揭開過去痛瘡的事——」

「或許這裏有我們的將來——開倒車，更簡單的英國，古老的英國。」

我們到了小溪前的灰色茅屋。有方塔的教堂，小溪中凸出的石塊，使水流激動着。我們把汽車停在教堂前，沿着街道走。一個郵差好奇心友善地看着我們和車子，又說着：「早安。」一陣微風吹來了幾莖水草。有人在修剪籬笆，一隻老狗走樹蔭下散步。小事情——但我將永遠不會忘記。

那裏似乎看不見一些特利的事——看不出戰爭已經開始了。

但當我們走近郵局時，我看見一些對我有特殊感覺的東西——一輛小的棕色雙座驕車。我走過去，一人看見我在看照會。「你教那個高高的先生嗎？」他走近來對我說：「我想他上山去了。」

我回頭看着雷尼太太。「查利？」她祇有低聲說了一句話。

「或許如此，與俱樂部中職員所述相同，這是從倫敦車行中租來的。」

我們折入一條向着山上的小路，當我們爬上去時，微風中送來敲着三刻鐘的鐘聲。山坡太峻峭了，使我們不敢講話。當我們離山胸祇有數碼的時候，她停下來休息，回頭去看看下面的鄉村。

「好像從沒有變化過。」

「我以為千年中也不會有什麼大變化。」

「即使二十年前的事祇像在昨天。」

「要是我們遇見他，你預備說些什麼？」

「我不知道，在我看見他以前，我不能知道。」

「他會奇怪爲什麼我們會選着到這裏來。」

「那麼我們會問他爲什麼他要在這裏。大約我們都裝作來看五縣的風景的。」

她再向上爬，一回兒後，我們能看見一峯浸沉在較高的另一峯間，在兩峯的低地間，有一個小池。那裏躺着一個四肢伸展的人，好像在爬山後，困住在那裏一樣。我們走近時，他絲毫不動，但我們可以看出他手指間有一縷青煙從香煙中飄上來。

「他沒有睡着，」我說：「祇是休息着。」

我看見她的眼光在閃動，嘴唇在發抖。突然我想到一件事。「順便問一聲，你如何曉得有五縣的風景？」

但她不回答，她已衝下斜坡。他看見了她，舉起了雙手，她在幾碼外停住了，大家互相靜靜地注視了幾秒鐘。於是他喃喃地低語了幾句我聽不見的話，但我知道這時候他的缺陷已填補了，多年來無歸宿的年歲已終止了，過去和將來已合而爲一。她也知道，因爲她奔入他的懷抱，喊道：

「噢，司密斯——司密斯——或許還沒有太遲吧！」

（第五部）

（全書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8949B

105